

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撥百萬緡付公府而近日遣軍及諸處犒賜皆於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况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耻言利多事之時艱於選任亦今時之一病也

中興罷政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與隣國講好二十餘年使命往來無纖介之隙而乃于內帑儲邊備錢一毫不敢妄費是其未嘗

斯須忘患也暨金亮敗盟師與財費而無

橫賦重斂以及民非聖慮深遠疇克哉

應辰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言應

辰早歲以文章決科其材寔堪世用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衢

郡不為邊要若以為有罪亟當罷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

之名若出於應辰之自請則邊境多虞而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

所以為朝廷惜也望且令依舊供職以待後日煩使從之 左朝

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

接戰先是錡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

金人退却官軍小勝既而金人悉眾來戰錡不遣援節次戰沒者

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却以退無歸路死者

什七八 金主亮以大軍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 江

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為金人所破訪戚方措置

收復金閩官軍且至遂遁去 是日金人寇樊城先是都統制吳

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

定時荆南軍新創金將劉夢擁眾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

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令拱遣兵

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還襄陽嘗徧蹂不自已會劉蕡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且至拱疑之不為備翌日敵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馬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連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却金人三郤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騎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及嶽瀆等諸神 詔比令侍從臺諫等薦舉知縣縣令今員數已多未有關可處其權住薦舉 戶部侍郎劉岑等言軍旅方興主上出納帑以賞軍輔臣辭賞賜以節費惟富人巨室久擅高貲初無毫髮之勞望令捐家貲以自獻州縣受納以其數上聞而朝廷等第推恩公私兩便從之令州縣榜諭 詔萬壽觀使田師中許於將帶隨行使校軍兵內差三百人充使喚給事中金安等言陛下禮待諸將必欲盡於始終之間然比者朝廷以湖襄地重遠自禁衛分兵戍守今却於湖襄差兵前來應副舊將當直輕重之際事不相侔又聞湖右

士卒心携已久隨從在此之人出語籍籍傳於道路使之強留未
必安帖欲望量留鄂兵三二十人外只於行在諸處差撥應副庶
幾陛下禮待諸將之意曲盡而於邊防大計不致有妨從之江
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
錡以為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
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秦州
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郟
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丙辰直秘閣知利州趙不愚為
利州路轉運判官兼陝西河東招討司隨軍轉判官用吳璘等奏
也金主亮入廬州詣諸寺廟焚香畢還市中下馬召城外被虜
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歸業人賜銀十兩興元府都統制
姚仲遣忠義統領王俊率官兵義士至盩厔縣遇金人于東浴谷
口破之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至真州
全州都統制王產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謙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
州豐陽縣克之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引兵至蔣州先是
江州都統制戚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州以所
部三百守之搏既至以本軍將官秉義郎蘭某權知州事存力爭
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此據張存中者狀修入存狀稱張寶等十
了當至十八日申時終方馬軍司趙統制到城下張寶救下弔橋
今趙統制入城丙辰十八日也故附于此但存所申又云蒙戚都
統申朝廷差存權知蔣州存自九月二十六日起離蘄州至十月
初五日到蔣州十二日未時有成太尉下中軍趙統制復部領人

馬到州紿安下令存將州事日下交割與鄂州將官蘭秉義一狀
前後日辰參差如此殊不可曉按日歷金人十月五日癸丑破蔣
州則存初五日未應已權州也必一有誤當求他書參考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
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于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

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

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宗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

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領官戴臯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

興奪人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

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 是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

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瀆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退回遂率侍從

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以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宋倬

參知政事楊春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步軍

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

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必為走計倬等猶以為不然丁巳得

報王權果敗歸中外大震上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

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

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知馳騫不足之時願率將士此

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義 此據楊萬里所撰虞允文墓碑及王

職所撰楊存中墓碑參修員興宗紀

采石始末云丁巳權渡江誤也按諸書權以癸亥 時有欲遣使詣

渡江蓋丁巳日始知權敗於淮西耳興宗恐誤 金以緩師者敷大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
中無小益而有天害為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

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將傳檄
數金人君臣如罵奴爾何辭復與和耶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
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四川諸軍頭項非一乘軍興之際凡所須
索多踰格例本所去朝廷至遠調護極難今狀申明應諸軍錢糧
事務合從逐軍統兵官徑行取撥唯復從宣撫司審定移文本所
應辦若事有所總則本所差易酬應乞賜詳酌速降處分或直作
朝廷行下仍將本所嚴行約束令搏節用度諸軍緊急非泛支費
申奏朝廷不及據宣撫制置司關報量庶於行不得輒徇人情耗
破官物務在彌縫諸將使本所不生間隙庶可協濟大功事屬機
危密陳肝膽一經鈞覽便克焚除毋致孤蹤陷于失身之戒寔關

軍國非為一司伏望体念四川總領向來都運司及東南諸總領
事體不同特垂矜恤尚書省勘會四川軍馬經常合用錢糧各有
窠名應副外今來調撥之際費用百出總領所職在錢糧自當竭
力措置應辦搏節浮費務在協和及將帥諸軍忠義體國與本所
不生間隙庶可協濟大功應錢糧事務並合開具的確合用之數
申宣司審寔移文總所應辦遇有急速非泛支費申奏不及仰宣
制司關報本所量度應副不得妄亂耗費劄付逐司照會 少保
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玠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是日
官軍復鄧州先是閣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綏轄民兵荀琛
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為

援且濟其軍食至是琛等復鄧州倬仍第也 戊午知樞密院事
葉義問督視江淮馬軍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
權禮部侍郎黃中請為欽宗作主祔廟從之 侍衛步軍司左軍
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蕭琦戰于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
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
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為
浮橋恐金人效之乃荅以有路自竹崗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
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
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於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
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
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寔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
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于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闌板
退屯于揚子橋真州遂陷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犯揚州趙銜之
遺史云
是後也宏淵猶醉未醒寔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追三將
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聞然為之語曰邵太尉在西
府橋當住焉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戰焉人
則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入陣鏖戰出入數四
血污滿体者其力戰迎敵之舉起于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寔為
請立祠堂于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姓之所稱西府橋即胥浦橋
今併附此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百埭聞金犯真州疑揚州
更須參考 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真
州猶為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城不可

守勸錡退屯瓜洲錡令諸軍憇歇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已未鑄樞密行府之印 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言今來軍期之際事務不少全籍逐路州縣當職官竭力應辦如有避事不職及生事騷擾百姓或老病怯懦不堪職任之人并見闕官去處欲許臣先次選官填替對移其罪狀顯著者具奏取旨重賜竄責施行從之 此據武昌軍回申行府狀 詔翰林學士何溥祠馬祖又命招討使馮祭于軍中 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乞犒軍錢物詔以銀萬兩賜之 待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引兵渡淮攻蔡州搏在信陽軍聞金已寇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

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食糧軍千餘人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驚搖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辰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辰曰即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責以背叛擊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讎城內附者辰執而戮之衆乃止辰平陽人也 蒲城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喬辰墓誌修入此可見人心戴宋之深也辰本中國人乃不顧大義如此可勝誅哉今具載可本文于後改華州蒲城丞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動搖令與簿皆挈家遁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興寔天所授人荷寬政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苟如所言將捨順效逆一旦朝廷以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為官軍所乘皆死于蹂躪其不能去者責以背叛擊戮之今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吾為爾等計莫若善壘浚隍厲

兵積粟吾雖不肖願率先父老以圖共守此萬全策也眾皆喜曰
敬受令于是增甲培塿躬執畚鍤以道其眾不旬浹而城完乃料
棟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為牙兵其餘衛坊
曲更巡邏備炊爨者皆當其任禁繫豪猾逐去游手命寄居官分
守要害延老儒與參謀議部分既定甲冑登城諭以禍福既而有
謀翻城以應敵者執而戮之入皆屏息未幾渭南赤水華州華陰
白水四下邽皆為南軍所據賊楊萬李孝章率眾傳城自冬及春陰
尾凡四月誘脅百方君誓死無二人知感激自奮賊不能攻大定
二年春正月官軍至賊始散走君空壁而出與官軍合擊追奔數
十里振旅而還君慮民之嘗陷於賊者不能無罪諭使自陳其後
捉殺使誅從亂者此邦之人獨賴以
免人亦感君之恩繪君像戶皆祠之

唐申禁義問入辭乞犒軍

金帛上命出內帑九百萬緡予之參謀軍事虞允文繼對上諭曰
卿儒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為朕行允文曰臣敢不盡死力

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御營宿衛
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為上言淮西將士不用命

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

戶部言朝廷不住調發人馬往淮上緣諸處總領所係在沿江南
岸置司乞提領官不時過江往來檢察催取隨軍轉運司并所委
官同共多方措置悉力應辦不得有誤軍食從之 盱眙軍免解

進士胡昉為右迪功郎充泗州司戶參軍用守臣夏俊請也 趙

樽破褒信縣 是日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

至給其眾曰已得旨棄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于東采

石 辛酉左金紫光祿大夫提領江州太平具國宮湯思退復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葉義問發行在朝廷始聞劉錡自楚州南歸盡棄淮東之地然尚

未知王權渡江也。詔將來巡幸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糧差除等事並隨行在處分百司常程事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即申行在所。是日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糗糧器械並委於賊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詈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傍敵騎稍止潰兵往往棄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壬戌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日二十四日常避正殿減常膳。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為前軍都統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為右軍統制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推鋒軍統制郭振為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為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為王權聲援捧嘗請斷吳江橋以拒金或又欲塹嘗熱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棄吳以西邪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自李捧以下差遣諸書皆不書日歷明年正月乙酉李捧見丙戌苗定見癸巳郭振見二月劉銳見並係此銜但不知後軍為何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壬子御營前軍都統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恐即此日事洪遵行狀又稱李捧請斷吳江橋亦不得其時

今且附此
更須參考

成忠郎閣門祇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

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

寓治橫澗山寨 殿中侍御杜莘老乞令勲臣戚里內侍之家獻

家財以助國仍加優賞從之 詔選人舉主考第應磨勘者許不

俟替官赴闕用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請也 資政殿學士知建康

府張燾始至本府視事 建康知府題名張燾十月二十三日到任

已未 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粗安 侍

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眾迎敵搏

一鼓破之 是日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金陷

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自山路由犯揚州屯于平山堂下宏

淵亦退在揚子橋南毀閘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

軍自南門外折民屋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東門而去守臣武功

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先是右朝

請大夫提舉淮趨崇明西沙或勸毋行珏不聽即日登舟文書帑

藏無毫厘之失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令翰

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珙臺諫梁仲

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

寬從行仍命夏景等分攝六曹都司樞掾太府農職事時權兵部

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

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

六人而已寬舜明子也時以右丞議郎監六部門兼權右曹郎官始有司辨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為上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惧廷臣有奏請王為元帥者及扈行邊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廷臣請王為元帥據張闡所進聖德事蹟云爾當求言者姓名增入言者乞令諸州縣豪勢上戶自備錢糧招槍伏弓箭手赴行在優立賞格從之尚書戶部郎中總管江東財賦淮西軍馬錢糧都絮陞司農少卿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落職放罷右朝奉郎知

漢陽軍林之純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之純輕薄無行不為吏民所敬宣諭使汪澈出使之純謹奉之澈問植財計事植士人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賦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嘗為總領所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間見澈且言湖北財計澈大喜之純乃風郡人詣澈舉其才澈即奏吳玠進軍襄郢而植留鄂州不隨軍坐是糧乏又薦之純可用于是申命之純十二月壬戌正差是日王權自采

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餘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傳責之傳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絮家

以出都人驚移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
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惧因遣人于閭巷問求當塗歷陽人問楊
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于是憂疑
稍定繼周青田人也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
張俊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左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
傳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均
州武鉅為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
功也 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 趙搏下平興縣
忠義統領柳萬克克卷城 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

主管中軍軍馬吳挺郢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欵金人
于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璘命起
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于治平
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潑察生俘數十
人入其郭金恐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為奇功進
官四等其下各有差 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負琦及金人戰于
揚州皂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與官軍過至
是大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
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
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

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于道路市人為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鈞捷報至金賊又添生兵願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圍樞密

此以趙姓之遺史附入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燕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小雄州刺史阿瓦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與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六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寔裨將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眾何為况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眾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油纈為之舒張如錦繡綿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

起者實命以火箭射之着其油帆煙隔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
猶欲前拒實命進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
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
都府提管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為官軍所殺保衡舟
未發亟引去熊克小歷云統軍蘇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
保蘇為水軍都統高王立除石得倪詢等三人及敵詔書印記征
南行程歷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江淮制置使劉錡在瓜洲四日
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
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由中軍統制官范
浚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後盧氏
縣 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出金不意命官軍和宿草
間乘風縱火鼓噪而進金披靡搏率親兵衝擊斬其提管楊寓遂
整眾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王澈以搏提舉諸軍先是朝廷聞敵
犯淮西亟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併舟師為王權之援
武昌令薛季宣獻計於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
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內顧必驚潰澈果不用 丁卯
詔視師江上南班宗室並免扈從 詔蔡京重貫岳飛張憲子孫
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
季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 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
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叅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

狀錡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敵人席卷兩淮直窺
汴表今日之用兵為得已乎錡曰錡非好官職者今當上還制置
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九重才有蒙塵之懼公持是印欲
安所歸乎錡慚不能荅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遣兵
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傳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
商洛都監供奉班祇應王元賓俘女真九人 戊辰殿中侍御史
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州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
省副都知張去為致仕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
髮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劾奏之上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
去為御馬院致其任心莘老亦出 右廸功郎鄭樵克樞密院編

修官樵以布衣特起三是稍用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州財賦王
之望言本所庫管錢引見在萬數不少陝西諸路並係敵中行使
銅錢地分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恢復之初諸軍進發出川路界分
止以銀絹支散本所錢引遂成無用為害甚大照得前此權場未
開日四川錢引客人也私下將帶往來陝西暗行買賣將來既得
陝西則川陝路通客旅奔湊布帛茶葉之類皆是川貨與錢引相
兼貿易寔為利便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如收復到陝西州軍許將
錢引依四川行用其見使銅錢一文紐川鐵錢二文庶幾公私貨
幣流通不致妨闕議者必謂封疆既拓錢引可以多添此誠便利
然蜀中文子祖宗時止一百二十餘萬道皆有稱提見錢今節次

增添錢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道只有鐵錢七十萬貫其所
以流通者蓋緣鹽酒等物陰為稱提而本所贍軍庫常有數百鉅
萬不散于外故引法未致大壞此亦天陰有以相之也引法一壞
則蜀不可為矣故今引法尤當愛護不可輕有增損向都轉運司
以軍興急迫增印數百萬道引價頓減遂於通衢鑿毀以救其幣
今官庫之積皆當散出若更增添須當消息而行乞密降省劄畧
示大數付之望不下轉運司收掌今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萬
或百十萬道作番次旋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數足以給用
即止不必盡如朝旨所增益添引頓多則引價必損諸軍恐其折
闕則便多邀銀絹臨時定礙支遣又所復州軍未知多寡可守不

可守而錢引既印則不可復收併與見界之數行用俱輕為害不
細之望備員撻計當此軍興若得多印錢引以救目前之急寔為
大幸但為朝廷久遠之計慮及如此伏望特賜照察

十一月庚子施行

初金新主褒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
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言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
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金主亮亮歎曰朕欲
候江南平復取一戎卒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
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事亮即遣右議軍郭瑞孫回衆攻褒令盡
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天吉燕人瑞孫藥師孫兵部尚書安國子
也

亮得褒報諸書不見月日按褒以此月八日立而自上京至泗州五千八十四里自泗至廬和不遠則亮之得報必在十月下

附旬
月今
未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二十有一年己巳朔監察御史吳芾行殿中侍御史先是芾建言
陛下當修德以服金人金以其力我以其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
勝負之形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
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
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題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監察御史劉度守右正
言 詔樞密院招効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江州都
統制戚方秦已復蔣州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虢州城
下守臣蕭信引戍兵迎敵不勝遁去官軍入虢州 庚午劉錡捷

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兩銀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還王爵亦所不吝時金人犯瓜洲渡中軍統制官劉汜迎敵用克敵弓射却之金人焚驛亭而去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伏覩聖旨擇十一月初五日車駕進發今扈從百司雖嚴備臣等竊度事宜見今諸將占據城險部分為守江之策未見申到次第前來所遣樞密督視一司計程方抵建康而宿衛使楊存中將帶人馬見行起發欲望先次並行催督仍令兩淮制置使司疾速措置擺布務要嚴整早見次第逐一具申然後車駕別擇日進發庶免程期促迫有妨中外措置詔已降指揮今月五日巡幸緣係顯仁皇后禫祭可令有司別行擇日 庚午右朝請郎新知嚴州楊師中知江陰軍填復置闕江陰比廢為縣至是復之仍賜師中銀二萬兩為軍費 詔江浙福建路揀發赴三衙軍兵闕額並令逐州招填如額足亦許額外招收 是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棄城走先是邦弼課民修城民被其擾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比敵破揚州邦弼已失措前一日欲遁去州人撤弔橋遮道責之邦弼語塞而止至是遣其親卒夜縱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絕西城而去軍人剽掠城中幾亂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聞之遣統領官盛佺將兵四百入城彈壓乃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還城中 辛未敷文閣待制張子顏正集英殿修撰張子仁

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各特轉一官子顏等奉詔

獻平江鎮江府太平湖秀常州諸莊米十萬石以助軍故有是命

於是少保吳益兄弟韓世忠秦檜子孫故將劉寶內侍張見道富

民裴氏相繼獻金錢如詔旨

吳氏獻錢五萬緡韓彥古米萬斛秦

拱衛大夫裴布稷等而揚政妻崇國夫人南氏亦獻錢十五萬緡

乃以其子履麻並為成忠郎 詔拱衛大夫文州刺史建康府後

軍統制韓霖依軍法以王權言其託病不戰也未及誅而權罷上

知其情乃詔霖奪官自劾

霖死在十一月甲申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

引全軍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

得知建康府張燾公狀言金人侵犯采石為渡江之計其勢甚危

乞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淮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而病已

劇義問以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橫權鎮

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趣令過江

故校書郎馮履手記

嘗作劉信叔錢糧官信叔時在揚州敵入入境劉曾遣驍將至清

河口攻破敵入過絕其來已而聞真州失利遂帶軍馬急渡江入

京口防揚子江口劉以為敵眾我寡勢力不敵若不防揚子江一

面帶兵深入或恐敵入出吾後臨江而濟則大事去矣當時劉公

只以守江為上不敢與敵爭勝也敵有百萬劉公止有七萬故爾

已而葉樞密義問以為劉怯不肯進攻遂行督責之令劉云某非

不向前以為須守江為上策力不敵耳萬一出師前去敵驕出吾

後則江為可憂葉云招討相公既不敵去前便可以病在告奉旨

便宜行事此當別委官也劉云如此甚好於是告病葉遂請大

將編問誰可嚮前者獨李宏請行葉遂以大將牌印付之子由范

處義字也按此所云當得其真但稱敵有百義問乘大舟以二校

萬及以李橫為李宏皆差誤取其本旨可也

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

人相持已惶遽失措行府有統制官輔遠米忠信數人或問金人重兵近在河北何以却之遠曰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却敵聞者皆掩鼻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葉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壬申觀文殿

大學士新判潭州張俟改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赴行在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為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 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赴行在奏事仍令

總領江東淮西財賦都潔將權軍不以是何錢物盡數拘收椿管

申尚書省

趙牲之遺史王權被召在甲戌蓋誤

左宣教郎新知大宗正丞王十朋

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詔進納授官人並損其直十分之二

與免銓試仍作上書獻策名目理為官戶永不衝改自下鬻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纔一人言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故有是命 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于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直擣瓜洲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東眾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未着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于顏色即向西去曰欲在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媒罵

之金人兵勢甚重。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官軍壅路不能行，遂涉運河而西。亦有奔走得脫者。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俊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情不習軍事，至是卒敗。馮履手記：范處義語云：劉信叔以召歸臨敵，大點遂引兵却而所簽軍在後，我師縱兵大殺，所殺皆簽軍。如此橫屍二十餘里，無慮殺至十四五萬。弓力已乏，兵刃皆卷，鈍箭亦盡。敵知吾困憊，然後出精兵反與吾戰，力不敵。李宏所將七萬人，師遂退。至瓜洲，敵回方食，已而敵伏兵起，向師行時先留六七千人在瓜洲作飯，候逐敵。回方食，已而敵伏兵起，先勦殺作飯者。我兵退無可食，又伏兵發，軍遂大潰。是時汜在金山上，見日方晚，照見甲光如銀，山崩摧皆赴河，止是對岸，船百餘隻，急渡得軍中將佐餘皆不能渡，又身上被甲遂沉，及被殺七萬人，皆沒我軍，奪氣葉歸罪於劉汜，失利斬之。此所義問離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有流星急云：恐不無餘說，今不取。

逸馬傳淮東總領朱夏卿手帖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為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又聞采石敵兵甚眾，欲復還鎮江，因問向裏山路可通。入浙東否？諸軍皆喧沸曰：樞密至此不可回，回則有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康。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潁河，焚敵糧舟，獲金帛甚眾，遂進攻潁昌。是日金人以百騎至無為，軍左朝奉大夫知軍事韓髦先已遁去，居荻港，惟總首隗壽率民兵在城中。至是亦遁，井邑悉為惡少所藝。陰山癸酉，淮寧人陳亨祖執金人所命同知陳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亨祖州大豪也，聞官軍已得蔡州，遂領兵民據其城。事聞，即命亨祖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樽去蔡州。

以援成閔留從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復入城據之 甲戌詔三省有格法常程細務權令執政官書押事定日如舊 新除直顯謨閣知遂寧府杜莘老守司農少卿莘老既罷言職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言陛下厲精圖回虛已聽納每延見群臣盱食未寧將以宏濟艱難攘斥外侮令言事之臣無名求去陛下即允其請臣等竊所未諭伏望陛下為宗社為政體少留睿慮以彰聖德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領東南第二將向琪為右武大夫永州防禦使錄巢縣掩殺金人之勞也 詔放公私僦錢一月 鄧州人孫傳携家屬民丁千餘至襄陽境上鄂州都統制吳拱言于朝詔補傳修武郎充忠義軍統領 是日葉義問至建康府夜被旨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督撫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米石蓋權軍在米石未散也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方就寢允文扣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視太守動息為去留儻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救允文曰適諜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為策曰燾當以死守留鑰違卹其他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 先是金玉亮為內變所撓自將細軍

駢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携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卜之不吉亮怒命戮其廟俄有大蛇見于棟樑又聞其間如數千人大呼亮大驚亟引去 乙亥詔諸軍將士但與金人戰鬪并守禦立功之人並與理為戰功先是有旨除殺金平和尚原順昌府大儀鎮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為戰功至是始有此命 詔減度牒之直每道為錢三百千 又詔獻納八千緡以上補官人並免試 是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期用翌日南渡 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却之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師使在淮西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今已無馬我曹不鮮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為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據胡床而坐諸將已為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盛新等與語問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

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
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
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所主請為舍人一戰允文即與
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鯨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
水軍將蔡某韓某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
民兵登海鯨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
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陣始畢風色作金主亮自執
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亮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居
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
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官軍小
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可作氣
否若立陣後則見女子耳後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
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鯨船衝敵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王
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
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于江中有一
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
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綴屍于板而死是役也二戰艦
終不出允文追二將各鞭之百金人士不死于江者亮盡敲殺之
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項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
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着岸已無

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為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陣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俟奏授正使兼閩職漸陞為正將隸中軍至是為水軍統制

張振河內人已見紹興十五年二月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爵取商洛豐陽諸縣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敵騎望見舟師遽却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望陛下特寬憂顧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招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拏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問也欲携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適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之罪王權之

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鷓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官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載參差不齊今並附載于後
襄駒撰虞尚書采石斃亮記云虞公至江上而敵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敵方築臺刑白馬祭天旂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聲動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夷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掩虞公使人謂曰國家廢祿廩竭民之膏腴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此正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陞伏山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報其腰領乎若奮身前鬪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爾輩孰計之將士皆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死力以死報國家有頃敵舟齊發直來南岸全主親在臺上手麾紅旗催發須臾賊舟漸近我軍徐出山掩懼列江岸賊初未

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群弩俱發敵出中流來方播鼓裝船欲進見水軍戰船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賊船五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冠敵弓齊射敵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斃金度勢不可進遂自取御寨舟船上岸悉焚毀而去餘舟為我師所焚皆盡瓜洲江淮之間民皆奔走是末云十一月月初四日劉錡兵大敗於瓜洲江淮之間民皆奔走是措置虞侯與葉卿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遣官來催督府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忠顯代分付人馬令會于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去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震野問道路傍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道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是金主臨官軍閒坐虞侯呼之其說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是金主臨今日過江因甚却只在這裏眾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是金主臨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接戰我輩皆隨行官節使回虞侯曰須要過江舍人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也多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也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意公曰

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救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
此不易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戰救汝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家差我擔食金
銀來犒設你輩三十年不審能戮力一副校尉告誥皆擔來你輩食官
家祿官養汝三十年不審能戮力一副校尉告誥皆擔來你輩食官
人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輩成得功大與此
填大的官亦隨你去不道甚處我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
制以卞某人肯斷殺某人不肯諸軍大呼曰今日官家說道某人統
廝殺于是不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厚極日有分大家去
有三千不絕鼓聲震地虞侯即躍馬至岸見北岸一望上下流二
有一大紅綉旗黃旗各二左右中至岸見北岸一望上下流二
被朝床坐其上張振王琪戴冕時侯盛新列馬步軍為陣靜以待諸
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冕時侯盛新列馬步軍為陣靜以待諸
之分戈船為五戰其二傍東岸行東護岸西裹敵船其一駐中
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傍東岸行東護岸西裹敵船其一駐中
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中以待不測未頃刻間有數十
達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絕江而謂未頃刻間有數十
斬殺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于江中死以萬數天昏軍皆死未
退會官軍在淮鼓設為疑兵散者三百人自鼓聲乃已却打椰子聲敵
勞之授以旗鼓設為疑兵散者三百人自鼓聲乃已却打椰子聲敵

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為繼之敵萬里入為不可
歸師勿過或恐官軍少則明日何以敵之強弩襲其後追射之
盛不止今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敵之強弩襲其後追射之
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則明日何以敵之強弩襲其後追射之
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
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
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乃中書舍人
非武官舍人也將輩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
敵兵已稍希敵至辰時已來凡再鼓或問公何故遂與諸將分
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與諸將分
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與諸將分
楊林河口於江心下泊船度敵前所不令出處戒之曰若敵引船直
林河出即齊射之必爭與死無令一船得到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
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無歸路一即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
應弦而倒以萬數敵見船無歸路一即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
於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即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
間遣一小舟令張干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悉其策出於
間以已發遣王權之書意似與王權有約悉其策出於
於歷陽王權發遣王權之書意似與王權有約悉其策出於
八隻措置防守江岸金主遣奉國文將軍乞伏赤朱押戰船一百

千餘隻出楊林口沿江擺布諸軍戰船包掩敵船低小盡沒于江
梁大使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大金江主欲登舟亦盛
明威將軍奏曰陛下下船於宋朝亮見敗舟反岸大命赤盛斬漢臣
舟欲渡是梁朝舊臣朕高官厚祿過朝士而敢文反朕命大盛斬漢
日汝本宋朝舊臣朕高官厚祿過朝士而敢文反朕命大盛斬漢
臣於江岸馮履記范處義語云葉樞幕中虞允文權敗大猷參贊軍
事李宏軍潰葉遣虞舍人往建康視師中路見王權人虞云爾輩肯出
者失利今願自効贖過然無人為證者遇虞舍人虞云爾輩肯出
力為朝廷殺敵我師為汝輩作證於是王權之眾皆勇躍自奮
虞遂領之而去大敗金師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云十一月
甲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詔罷劉錡以成神道碑云十一月
顯忠代於是義問次采石池州招顯忠領西師且犒師召王權以李
公行是日金主已采石聞江北鼓聲祭天期以師且犒師召王權以李
未至采石十金主已采石聞江北鼓聲祭天期以師且犒師召王權以李
傍蓋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振天期以師且犒師召王權以李
呼而問之曰金軍在江北汝等何乃在若坐待顯忠還建康去矣
事勢至此皆他人任責且督府委公犒師非委督戰也彼自危有
將帥公至何代任責且督府委公犒師非委督戰也彼自危有
吾亦死避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敵兵連營三十
進而死避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敵兵連營三十

餘里不見其號十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止一萬公千人馬數
百而巳諸將已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辭控大江地勢在王王若
問之曰敵萬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辭控大江地勢在王王若
死中求生乎且朝廷已別選將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
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
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
眾皆曰得此人矣公決一戰今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
死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今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
承宣觀察使告身命其不用此命有眾謀整步如騎為陣分戰其
者我亦歸報某用命其不用此命有眾謀整步如騎為陣分戰其
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與時俊等謀整步如騎為陣分戰其
二上東兩淮為遊軍其時俊等謀整步如騎為陣分戰其
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岸有一高臺其上
立大朱綉旂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壺大黃蓋有一人黃金
鎧據胡床坐其下者金主也忽敵眾大呼聲動天地亮親秉一
疥麾舟數百艘絕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小
與官軍戰我師少却公乘馬往來行間願見時俊撫其背曰汝
畧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時俊撫其背曰汝
此耶即手揮雙刀卒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俊曰舍人汝
畫其中流者船小而卒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俊曰舍人汝

蒙衝往來如飛橫突亂刺敵舟破溺死者數萬頃刻江水為赤敵
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還數屍
千有七百殺萬戶二人生得千五人之必復來乃與諸將夕具奏
奏聞推牛醢酒大饗將士謂敵之明日以半直我師之應弦而
濱整列步騎之船出海丁丑敵眾如墻而進我師射之流楊林
口以過敵舟之所自出海逆擊敵眾如墻而進我師射之流楊林
死者萬計舟來未已海逆擊敵眾如墻而進我師射之流楊林
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金主顧見我師之應弦而
忠行狀云王權棄兵渡江督府被旨罷權兵主顧見我師之應弦而
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允文參贊府訪權所敗之實其軍咸始
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敵之善勝蓋以權之望風先遁我輩
何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都統交此軍爾謂如何眾合辭云
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軍亮至楊林職如江高臺植
二黃旂中張黃蓋亮躬探金甲執小紅旂麾軍恃眾以爲江可渡
也公即指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旂麾軍恃眾以爲江可渡
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敵艦數泊於東西兩
天地敵舟一及岸漸次登陸遣時俊王琪戴皋張振榮迎擊之震
師費勇以一中當十倭斬之敵溺死者甚眾疾遣張榮進以神臂我
者克敵中射之當十倭斬之敵溺死者甚眾疾遣張榮進以神臂我

其戰船火光蔽江烟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
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撤離曷李汝求而陣是難欲戰也亮聞
稍却容我渡軍為一戰決勝負今汝求而陣是難欲戰也亮聞
之走淮東熊克中興小雁云金主駐軍和州之難欲戰也亮聞
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執兵時顯忠未至丙子金主登壇建黃
書舍二人虞允文蓋金主執兵時顯忠未至丙子金主登壇建黃
綉旗二張黃蓋金主執兵時顯忠未至丙子金主登壇建黃
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旗麾眾渡江時惟提舉張振王琪
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來使人督之敵舟初未之近於是振與琪
副官時俊盛新徐出山擊士皆死江岸敵舟初未之近於是振與琪
退不可我軍用海鰓船迎擊士皆死江岸敵舟初未之近於是振與琪
岸者亮皆殺之遂不船能濟允文具捷聞敵溺者數萬其車回北
遷却我軍復以海鰓船先往北岸截楊林渡口敵復來望見車回北
棄船上岸者悉隔泥中而斃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眾不
北人南攻以四壘權盡遣渡船南岸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眾不
能當在州對壘權盡遣渡船南岸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眾不
許時正軍死報諸將云不可軍堅壁不動敵軍有紫傘往來傳
不甫者執諸軍號諸將云不可軍堅壁不動敵軍有紫傘往來傳
呼者莫知其意敵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于奮寨無一

不肅諸將遂語權曰敵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云諸公不可說
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國家不可守江面權謀諸將
太尉欲與諸人議往南岸却將甚渡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謀諸將
言當從諸人將計南岸却將甚渡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謀諸將
請罪又與諸人將計南岸却將甚渡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謀諸將
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為敵騎所追合損
過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聖馬騎遂令護聖馬先渡諸軍
軍次第而濟敵騎果下馬來追敵時侯在江中自執紅旗密行府
如所第之數諸軍遂就采石築臺上戰艦以備敵當之幸所失不致
押諸朝廷竄于海外金主築臺江岸白馬祭天自執紅旗密行府
軍渡江行至中流為采石戰艦迎敵時侯在江中自執紅旗密行府
弩射敵人行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
士奏凱未及登岸虞丞相先文部尚書自此遂蒙眷知盛除王琪
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蒙眷知盛除王琪
觀察使諸將在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蒙眷知盛除王琪
而獲賞最輕抑鬱而死建康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除王琪
從外心起師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道軍之憐趙之官員觀騰報
嘗用狀考一採石事錄莫不張其聲勢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唯

太平州及東采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約而同蓋其所見而又無
心毀譽也愚取之遂為定說曰丙子晨隔江見楊林金人築臺四
旁有黃黑煙突地人皆莫知所謂或曰昨日辰已刻之問有紅傘
風欲出船渡江耳少刻煙漸微細而青白色辰已刻之問有紅傘
登臺亮在其下有綉旂環繞之俄聞樞密行府有參贊軍中書
虞舍人到石市既作人謂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
文至江口是時風色既作人謂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
出江相次尾唯不出允命發艦一十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
口餘艘皆不可出允命發艦一十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
艦一艘皆唯不出允命發艦一十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
兵數人兵十海不往迎之允命發艦一十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
皆說然之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允命發艦一十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
官軍勝矣遂皆併殺金人海人底闊如箱極不穩且官軍呼理人
道皆不能動遂皆併殺金人海人底闊如箱極不穩且官軍呼理人
小舟為水漂流至薛家灣者七人而巳遂盡死於江中有一
馬以勁弓齊射舟不得岸中各一板而造者每舟可載
板而取金釘之皆不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拆板而造者每舟可載
二板而取金釘之皆不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拆板而造者每舟可載
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有海十艘迎戰也金人每舟可載

况鼓聲震地已久雖欲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總江而來且
楊林渡當冬日乾淺惟通計官軍分戈若欲出數百人出數百舟
不能辦豈可謂頃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若欲出數百人出數百舟
占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已莫矣又謂七舟遽達南岸既戰罷
計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而壯實者無如馬船他軍每一隊
當建四百人馬猶不國家載八隊拆金人拆民間板木旋釘為舟而
五十四人馬猶不國家載八隊拆金人拆民間板木旋釘為舟而
載至百人當望采石親身往來行間板木旋釘為舟而
賞也今當望采石親身往來行間板木旋釘為舟而
相也今當望采石親身往來行間板木旋釘為舟而
頭本執持大旂既當先臨陣而麾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
可操執正爭命之車戰至夜而麾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
過有數千人况八尺一戰之問疲而麾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
閱一丈五尺深八尺一戰之問疲而麾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
計其工料非疲之卒一夕之問疲而麾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
訪掘立堤之亦有人皆大者其數百丈也愚嘗經由石官軍
山有水雖有連地亦有石人皆大者其數百丈也愚嘗經由石官軍
愚熟觀其地勢深以言為頭安得掘數百丈之勢有數丈之下堤
王權去軍兩日議者謂是權為是諸軍虛張報捷者不可勝數是時
不幸也允文見敵既退又上第三奏劄皆有可議者夫敵人有幸有

允文逮蔡將韓將各鞭之一百金人死士五百人何不死于江者亮
盡敵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項年兀術何不以渡江或答
曰兀術自一家渡江一騎亮曰吾觀者數十里不絕不營數十萬人
江岸已無一人登山以觀者數十里不絕不營數十萬人
江民在采石上下出江而觀者數十里不絕不營數十萬人
足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使之然哉蓋天實為
之也姓之嘗試以允文二奏劄論之昔歲馬家渡之役兀術出實
于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踐江浙四明而回當時議
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
葬魚腹之腹不為難矣雖用力不多假使以一郡王使相賞之其
以為不當采石之役正猶是也或官軍退却一步則敵登岸不
知肯似向中時若踐江浙而復回乎海軍十艘雖用步力則敵
悉死于江中若踐江浙而復回乎海軍十艘雖用步力則敵
之功可為當矣先文乃虛張功厚賞極一時富貴以爵其不而金
結將士之心自譽已才而奠他日之用可為要君制張等議
君矣先文謂本年後到采石鼓聲已振地學鼓乃欲進兵也先文
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不亦遠乎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
可辦也分戈船為五不亦遠乎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

弦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幾萬神臂弓克敵弓能如是耶况官軍
以舟船杜塞揚林河口而已揚林河口不甚寬闊而又敵軍擺陣
處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
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臣嘗以欒說參考
之宋石之役若非虞允文身在兵間激厲諸將則將士濟亡之餘
將鳥奔獸散之不服使敵人身在兵間則大事去矣斃亮錄所書
簡而盡詞與宗記載差詳但其間如麾數百舟死矣斃亮錄所書
文士遣詞之常語亦猶前史所載雖水為之不流秦軍為却五
里之類固不可以此而遂沒其實也王明清熊克鞏乃謂諸將已
却敵軍而先文後至采石虞公先文以誣字按陳良祐撰楊椿墓誌云
主盛兵來渡采石虞公先文以誣字按陳良祐撰楊椿墓誌云
其衝北主怒移屯楊州良祐乾道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趣舟師
責者也此言誠不足信矣四年蓋允文既沒之後而所云如此則
清與克之言誠不足信矣四年蓋允文既沒之後而所云如此則
保守江面此言已不足據至謂稱王殿後所以死報國而諸將令
則尤為不然建康軍五萬今止餘萬八千何止折一軍半也及
功以張振為遙宣王琪為遙察允文言其薄願以已官與之於
張俊時俊除為正任承宣使琪等觀文團練使明清乃謂琪賞重而
新賞輕亦非其實李顯忠之行狀又盡以為顯忠之功尤為妄蓋
敵舟之來在丙子顯忠之至在丁丑方捍敵之時顯忠實未至也

趙姓之遺史雖說允文為多然其指授諸將之功終不可沒至謂
敵出十七舟每舟可載二十人則亦未足據金亮之來其勢甚盛
若如姓之所云是金人渡江之兵纔三百餘人豈不見戲今江濱
渡舟不甚大者尚容五七十人當得其實姓之稱官軍發之
公恣敗盟記言一舟濟及謂采石丁夫踏車轉戰至夜疾急之
海安可役使此言最為緊切以日所載明年五月二十九日建
康府具到采石當時籍定踏車夫數考之凡六千三百一人若
之踏車則每一海人而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於馬船一倍矣况
每舟止有軍兵數人而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於馬船一倍矣况
鯁若止用十海人而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於馬船一倍矣况
抑揚予奪當盡其實若稍涉用情則後之人將有所不信矣楊林
口生沙塞斷江口他書皆不載江則非采石交兵之地夕沙漲不
言沙塞口事乃云他書皆不載江則非采石交兵之地夕沙漲不
得渡以此奏考之舟徒屬鎮二港欲徑會要所載葉義問奏疏其
則亦止午後出舟之時姓之載此以明敵舟得出者少用掩允文
詳見此月二十六日甲午
軍馬步軍司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此據步司
統領劉青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

申行府狀

已卯殿中侍御史吳芾左司諫梁仲敏右正言劉度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鐘世明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辰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溥等九人同班入對亦以上將親征也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為行官留守

三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遥邵九資橫行遥刺八資遥邵七資遥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

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

黃榜曉諭諸軍 是日金主亮以大軍趨淮東

趙姓之遺史貞興宗記采石始末皆云亮以丁丑往淮東而晁公恣敗盟記云金亮十二日離采石十三日宿曠口十六日抵維揚今從之 辛巳采石捷奏至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呂楷中主管台州崇

道觀 尚書度支員外郎柳大節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保康

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張見道致仕去為其養子 是日金主亮宿曠

口 壬午遣中使賜李顯忠金合茶藥 詔北來歸正之人諸場

務不得收稅違者必罰無赦仍榜示許被害人直訴殿前都指揮

使趙密獻本司收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軍用詔獎之 癸

未四川宣撫使吳璘自仙人原還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

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鞬金人以重兵據大散關不下會璘

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興元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

制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遺宰執者言蜀中自九月

五日大兵與敵相持七十日矣中間取秦州方山原見置守戍又

取洮隴足以張聲勢壯士氣然須破大散關取鳳翔然後可以無
憂蓋敵重兵並在鳳翔散關和尚原一帶積糧頗多欲以持久困
我吳宣撫方圖攻取自軍興來已費四百餘萬引向去支費未有
限極若只今事定已不足用稍遼緩之其將奈何前許尹在此未
有邊事朝廷凡應副百萬引猶未充所乞自之望到官警急如此
費用何啻數倍而不曾朝廷一錢豈是給足蓋粗知體國以東南
調度之廣不忍有所干求也近日朝廷又令應副夔路萬兵錢糧
而三軍皆招額外強壯勢力愈困增創愈多何以枝梧旦夕不免
有請於朝伏望特賜矜照之望此劄子不得其日以時考之當在
此月半以後故因吳璘下仙人原附書
之未必即
此日也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

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
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
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燾謂曰亮約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衆
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艱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
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
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
輩媿死矣楊萬里撰允文神道碑稱庚辰公至京口庚辰十二日
也按金亮十二日方離和州允文不應其日已至京口
緣興宗所記李捧分軍在十五日今從之允文未知的以何日至
建康併附此日與宗又稱李顯忠分戈船百艘恐亦差誤建康軍
中安得有戈船許數或海鯨等船在一
其中亦未可知今削去百艘二字甲申直徽猷閣淮南轉運
副使楊抗落職令自効以江淮督視府劾其不辦錢糧也 左武

大夫鎮江府駐劄左軍統制魏俊贈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武功大夫鎮江府駐劄後軍統制王方贈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官子孫如新格錄瓜州之死也 武功大夫滎州刺史知揚州劉澤直

秘閣知廬州龔濤並放罷

據龔濤申督視府稱十月三日辰時被受

威武軍承宣

使知舒州張淵權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也揚廬既失守義問言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寨三二萬人西路舒蘄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故有是請 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萬壽觀使田師中乞依舊接續支破真俸從之師中因入對面以為請上許焉給事中金安節等既書錄黃而戶部執奏以為不可安節言紹興祿格使相見任管軍與宮觀差遣人請給多寡不同師中見係萬壽觀使即合支觀使請給前蒙聖恩特免借減已是優異今來又乞依舊接續支破真俸即一歲添米麥四千餘石衣絹數至多戶部執奏委合條法况今軍事未息費用實繁師中退休祠廷坐享厚祿若復從援例之請何以杜僥倖之門望今有司除依先降指揮免借減外餘依格法施行 是日金主亮至揚州 乙酉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為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

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為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以葉義問奏二人采石拒敵之功也。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臣謹按王權寅緣結託濫膺閫寄不知忠義但務培斂近者金人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乃惑於內寵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上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於他之故假犒軍之名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有闔志哉權在歷陽修築城壘祇為自安計所謂沿海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檄權往壽春即令總漕二司應辦糧糗權以威脅二司同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劄下錡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止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敵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權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終不得交鋒及敵騎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興戮力血戰數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群刀斧手自衛飲宴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遣二百輩往不意賊假立權幟以誤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旂獻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徑回和州州城新築所積糧可贍數月權誠能效滅質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使歷旬不拔而去則亦何畏於敵哉權志不在守乃誑言于衆謂已得金字牌棄城守江自十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于車船之上仍放火以燒西

門而城內所有錢糧器甲驛馬盡委于敵權是時退卻猶當潛師
霄遁使敵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旂鳴鼓若將向敵尚可以全吾師
也不知出此為敵所覺遣兵逼逐致使軍民奔突踐蹂渡江沉溺
而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其潰兵抱蘆葦浮江
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當收兵江上日夜糾合以雪前恥乃於
二十五日夜半徑發采石歸于建康城中使千萬人之命一旦無
罪而就死地其亦不容誅矣今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儻赦而
不誅臣恐諸將相視效倣陛下雖有百萬之兵衆安得而用臣聞
周世宗之擊劉崇也大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收愛能與
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悉斬于市自是驕將惰卒竦然知懼卒
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為哉
欲望陛下暴權之罪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効命
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於萬里之外敵國雖強不足平也 武
略郎閤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
名英州編管王權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為在外宮觀及吳芾奏
權罪請正典刑上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
舜密言於上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可貸告貸汜而誅權是
謂罪同罰異願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
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為敵所快乎上納其言二人得不
死 江州諸軍都統制戚方言本軍統制官李貴及忠義總首孟

俊取順昌府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奏已復盧氏縣 是日金州都統制王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鞬乃進屯虢州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至虢州之板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擊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敵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 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倣唐之制創為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祔欽宗詔恭依 詔出空名官告下兩浙江湖閩廣州都勸誘出賣每縣八員所賣及二萬緡縣令減一年磨勘諸縣出賣數足者部

守貳亦如之 右司諫梁仲敏面奏王雖棄軍不戰之罪謂兵卒怨憤皆有為王太尉所疾而死不能廝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可痛傷兩淮及江上之人恨不食其肉竊覩闕報劉汜以瓜洲之戰敗却合按軍法特貸命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於罷兵柄領宮祠居住於善地議者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况權之罪加於劉汜望陛下以國事為重以兩淮生靈為可憫特加誅戮以慰人心

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駙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衛中軍統制劉銳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銳權鎮江都統制諸書不載日歷此月二十一日銳有奏狀結御如

此 祕閣修撰知靜江府李如岡為敷文閣待制知廣州 左正
言劉度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隳壞
軍政剗削廩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場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奔
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
資戎器併以遺敵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荆軍儒戰死藝祖斬不効
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者章聖謂近
臣曰今日未能偃兵若不推窮將來何以為戒遂誅二十餘人此
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洲之歟陛下以劉汜先退已竄之遠方矣
况元帥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敗重於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
劉汜之下哉當今軍旅方興征代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失當臣
恐士心不服願陛下稽藝祖章聖之法建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
士氣 是夜雪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自京西還見葉義問于
建康翌日知鎮江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江面閔喜於
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閔率馬軍出
戍沿途犒勞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已不散士卒及還至鎮江軍
士有因醉出怨言於市者閔斬之 戊子四川宣撫使吳玠復力
疾上仲人原 是日有客請葉義問上書云以太一局考之金人
不煩資斧當以冬至前有蕭牆之變闔府皆未以為然 己丑
膠西捷奏至上大喜即日召所遣承節即曹洋對宇內殿曰朕
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即賜詔書獎諭命忠勇李寶四

字表其旂幟 清遠軍節度使王權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四字
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右司諫梁仲敏試右諫義大夫 御史臺
檢法官陳良祐左承議郎周操並為監察御史良佑金華人汪澈
吳芾鸞也 御營宿衛使楊存中建康府都統制李顯忠言見率
將士戮力一心期於克敵伏乞少緩進發之期從之初上以瓜州
失利亟命存中往鎮江措置守江且命官埋鹿角暗椿自鎮江至
於江陰境上時江岸才有軍船二十四艘既而虞允文與李顯忠
所遣戈船亦至 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言敵擾淮甸幾兩月矣前
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
聖德敵宜滅也但荆襄為吳蜀之咽喉自春以來積糧草於唐
鄧修營寨于西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
王師所焚今敵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
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
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濶多今惟患兵少宜
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皆不可緩也 後卿所奏未知的在何日
今因李寶捷奏附書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之望職總四川財
賦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有大利害君相所宜知者不敢不以
上聞若朝廷行與不行則非之望之所敢必也吳璘天資忠義自
聞警報即上殺金平仙人原與賊相持中間取秦隴洮蘭等州及
分遣王彥東取商虢委有功績然金人重兵盡在鳳翔府大散關

和尚原一帶多積糧食守備甚固其意未可測此敵不破川蜀之
憂未艾也吳璘日夜措畫以圖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時多病
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時復發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
而身自攻關最苦臟腑臟腑稍安又苦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
危殆幾至死以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還興州醫治却令姚仲在
原上彈壓兵馬強敵對壘人心危懼四川事勢可為寒心蜀人前
此特以為安者以其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
失助為憂今疾病如此豈可不預為之所之望不知東南事體緊
慢吳拱可輟不可輟只論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吳拱復還使
吳璘一向安健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以速成大功假使
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璘既為宣撫而尚領都統
職事若除吳拱為都統而吳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切恐
朝廷以吳拱歸蜀襄鄂關帥為疑則李師顏見駐峽州可以就用
夔非衝要謀師不難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繫全急望朝廷權
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又言若吳拱還蜀宜以東南形勢已壯令
吳拱歸圖關陝為詞璘平日愛重拱拱亦每事盡言璘無不從自
拱之去有事關人商量人亦少敢言大段失助人謂璘雖一向平
復拱亦宜常在左右出則使之統率居則贊其謀議於乃叔所補
甚大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所部泛海南歸寶既捷于膠西
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

開趙皆來會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赴行在寶

回師諸書不見月日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有殿前司水軍統制范寶申狀稱右部正將陳士銳於今年八月內隨逐節使太尉前去山東解圍海州膠西見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同縣放洋回軍故繫于此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

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叅謀軍事虞允文賦賊騎瞰江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於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江拽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京山回轉如飛敵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罪何斬之哀謝良久乃拔半

百而釋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庚寅亮在瓜洲臨江李橫發水軍戰劉銳權都統職事此云李橫悞也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稱允文與楊存中成閔謀閱舟師而能克小歷無閔姓名當考

辛卯吏部員外郎曾注上言乞信賞必罰上謂大臣曰賞罰人主之大權昨王權臨陣退劔朕已遠竄今三大帥招討制置之命宜批旨便除以示懲勸注侯官人上所言蓋指成閔吳拱李顯忠也 遣閔門祇候戚世傑賜江州都統制戚方金合茶藥 壬辰拱衛大夫忠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制王剛以所部至泰興縣時知縣事尤袤猶堅守不去翌日金人游騎至城下剛率衆拒之袤無錫人也 癸巳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溥上欲宗神御殿名曰慶瑞然新宮諸帝實同一殿但立其名以為樂曲之名而已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充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充淮
南東路制置司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 寧國
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淮南西路制
置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 潭州觀察使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為湖北京西制
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 甲午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
問言此敵進逼江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總隔一水先是敵人
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功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
渡人皆以為水府陰祐乞詔禮官依五經例峻加帝號令建康府

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亦增封遣官祭告詔禮部
太常寺討論已而太常寺言江濱已封廣源王欲特增加六字擬
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候
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施行從之 是日金人分兵犯秦州初金
主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成閔諸軍方順
流而下亮愈忿乃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齊過期盡殺之諸將
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敵殺之禍奈何其中一
將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衆皆願聞教有總管萬載者曰殺郎主
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平旦諸將大懷忠憤
遮巴詣御寨奏事亮醉卧未起懷忠問宿直將軍樂家奴曰郎主

夜來有何聖旨家奴曰昨夕與后妃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

盡行處斬諸將聞之益懼亮謂威勝統軍勸農使郎律阿律范成大攬

轡錄云郎律勸農使人往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

無怨阿列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哥謀亦欲弑

亮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眾患之渡巴曰晚朝奏

遣細軍東取海陵仍請樂將軍諭以禍福則可濟矣乃謂細軍曰

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

之細軍欣然共請亮許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妹婿唐括安禮

能文知兵掌黃頭女真亮聞新主哀立遣安禮以本部兵歸故諸

將益無所憚趙姓之遺史亮婿駙馬管三須女真三萬人按亮子

蓋亮妹婿也乙未金人試其主亮于龜口寺將既定議夜漏未盡

二鼓率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闔曰何為者曰欲奏事將軍

樂家奴入告以南人劫寨亮驚起求劍甲不得左右親兵皆散走

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亮被矢呼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曰吾人

遂連射殪亮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參知政事李通兵部尚書郭

安國左補闕馬欽皆死馬欽即劉光世親軍副都統其北歸亮

在位十二年年四十四呂中大事記曰二十八年金將叛盟孫道夫

言金已治汴金而二相猶詰之以朝廷不之信二十九年黃中使回

還妄言和好無他而湯思退爾稱賀秦檜之餘孽遺毒可勝道

我惟黃中以為朝廷與金通好我未嘗一日言戰彼去嘗一日志

戰惟陳康伯以為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故三十一日金亮入

寇百官盡為避狄之計惟康伯與黃忠家屬在城中而已二公既

決親征之議於是金人合喜至渭河吳璘敗之金將劉諤犯襄陽

劉拱敗之史俊敗之于茨湖李顯忠敗之于全椒李寶敗之于
西引舟師至石臼島而錦纜帆為之一燼劉錡敗之於皂角林至
瓜洲渡四日無日不戰而金師不得濟惟劉記李橫不於王榘
道不進葉義問督視無功亮得以至采石而虞允文海船一推
敗之于揚家渡亮又趨瓜洲允文踏車船一出回轉如飛金退揚
州而自倒戈矣以講和之久兵將驕怠者二十年意其氣必衰
必怯矣今也兵無不戰無不勝觀亮之邪說雖熾而張趙韓岳屢
勝之威猶在也何備龜鑑曰吾觀亮之來也飄忽震蕩傲巴蜀
窺海道撫浮梁而渡淮將投鞭以絕江其勢亟矣而王赫斯怒
整其旅親征一詔寫入寢廢祀之悲迷二帝蒙塵之痛人怨神怒
賈勇直前而宰相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兵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是故合喜入渭河吳璘敗之韓
衡入海州李寶敗之劉錡入襄陽吳拱敗之而江淮之師則金亮
之所統也淮之東吾有劉錡淮之西吾有成閔敵不能矣自夫
錡以疾聞王權失守而後敵得至采石橫以懦矣劉記不利而後
敵得至瓜洲然采石之役餓船一出敵其魚矣今之允文非昔之
橫也瓜洲之後車船一踏鯨鯢驚逝今之允文非昔之橫也昔
侯仲狸飲汪而死符堅臨淮而滅茲因天助亦人謀哉使佛狸飲
州奏起到義兵三百人詔隸御前忠銳五將張耘使喚 金人

陷泰州

趙姓之遺史載此事在乙未熊克小歷在丙申按二省激賞庫有沙世堅申狀稱十一月二十七日金人攻破泰州

乙未二十七日也 先是泰州守臣請祠去通判王濤權州事九月濤以移

治為名而去留州印付兵馬都監趙福金人侵濠州水寨都統領

胡深與其副滅珪棄水寨率鄉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勢凌福福具

申于葉義問義問以深權知州深以珪權通判福權本路兵馬都

監淮南轉運副使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楊抗又以其右軍統領成

忠郎沙世堅權海陵縣丞兼知縣探聞金人欲犯泰州與世堅率

其眾棄城先遁珪掘斷姜堰盡泄運河水至是敵細軍至城下遂

徑登其城縱火擗掠福死于亂兵城中午女強壯盡被敵驅而去

沙世堅申十一月二十五日敵兵再到城下當夜捉到姦日王乞
僧釋泰州趙都監戴縣尉已有文字與敵交割泰州至當夜三更

以來胡權州同世堅等前來巡城見戴縣尉將本部五千餘人用
箭射忠義軍胡權州與世堅等恐內外相應遂將兵出城至二十
六日午時大兵果到城下為孤軍勢不如遂遣
前去如皋縣駐劄此恐其飾說今從趙姓之遺史
時楊存中

命殿前司右軍統制王剛以所部權知泰州而城已陷矣熊克小

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按激賞庫有剛甲狀稱

十一月二十七日準御營宿衛使司并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剛

權知泰州也又於十二月初六日入城則泰州破之日剛始被命而

未權州也又於十二月初五日申今月二日準御營使司

將應干官私海船濟渡王剛軍馬本軍即時拘收押發到對岸泰

興縣界石莊載渡王剛所部軍馬前來本軍駐泊未絕据此則泰

州既破八日之後王剛軍馬猶在江北

克稱剛棄城走江陰恐亦差誤今不取

是日天重陰有樞密行

府使臣胡斌者能為天文謂樞密院檢詳諸房人字洪邁曰昨夕

四鼓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金主死祥也永

幾號州籤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金主之死晁公志敗盟記在

二十七日乙未趙姓之遺史

在二十日亮蓋二十七日未明時也楊萬立撰虞允文神道碑稱乙
夜分我亮蓋二十七日未明時也楊萬立撰虞允文神道碑稱乙
未夜我亮蓋二十七日未明時也楊萬立撰虞允文神道碑稱乙
實差一日丁酉詔吳璘於關外募勇士充效用不刺手而每及

三百人差官部押赴行在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

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合收契稅錢失陷最多蓋緣所收窠名七分

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諸州以係省所得既少不復經意其在民

間已交易契書不行拘催投印已納在官錢物亦不盡實收附今

欲將四川州縣田契稅錢從本所措置拘收將收到錢取新立經

總歲額及係省數目撥還逐處外餘數乞不立為額仍免分隸諸

司畫撥赴本司應副大軍支遣無損於民有利於官所補不細從

之時軍事方興調度日急之望一日與官屬泛舟嘉陵江酒酣謂

左宣教郎本所幹辦公事何者仲曰吾比得蜀中富民隱契利金
可以佐調度者仲曰今日之事縱如紹興初用兵時冉家灣丁劉
圜和尚原釀賞之數在本所之積猶枝梧奈何當困弊之餘自戕
其根本且向之富民即今之鬻田者設有隱稅所得幾何公前日
持無科配之說今遽行此與科配何異之望不從於是遣官置司
會三年飛甲之籍限滿不首許諸人告依法論罪以田宅準元價
三分之一沒官以沒官之半給告人凡嫁資遺屬及民間葬地隱
其直者視鄰田估之雖產去券存亦倍收其賦是歲中得錢四
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瀘夔等未輸者十九郡不
與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王之望申已委官去處三十三州合納
錢四百六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九道條則今年十月終申

到數下項一十九州近方委官未見申到數目黎盧龍巴忠四施
點鈔文金夔閬達州南平梁山大安軍富順大寧監下項八州傳
邊遠去處更不差委威茂珍階成西和鳳州長寧軍下項五
州陳首未盡見行展限成都府閬簡涪萬州詳見本年月之望
因刻者仲離間他司遂罷去者仲青城人也 戊頭仁皇后禪
祭上行禮于別殿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瀟獻犒軍錢十

五萬緡詔特轉一官 是日金國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議
和初金主亮既殞諸軍喧譁不定戶部尚書梁球紹興二十六年

十二月趙姓之遺史稱有梁尚書者而無其名按范成大攬轡錄
稱球此時為戶部尚書故知即其人也負與宗記采石始末稱十
一月九日金主鞭梁大使一百又稱衆殺金主併殺梁聞亂馳入
大使注名球引亮來采石者按梁大使乃漢臣與宗誤也聞亂馳入
曰事已如此固無可奈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何以善後衆皆
不言球曰當撫定諸軍勿使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球又

紙筆草檄言班師講好事檄成而未有訪得瓜洲所俘成忠官
張真即遣之南渡 是月虛恨蠻掠犍為之籠蓬堡武節即成都
等路第一副將鄭祥等四人為所殺堡在賴因銅山之間距縣三
百餘里自紹聖後蠻不由此路入寇民耕殖安土成聚先是蠻王
歷階與其子蒲底判官田三二繼死歷階紹興二十八年死蒲底
之子袁弄始八歲其首領熱具等三人用事至是熱具夜率千餘
人由離弩山路犯籠蓬堡會鄉民有入菁採密噶者蠻因迹而襲
之虜男女千餘人以長繩繫縛聯貫數十或使之負擄掠所得而
去其日已卯也蠻分兵襲賴因寨提點刑獄公事王濯命祥等引
官軍射士躡之祥與賴因人約兵近則舉狼烟使城中出守公相

應次小叟道嶮峽蠻急扼其前犍為縣尉以射士禦之蠻乘之
石飛楯中官軍官軍多死祥斂眾臨水陣不成列倉卒不能具狼
煙又蠻以兵綴賴因城中不能出兵前鋒始交口軍懼稍稍潰去
蠻乘山行分兵出其後合擊之祥不能軍易士卒服亦將遁有軍
士持鼓進曰此可涉也祥從之蠻因其囂潰鼓噪震之餘眾悉赴
水死祥與部將王忠犍為尉嘉眉巡檢暨禁兵射士六百餘人皆
歿蠻斫其首取其器械使其王子親軍數百人服之明日陣於賴
因城下閱其俘而歸至青孤山天大雪迷不能進裴回賴因之下
者數日州人猶驚潰守臣李莘民命撤東津浮橋之竹絙以待之
聞者皆笑制置使王剛中遣正將李毅發八州兵千餘人來之

至樂二寨遣二校以四百人覘蠻聞官軍集欲亟去相望數日
懼且潰二校不能止提刑王濯又檄殺母輒殺軍益戢居數日蠻
復由離弩山路按隊徐行而去殺發卒搜山得一死蠻斷其首告
捷于成都事聞詔祥等各官其一子於是始以官兵二百人偕土
丁戍其地焉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四川自今調發諸頭項
軍馬十餘萬衆與金兵對壘已經八九十日用度浩瀚其累年椿
積并朝廷前後撥降錢物準備應副已經欠闕而支費名色增創
愈多深恐有誤大計之望到任一年雖報警急並不曾申奏乞分
文錢物蓋以東南用度至廣粗懷體國之心若能了辦實不忍更
有干請今勢不得已合控告朝廷謹分項條畫收支見在并聞

又降指揮利害山折申尚書省伏乞特賜贖

申不得其月日以狀中所云對壘八九十日考
在此月下旬故且附月末或可移附此月二十九

先是朝廷以軍興出度牒五千道賜本所為軍費
路上供錢五十萬緡與之
降度牒按上供此並據隆
興元年之望辦白契劄子

歷無

月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

卷一百九

十有二月己亥朔侍衛馬軍司軍統制趙樽復蔡州初樽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麻城縣復被詔與鄂州都統制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併力攻取二人未致樽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聞樽至披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樽命將士潛師入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詔主管侍衛馬司司公事成閔所部軍馬並加倍犒設一次以自襄郢初至鎮江也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獻助軍錢十萬緡未十萬石詔遷一官成忠即張真揚州金寨至鎮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大都督府牒大宗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

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而國生靈枉被塗炭奉天新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宜戰兵以敷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國公蒲察龍虎衛上將軍左領軍都監徒單崇進左領軍監軍瀋國公徒單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統督函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

金牒內無左副都督階御疑即李通見殺故也林栗上宰執書稱詳其闕牒尚有兩

名不書不知右監軍為誰督視行府回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除已繳奏外以議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

二月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是時行府云都督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我不可示之以弱也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聞秦州陷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鼓遣人於城內外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既而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珏劾于朝降二官放罷而珏已死矣庚子詔准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還言者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朝廷督責諸帥嚴為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係都統劉銳所管并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

閔又自襄漢率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然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軍勢不為不盛計其拒天險以拒金人亦足以制敵取勝然臣之區竊知金人見有十餘萬衆屯聚汴京臣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儻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然汴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使敵人萬一出此則利害誠為非輕欲望速降睿旨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賜發還本處仍乞戒諭吳拱明遠斥檄嚴切捍禦常為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詐故有是旨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俊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成等逐鄂

州屯駐

激賞庫有成閔回申云二十五日初受初二日密札蓋未聞捷報前指揮也

太傅御營官衛使

和義郡王楊存中淮東制置使成閔口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黃旗奏報已殺金主完顏亮訖朝野相賀上曰此人篡君弑母背盟興戎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為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是天賜朕也朕當擇日進臨大江洒授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掠此朕志也初敵騎闕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侍臣若等欲安適邪比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上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

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康伯及晉守湯思退曰揚存中忠無與二

朕子郭子儀也王曦撰存中神道碑云王與虞公以輕舟絕江而

云不無增飾今不取負與宗所記乘不始末稱允文與存中初二

日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赴行在初六日奏事而楊萬里所換

允文墓碑不言允文渡江或以日計之自瓜洲兩日無緣到行在蓋

允文再同權知揚州葉宏過江比有瓦礫之場見虞舍人再過以

為當去前路促督過師范云此已深冬雪寒不見道路若止如此

去恐中路無宿止飯食之地虞卒往凡四日止行四千里止于此

雪中一小坡上雖欲回亦不知路偶然范文為葉守言募兩健卒

賈一壺酒一盃食前路何果見虞在雪中見酒至甚喜因令此

人引之曰謁楊守見范文云其悔不聽年兄言幾至狼狽然徐往

則敵已去不可追矣按此所記尤差誤難憑若允文渡江

四日而後回揚州則初六日何以遽至行在今並不取

尚書

省勘會近節次收復陝西州軍合添用錢引行使詔四川總領所

添印三百萬道委王之望專一收掌逐旋約度合用之數作料次

給降足以給用即止其餘合行事件仰一百隨宜措置施行訖聞

奏仍不下司此事本之望陳乞已是日金人以舟師犯荻湖官

軍擊却之荻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統制李勝

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敵以舟渡師欲攻襄陽會風勢

不利不得着岸鄂州府軍旂頭史俊麾旂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

軍得功矣諸軍宜進敵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朱措行隊不整

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

趙駐之遺史云史俊殺其將杜萬戶而趙成卒丑右武大夫宣

京西戰功錄云殺狗兒千戶二書不河當考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提督海船李寶為靖

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

遣幹辦御藥院陳子常押賜旌節官告鞍馬於是承節即曹洋特
遷武經郎賜金帶餘將士第賞有差賞膠西之捷也 詔御營宿
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 詔兩淮帥
臣監司州縣失守官吏並放罪除已放罪人外令還任其殘破州
縣當省負者監司帥臣相度以聞後減諸司屬官二十四員使臣
二百餘員吏卒二千餘人歲省錢七十餘萬緡 初上將如建康
撫師而欽宗神主未祔廟行宮晉守湯思退欲省虞速祔而釋服
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上納焉議者猶謂
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
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

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留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

宏淵中
行府狀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復言吳璘疾病乞朝廷權事勢

輕重還吳拱於蜀使璘腹心有助之望恐璘不起朝廷以姚仲代
璘故預有此請凡五遺大臣書言之 是日金國統軍劉萼聞茨

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陣多失路為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
亦棄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
湯思退乞鑄行宮留守印仍就尚書省置司行移如都省體式合
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
淵兼充參謀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廣文充參議官秘書省正字
芮燧主管机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

祇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 崇信軍節度使

開府詔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戰事趙密為行宮在城都總管

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張守忠為行宮在城都巡檢

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戰事張仔為行宮

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

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為行宮城南巡檢 詔再放行在公移僦錢

一月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准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引

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武權殿前司右軍統

領李伋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發此據江陰軍時葉義

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揚子

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閔

閔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李捧亦以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 其行如林官軍皆不敢與

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負興宗記采石始末云初二日虞侯即

賽駒斃亮記云壬寅成閔復揚州壬寅初四日也趙姓之遺史云

癸卯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又云亮死之七日閔乃渡江以日

計之亮以十一月乙未被殺後七日即壬寅姓之誤以亮死在丙

申故載閔渡江復差一日耳熊克小歷亦載閔復揚州在壬寅今

從 癸卯詔金亮渝盟侵犯王略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

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熊克小歷於此月庚子方書殿中

所過郡縣等事據莘老十一月戊辰已罷御史甲戌復除司

農少卿蓋莘老所言在初下詔巡幸之時克失於細考也 詔

金人完顏亮以十一月二十七日駐揚州為其下所殺今四川宣

撫司統率軍馬隨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司準此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滿請權行團結保甲巡察姦盜

又請強盜情理深重者許酌情斬遣並候事定日如舊皆從之

二月己未罷酌情指揮 詔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

閏月丙戌罷團結保甲 目今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資政殿

學士知建康府張焘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

而動期於必勝 御史中丞汪澈言紹興二十五年臣僚白劄子

謂岳飛既已伏誅岳州與其姓同本路諸司乞改岳州為純臣竊

謂岳飛之叛固自有公論以姓名而改州名尤悖於理又光州光

化軍以避金人之名易光為蔣光化為通化尤可切齒乞改岳州

光州光化軍名額一依舊制從之 直顯謨閣新知蘄州韓彥直

充泗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代陳楠也 直祕閣洪濤為沿

海制置司隨軍轉運副使濤前棄廬州去今復用之 拱衛大夫

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聞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

吏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 成忠即提領

諸路忠義軍馬所右軍統領沙世堅自如臯縣以忠義軍百餘人

入泰州 甲辰進呈金國都督府牒上曰金主既已誅夷餘皆南

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返然多

殺何為但檄諸將迺遷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左

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湏尔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按金徽以初一日至江初二日捷旗到行在而初六日方進呈金徽者蓋葉義問在建康疑從行府繳申故稍緩或虞允文自持赴闕也熊克小厯乃載敵遣張真持牒請和於成閔入揚州之後失之矣

太常博士林栗遺宰相書

言敵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禍極凶殫自取屠裂今乃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詳其關牒尚有兩名不書財其中同惡亦未堅定為今日計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電頴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前不得闕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青之信諸軍但許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和文字不得收接若失此時縱其北歸是祿山斃而慶緒興思明弑而朝義立中原塗炭

不知何時而已惟廟堂垂聽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

自鎮江還入見上慰藉甚渥允文言車駕進發而敵尚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為掩襲之卒可使敵無噍類上從之而敵去已遠矣司農少卿杜莘老直顯

謨閣知遂寧府從所請也莘老為御史極言無隱取眾素所指目如王繼先張去為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完云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獻錢二萬緡以助軍用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秦州王剛以所

部至本州王剛申十二月六日將帶一行官兵收復秦州入城了當此妾也初三日金人已去初五日沙世堅先入城矣

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引兵泊瓜步鎮謀報金兵自和州搭浮橋至六合縣暉不敢進田居之江夏安撫司坐暉狀中行府是日均州

忠義統領昏朝等復據鄧州初敵將劉萼之敗于茨湖也還軍及

鄧州駐于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

挈屬出城駐于萼軍之南偽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由州事付

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謀克言曰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悉

為都統帶去而城中之兵皆土人萬一為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

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

走告于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

豪驚散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翌旦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高

通聞萼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

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衆請通權節度副使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

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聽命忽

報城下有十餘騎至問之則昏朝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衆在

山中投均州守臣武鉅乙巳命右司郎官呂廣問等十人分攝

行宮檢正太常正少卿列曹郎官賊事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蕪

湖引兵渡江時金人尚屯鷄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大孝士

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即日首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犒

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而敵未退

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敵亦

亦未退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復還蕪湖守把元認大信

裕溪河口措置捍禦此據宏淵申行府狀 是日金人遊騎焚真州報恩寺

塔徑往天長建康府申行府狀 丙午太常少卿王普言金鑾與順動而

百官留務皆在臨安行宮望詔有司凡祭祀之禮舉行如舊從之

郢州防禦使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充本軍都統制提總

策應軍馬以其累遣兵焚寨劫橋故擢之也禦前忠銳第五將張

耘乞增招効用千總人從之 是日淮東制置司統制官王選等

復楚州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鄧州先是各朝既入城遣人

告捷京湖制置使吳拱俾宣以十七百騎赴之拱繼至又遣訓練

官朱宏王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 是日均州鄉兵總管壯隱

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言遣

將官楊堅堯清引兵會忠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

寶以歸遂復長水縣堅以深入打陳死之清引其兵進攻嵩州亦

克之又克永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城之民吏皆迎降費

殘蜀口用兵錄載復河南事全不言均州遣兵一節趙姓之遺史

乃略及之按日曆明年正月壬辰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則必

是均州有收復之功 戊申上發臨安府所至羣臣送迎者皆常

服黑帶去佩時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使兩淮而翰林學

士何溥局疾不能從惟起居舍人權學士院劉珙扈行乃命起居

郎唐文若權行宮直院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柳大節言

金人兇口反盟黷武上天降殃完顏亮被戮兵衆遁走乃傳其子

見留京東軍馬頗衆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擅殺之讎今
過淮敵兵敗亡雖多尚有十餘萬衆寧肯束手就死亦須窮闔及
金人巢穴多有完顏宗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亮之子亦一
不肯助戮亮之衆定圖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釁隙契丹
起而乘之過於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尚占中原百姓被祖
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啟恢復之時不可
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
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造器甲以備分給
中原義兵緣義兵雖衆唯關器甲使用四乞敵人欲欺舊好誘以
好言以欺之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為應援六乞復嘗募

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

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

庭也

若川此奏據申行府
副本在十二月十日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

鹽公事洪适言金亮旣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
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寔天下之幸萬一敵衆尚
強自淮以此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
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裨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
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爭力俟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見而可
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翅破竹庶幾兵力不頓
可以萬全 是日御舟泊臨平鎮 己酉中書言去御舟太遠連

日趨赴奏事不及詔宰執舟次建王舟行 庚戌上次秀州守臣
朝請大夫俞召虎左宣教郎知嘉興杜易見于屋殿自是所過監
司守令皆引對召虎歸安人也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度淮盡
絕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龍金師閔門宣贊舍人知泗州
夏俊聞敵歸遂焚其成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屋為三
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望之如雲既度絕閔
軍至盱眙排列于岸之南聲若如一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勞
相送是時龜山路途金人遣乘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可北民
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閔之衆
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養粟其死者其衆 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激
賞庫有成閔申狀亦稱十

二日收復盱眙軍閔狀又稱收復泗州奪到粟米三十餘石與姓
之所云蓋同已見此月癸丑劉銳入泗州主或可移米事附於彼
耳

辛亥上次平望戶部侍郎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劉岑自江
上還入見 壬子上泊姑蘇館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
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
獻洞庭柑上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遵言官拘舟船聚近海縣
募水手留民兵夾運河築烽壘徒費無益乃罷鎮江至臨安所置
烽燧餘皆從之 癸丑上乘馬至平江府行宮進膳時御營宿衛
使司右軍統制苗彥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彥兼權主管行在殿前
司職事 彥權殿使不知以何日降旨激賞庫有定此月初十日申
日聖旨令於所至用軍屯泊以俟扈衛日歷明年正月十九日丙
戌苗彥引見上殿乃繫改銜蓋是時趙鼎留臨安故以定兼權也

今且附

武經郎曹洋自李寶軍中部所獲叛人倪詢應簡至行

此須考

在就御舟引見詔磔于平江市詢常熟人簡道州人並為金人造舟者

鄂州水軍

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

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重成

中揚欽英敵船五百餘隻糧米五六萬石并奪到糧船二十餘隻

糧米七千餘石吳超敵船大小三百餘隻糧米三萬餘石

是夜淮東制置司統制官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度淮

有三百餘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

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言失矣郎主雖死兄不何只在

揚州而須必歸邪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

三百各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馳出不可遏俄而

東城之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也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

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收復告金人所掠老弱之在

泗州皆委之而去此以趙姓之遺史及成閔所申參修閔所申稱

下擺泊舟船數千隻京兵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距閔遂將奪下

金兵賊燒不盡擄脚船二千餘隻并工修整及於龜山以乘捨奪

到敵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言於十二

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賊騎數千於城東

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有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觀於城東

官軍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閱再率官軍戮力掩殺敵兵敗走

歸業按此所云與遺史不同蓋自來諸軍功狀大率如此也熊克

小歷書丙辰成閔復泗州蓋誤甲寅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敵人已遁去

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旂榜不惟諸

國之人雜女真亦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

下更起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束手
來歸上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悲貸死送諸軍
役使蓋首惡止完顏亮一人耳若既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為

也趙姓之遺史而辰
也上至無錫縣蓋誤

右宣教郎知無錫縣李森入見承宣使提

舉台州崇道觀劉寶獻助軍錢萬緡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

與金人戰于揚林渡却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當翌日獻乃

去乙卯上次常州荆溪館守臣左朝散大夫葉顯右通直郎知

武進縣馮百柔有通直郎知晉陵縣馬皆相繼引對浙西沿海

制置使李寶自鎮江入見上慰勞久之是日金人破汝州先是

京西制置使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

萼自鄧州比歸宏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

走敵圍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贇將八

千人往援之已不及丙辰上次呂城鎮夫功大夫建州觀察

使田開落致仕開嘗為興州右軍統領以疾求退至是宣撫使吳

璘制置使王剛中言其勛力壯盛乃復用之淮東制置使成閔至

泗州時土豪劉鐸有衆數百在橫山閔承制授鐸修武郎閔門祇

候權知州事明年正月
戊子正差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和州敵人已

遁去乃義使赦及差官撫諭上曰赦書中應亮賊暴虐等事要一

切罷去仍戒所辟官屬毋得生事右從政郎丹陽縣令胡傑入

見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遂敵至全淑縣敗之得敵

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 是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
康聞已進發乃檮官屬治具叩首奏乞車駕早幸建康聞已進發
乃督局治具不半月而辦於是資政殿學士張燾已被召辭不至
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午上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
江下觀划船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
尺舟上獎諭甚至因嘆曰始朕用寶謗書滿筐至謂必復從偽今
竟如何 晚頓丹陽館守臣直祕閣趙公稱司農少卿總領淮東
軍馬錢糧朱夏卿入見 己未上幸鎮江府行宮兩淮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王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徐康入見 趙姓之遺史辛酉
上至鎮壬戌入
行宮駐蹕皆與日歷不同姓之又稱以和州鷄籠山
金兵未退回駐蹕按此時金兵已退回日姓之蓋誤 詔諸路因

事于北界編管羈管居住人並放令遂便 庚申中書舍人兼權
直學士院虞允文入見允文論采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金亮
金正賞以三官願馳臣官以賞振等上曰曩者江上事勢此何等
危事此輩宣力功其可志於是振等並落階官 是月甲
子降旨 是日興
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去治平
敵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
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吉甫等四人既而金人謀復去治平中正
引兵於于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軍進擊大獲其俘中正
為飛槍中其佐頰者二 辛酉資政殿學士致仕張綱入見 殿
中侍御史吳芾言知昆山縣胡廷傑知金壇縣潘文禮應辦延幸

科擾民戶銀器至多詔並勒停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壬戌曲赦
新復州軍契勘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尚在沙漠若中原與諸國
人能津致扶護未歸者賜銀帛五萬匹兩先是宰執進呈赦書事
日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思宥不必更揚完類亮過惡但專
罪已而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琪草制畧曰茲強敵之干誅幸
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
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琪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
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退皆定 甲
子德音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 尚書戶部侍郎
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權戶部侍郎張運兼御營隨軍都
轉運使岑受命請步騎萬人以行又請廢置一路官吏乃復留岑
為戶部侍郎 中侍大夫定渾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
軍統制張振為定江軍承宣使中侍大夫寧國軍承宣使建康府
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時俊為寧國軍承宣使中侍大夫舒州觀察
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統制戴臯為舒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宣觀
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為宣州觀察使中亮大夫濠州團
練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統制盛新為濠州團練使並練使並
以在采石親與金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為重故也新自以功多
而賞輕抑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 盛新事以王明清揮
於接戰次日又引舟師扼揚林河口而 塵第三錄修入蓋新
其賞與張振等無異故事以為石輕也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

路馬步軍副統都總管李橫移兩江西路常州駐劄 將仕郎戴公度獻助軍錢萬緡詔以為右從事郎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言表兄張讜從王雲出使不肯順番寶在膠西見得見彼拘留韓州乞與除直祕閣仍令有司訪其子孫取旨上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讜使事在三十五年以前韓州在燕之東北二千餘里而寶乃自謂見得不知有何所據議者謂貼職之授當自朝廷而寶乃指名乞除犯分已甚况其意又在於搜訪子孫後將有所徵覲尤不當從欲望特賜寢罷庶幾安分守法之將師知公議有益堅其尊朝廷之心在今日誠非小補 是日金人所命隸壽二州延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乙丑直顯謨閣

向子固復知揚州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滋知廬州

右迪功郎淮北壽亳等州招討使司幹辦功事劉蘊古為右承

務郎蘊古為孝顯忠所辟至是引對而有是命 丁卯尚書戶部

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言者奏岑延

謾大言畧不留意職事邊報方急便為自營之計欺誑廟堂求為

江上之行一路駭然初無秋毫之補用心如此所不可恕故有是

命 乙卯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春

渡淮未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方聚眾往

大名歸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金主哀既立下令友直

之眾並放罪令歸業為平民其眾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

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 初金
岐王亮既為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于南
京左丞相張浩不可乃併亮后徒單氏殺之亮所遣先鋒將郭瑞
孫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主哀知毫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
萬騎趨中都 諸路歲鑄錢既以五十萬緡為額去年五月丙戌然是歲
纔鑄及十萬緡惟嚴州神泉監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州皆由提
點所泛江入漕渠輸之內帑焉 是歲降空名告劄二十一萬道
付諸軍以備功賞此據乾道二年八月甲午密院宣諭聖語修入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
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
三百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二年

歲次壬午 金世宗 雍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上

在鎮江時欽宗几筵在臨安府行宮百官當入臨留守湯思退以

吉月議罷之權禮部侍郎黃中力爭得不罷 己巳遣中書舍人

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劉岑落職以言者奏岑前罪天論岑請復免行錢不當

右朝奉大夫知楚州彥融右朝奉大夫知光州強友諒並為淮南

轉運判官填添置闕彥融兼淮東提刑兼淮北宿州泗州招討司隨

軍轉運判官友諒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借補修武

郎閣門祇候郭昇充淮北忠義軍統制 右文殿脩撰四川制置

司參議官吳援丁母憂制置使王剛中言于朝特起復 右宣義

郎新知泰州劉祖禮辭行 金人犯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

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引去泰身被數十

創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贈官在 庚午上發鎮江府次下蜀鎮左奉議郎知句容縣范占

入見時方雨淖上御檀衣檀笠乘馬建王扈從雨漬朝服畧不少

顧而宰相已下多有肩輿者 辛未上次東陽鎮 壬申上至建

康府覲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在衛士見浚復用至以

手加額浚見上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

檜為人既忌且妬浚起於廢黜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隱然

軍民恃以為重焉 詔張浚免兼行宮留守從浚請也 癸酉放

建康府公私餽錢一月 初京西制署使吳拱聞汝州陷遣統制

官王宣領所部往節制諸軍是日至汝州之土門而敵騎已去矣

丙子桃翼祖皇帝神主藏于夾室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

財賦軍馬錢糧都紮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洪适入見适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遷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

還故鄉則所棄之產已為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

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而有害於已乞斷自紹興二十九年以後

凡州縣所賣逃產許原業人以原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
察上褒予甚飭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右朝散郎
新通判盱眙軍劉敏士知楚州朝奉郎通判光州郭淑知光州

閣門祇候劉澤充樞密院忠義軍統制詔金國故武勝軍節
度使蕭中一特贈奉國軍節度使中一率先歸附上嘉其忠義嘗
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及為亂兵所害京西招討使吳拱令統
制官王宣訪尋其妻子承制授其子頴武翼大夫言於朝乃有是
命又封其妻耶律氏為蘭陵郡夫人以隸頴為鄂州兵馬鈐轄且
命拱多方存恤之中一事以趙成京西戰功錄及周必大
振垣類彙修入日歷不如是之詳也戊寅
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光問為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行在左右司郎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洪邁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行在檢詳秘書省校書郎馮
方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刑比部都官郎官閣門宣贊舍人
御前忠銳軍正將李師民帶御器械成忠郎王全為修武郎閣
門祇候樞密院忠義統制全倡義來歸故有是命己卯詔侍從
臺諫各舉可為監司者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職當坐繆舉之罰
是日淮西制畧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兵火之餘無廬舍
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隨趾者上遣中使撫勞顯忠厚贐之中
使喜既還具以奏上乃令班師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望令
郡守每半歲各疏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其中監司監司覈寔并

與屬郡太守治狀以聞于朝仍下御史台考核有不如言論奏殿
罰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至曠廢從之 詔郡守年七十
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宮觀著為令 直顯謨閣御營宿衛使司
書寫機宜文字楊俊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右朝散大夫江南東
路轉運判官李若川右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柳大節並入
見 壬午金人寇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率諸軍禦之
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援金以勁矢射城上
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樽知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
午至申金人敗乃去癸未言者奏自金犯長淮而江上之民有所
謂踏車夫則操舟楫而雜戰卒防江夫則持旌旂而頓山岡以修
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為可念願按采
石當時籍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後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尹戶
部月乙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後詔在五
又今聯書
之 右朝請大夫陳漢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
遁去故命之 右朝奉郎曾造知荆門軍造幾子也 詔放太平
州池州公私餼錢一月 甲申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辭行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督領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
事上即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不能聊生與其徒六人
入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
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京遣瑞渡江瑞曰若到朝廷宰相已下有

所詰問恐不能對願得一文士偕行乃以弃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萊州人棄疾濟南人也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入見顯忠之撤戍也上欲幸建康南門以觀過軍會大雪不出乃召對飲以金餅御酒菓寔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丙戌嚴州幫源洞効士方郁言募到敢勇義兵百餘人詔付御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使喚 丁亥制授王友直復州防禦使友直歸正事具去 友直與王仁任皆至行在上喜欲除友直節鉞任廉車友直曰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重賞不可於是改命亦以任為果州團練使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準尚書省備到白劄子奉聖旨令臣等同議聞奏者臣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為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為形勝寔東南之要會也今將圖回經畧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而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于宗廟宗室官寺城壁倉庫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寔如白劄子所陳然民思拯援如在焚溺北聞大駕進臨江表方僕未蘓至于淮壻瘡痍之人甫遂歸業亦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還軫恐乖始望臣等謂宜頒詔旨明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不常厥居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故迹以次營治以俟駐蹕庶幾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臣等愚管所見如此伏望

聖慈更賜裁擇先是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宰相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

同赴都堂集議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

西北之勢不能相接衆不從遂定回鑾之議集議指揮日歷不載

入按此時從官自安節外止有左諫議大夫梁仲敏中書舍人虞允文權吏部侍郎安景夏權戶部侍郎張運起居舍人劉珙五人

扈上行故安節為首也奏議無月日今附降詔回蹕之前趙姓之

遺史云羣臣皆入文字乞進取往欲駐蹕建康不回浙省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赴都堂集議上降旨問進取利害各

具狀奏羣臣皆不能言但唯唯請回浙西而已少頃傳聞于外士庶謂

戊子詔曰此者視師江上敵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臣

統護諸將一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畢奉恭文祔廟之禮維建

康形勢之勝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

可擇日進發何備龜鑑曰惜夫視師之寄不屬之魏公而屬之葉

是而已耶魏公義問兼資文武起而入將相幾三十年其戰功又豈止如

嘆息兒童婦女知有都督其德為如何加之許國之心白首不渝

杜門念咎老而練事今日之沒非前日之沒建府迎謁衛士權呼

散局之措置經綸曾未設施而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我師之屢捷為

駐蹕之宏規可也未及一月遽爾反旆何耶意者天道厭於西北

而黃旗紫蓋應於東南廊否則聖心倦勤而恢復之義將有待於

後人耶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錢塘之形勢

杞夏配天開拓若是亦可以為難矣給事中金安節等言竊惟

去歲金人渝盟犯侵淮甸兇焰方熾遽自殞滅雖然此可為慶而

未可恃也何則天道善應其所培覆常因乎人今眷佑皇家如此可不益思所以副之乎臣愚竊嘗為朝廷深慮以謂當今之計其大要不過有三一曰進取二曰招納三曰備守夫中原之地皆吾

土也有機會而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而
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
本而後征討以致寧壹者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兗
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計尤在所急備
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
成功以之招納則人所倚而樂於從命不可不早圖也今敵寇遠
遁疆場罷警正天假國家以預為備守之時伏望陛下深詔大臣
特創一司遴選練達之士俾之討論如豐財積粟除戎器峻城壘
練士卒選將帥等事皆深謀熟計俾歸至當然後廟堂之上審擇
而行之如或難於置司則乞詔廷臣及沿邊帥守各陳所見委官
者詳取其可行者上之朝廷臣愚不足以知大計伏惟首神財幸
度甚安節此疏不得其月日奏議集在卷詳楊存中等條具淮西
利害之前而奏中止言進取招納脩守畧不及和議則必未
聞北人遣使已前所上也今因下詔回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
附見更須詳之差按伴使在此後一日

節制軍馬向起為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
馬吳挺為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為
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
制杜寔傳令于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
舍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
陣約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
敵陣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

攔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偽地兵為女真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陣之式以步軍為陣心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敵陣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為多寡陣兵三千二百六十有第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七神臂弓二百有六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有四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類見矣璘遂遣興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秦亭出具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兵分屯商虢陝華虢華為敵所取敵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姚仲出秦亭在此月不得其日敵取虢華以王之望劄子考之亦是此月事也權知泗州劉繹補正修武郎閤門祗候從淮東制置使成閔請也乙丑制授取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辛棄疾特補右承務郎諸軍都提領賈瑞特補敦武郎閤門祗候京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於是京東招討使李寔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盱眙軍奏大金國遣使過界先是金主褒入中都居之且

且告于太廟以父晉王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宗

堯曰簡肅皇帝廟號謚宗母曰欽慈皇太后追尊東昏王曰武靈

皇帝廟號閔宗降故主亮為海陵王謚曰煬亮后徒單氏為海陵

夫人祧德宗宗幹神主祔懿宗神主于太廟改通天門為應天門

以威勝統軍勸農使耶律阿列為平章政事廢叅知政事敬嗣暉

為庶人工部尚書蘇保衡遷尚書右丞太府兼權左司郎中魏子

平為戶部侍郎大興尹李天吉為刑部侍郎修起居注鄭子暉復

為翰林修撰此以宋翊金亮本未張棟金記參修往歲權場有債

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疑後所加者東昏明年亦改謚孝成皇帝

廟號熙宗耶律阿列已下差除范成大攬錄及趙可文集修入

不得其月日但以與亮廢立此事相干及已嘗見其名者則書

之如何列之遼嗣暉之廢決在此時趙可撰魏子平墓碑稱大定

元年冬入魏中郎拜尚書戶部侍郎而墓誌乃云大定元年冬

上即位于遼揚公自河南赴京師明年拜戶部侍郎則必春初

事也成夫稱鄭子暉為修注葛王立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學士

而可所撰子暉墓誌云大定二年春復為翰林修撰今從之天吉

已見紹興三即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定建禮部侍郎張景仁來

告登位邊吏以聞景仁廣寧人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

伴使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副之 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

淮上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

於境上先與商量如向日誨和本為梓宮太后故雖屈已早辭有

所不憚而全金國主興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則兩國之盟已絕今

者使者所以惠我國甚寵然願聞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

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敢受也 知樞密院

事業義問言金人乞和之議未可許之未可拒之許之則不可盡
歸侵疆而盟約一成則中原之人無路歸順拒之則兵連禍結未
有已時然為進取之計既不可急亦不可緩急則彼將以此為辭
恐脅其衆併力拒我緩則彼君臣之分既定上下之情既安盡反
虐政以收人心他日圖之難于今日為今之計莫若且為悠悠之
辭以答其求和之請并詔諸帥且與相持俟吾兵威益震其京陝
之地半已收復彼有可畏堅來請盟然後聽許惟聖慈財擇言
者請命帥司監司於新復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
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
也 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闢之入見 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
方滋辭行 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蹕臨安府從之 殿中侍
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
康俟其出境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
宰相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
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分則非
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
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
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 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
兼知河南府令招剌効用馬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 司農少卿
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絮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場務

經紀人劉彥訟潔欺隱市易息錢故有命

日歷不書此事但于二月辛巳書潔罷農少今

曰李若川改命追書之耳

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行尚書戶部

員外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

撫司叅議官陳良弼為本路轉運判官 右廸功郎添差揚州司

法叅軍高禹為右承務郎添差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癸

巳中書舍人權直李士院虞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邵

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壽春府主管宿毫安撫司公事郭

振管入見 右宣義郎劉芮為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

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班直秘閣金之踐而淮也帥守監

司皆遁去班獨不離所部敵退班招集亭戶復興盜比效褒擢之

直秘閣浙西沿海制置司隨軍轉運副使龔濤添差兩浙轉運

副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 左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為江南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奉大夫通判紹興府孫大雅提舉江

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

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 丙申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揚存

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

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

所付張浚判建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

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言比言金人渝盟干犯

王略兇殫惡極自造殲夷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澣大明黜陟

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况欲
盡獲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存
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
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
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儻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
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
為此奏意專為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繳
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
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改使川陝存
中措置兩淮而已日歷全不載此事今以劉珙墓誌金安節奏議
修入但奏議無月日趙姓之遺史畧載除旧于

丙申從之允文
二月戊戌改命

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乞招效用千人許

之其錢糧總領所應付 御史中丞湖北京西路宣諭使汪澈言
已復光化信陽軍目今上流事勢稍定詔諸路帥司所遣土禁軍
弓弩手並歸原來處繳獻閣侍制宋喚卒 是月詔下民間有得

金人所遣器甲送官者以內藏錢償其直人甲十千馬甲減半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昨準指揮再下本所令應付
吳拱襄陽官兵錢糧窳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絕財賦所出不比江
浙而於饋餉為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諸葛亮亮得南中六
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准之事力不侔亮兵前
後四出其衆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

里遠不踰三數月木牛流馬轉輸之巧猶每若糧食之不繼今蜀
中大軍十餘萬與金相持於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衆為
多右取秦隴洮蘭左取陝華高駝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為廣又
夔州萬人防扼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費不啻數倍若更令
越三千里搬運糧草饋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
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
能免於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劍
文龍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逐
州夏秋糴買應付其利閬兩州邊嘉陵江係招誘客販收糴支遣
唯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本所於利閬州糴買數內軍
三十四萬前去水陸只五六十里約用水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
馬草只於屯駐州軍收到稅草內應付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
堪其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帛紐
筭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限一季招
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本色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
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當六七倍
雖竭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免行科撥下湖廣總所
照應施行從之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十七

紹興三十有二年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罷借江淮兩浙坊場淨利錢尋命已借者理充經界之數

用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請也

後旨在四月乙亥

詔故武功大夫

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準備將韓立特贈拱衛大夫郢州防禦使以楊林渡戰沒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知和州劉子昂辭行已亥兼義郎權池州駐劄御前軍統領邵世雄為閣門宣贊舍人世雄宏淵子也 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上不許於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

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

後乞借執政奏事他書皆不載洪遵行狀云除知建康府且許入覲時虞丞相允文

有意北征先移屯侍衛馬軍驛增萬竈韋公同二府議于內殿公奏呂惠卿請與兩臣同對神宗赫怒近太在上金陵張浚司留鑰亦不許偕執政奏事願別班引上批所委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體大共議勿辭蓋近此所無也

其一請于兩淮荆襄之間創為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

為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脩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

弓箭手二萬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寔免供饋悉

遵陝西沿邊故事仍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

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為五帥由鎮江

而上至于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各以二萬人為屯附以屬城供其

芻糗列置烽燧增益樓船三曰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土

兵弓手此皆長久之計手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揚

抗向洵王彥融強友諒相度聞奏御營宿衛橫楊存中淮制置

使李顯忠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

刑強友諒向洵言廬州地勢難守四經殘破舒州地勢襟帶居諸

郡之中乞移淮西帥司就舒州知州兼領廬州管下合肥慎縣舒

城盡歸舒州將見今廬州作為合肥縣陞為軍使兼知縣令建康

府駐劄諸軍差統領官一員充沿淮都巡檢使將官兵千人馬二

百於合肥屯戍每歲或半年一易聽本路帥司節制和州屢經殘

破民不安業東西關險阻古來控扼之所今若移和州於西關移

含山縣於東關相去三四里和州欲改作歷陽軍使兼知縣差將

副各一員將本部官兵於城內屯駐光州濠州安豐軍今欲移併
附山為嶮濠州入橫澗安豐軍入暗澗光州欲改為光山縣移入
太蕪山隸安豐軍所遺州軍候今秋農隙及諸軍休息稍蕪修築
所有居民使之遷徙仍附山裏外撥田永為己業官給錢買牛具
種糧沿淮中渡霍邱花廬壽春及見今光濠並改作堡每堡差將
官一員充知寨將帶兵二百馬三十令江池建康駐劄諸軍均差
並聽合肥屯駐統領官同節制淮西所管縣並差武臣充尉令帥
憲司將諸軍今來減損將佐員數先次差填營屯田見今採訪候
見的實別具聞奏弓箭手緣人方復業若便行召募切恐民間憚
於從軍不肯歸業今來新移州郡分撥民戶田土權免租稅不三
年間開耕就緒合行輸稅其間少壯之人願免稅充弓箭手者聽
自陳老弱之人充稅戶公私兩便尚慮修城築堡及與民戶收買
牛具所費浩瀚兼所移易州縣其間官吏不無憚於改更土著之
家亦必重於遷徙更乞朝廷付有司詳定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
奉聖旨楊存中等探訪到淮南西路利害并李顯忠已見令侍從
臺諫看詳切詳朝廷初意大要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
曰酌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存中等所申
三者舉無一得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為首屯田次之脩城堡以
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為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
只如廬州之合肥和州之濡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

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
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
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
之反弃不問欲望朝廷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為經
畫分戍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為沿淮一帶蔽勢以絕窺伺然後廣
開屯田使兵民得以襍耕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就募
弓箭手之屬然後以次施行無不可者况聞濡須巢湖之水上接
店步係廬州界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一州之戍其與就食沿江初無
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於是存中議遂
格日歷止載手詔指揮令以金安節奏議附入楊存中書新上利害亦不得以月日皆牽連而書之詔以浙西
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常平司賑給歸業民戶

庚子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玠命逢
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
阿令結鈐轄榮某皆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闕使成俊諸將議進兵
咸曰我擣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
聞金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
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閭家峽其日正
月丙戌也而金將溫迪痕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
口以邀官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
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會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傍山上

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
大亂鈴轄崇某乘駿馬揮鐵鞭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敵遂大敗
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夕故將敗有一酋自殿後立
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
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即溫迪痕也是役也俘金二百有五
人騎二百此以貞與宗西陲革畧費士幾蜀口用兵錄參修但筆畧稱擒活兵三百五十人乃與士幾所錄不同蓋士幾據案贖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
故也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官軍有流涕者獨
寧河寨官為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攜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
編籍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
食物貴踊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
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衆欲控城固
守逢曰彼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
將奈何即攜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鈴轄第坐府中我曾出
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於外非
宜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令儒林郎呂某權州事與博
軍願苗者數百人因出屯會通関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
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即馳去軍士
怨惠逢賞薄有道亡者

辛丑張浚入見 詔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毋得輒科於民若上

戶自欲獻助者具以名聞即議推賞 司農少卿都潔罷以殿中侍御史吳芾劾其盜用糴米錢及與市易官夏惇囊橐為姦故也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諸軍進發除給降錢外如關支遣欲乞預期約度申取朝廷指揮就近於四川統領司那撥錢物應副却將四川合起綱運內撥還又言新復州縣闕官去處乞許與諸軍大將公共選差又乞置司興元及借顯忠及其子建康府駐劄御前前軍副將師雄左軍副將師廉閣門祇候師閔前軍準備將師文同見于內殿詔並賜金帶 是日金人犯州先以精騎渡汝河守將王宣率親兵迎戰自己至酉天大雨金大敗遁去

癸酉上發建康府宿東陽鎮 是日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羗城亦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舍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舍盡屠贈我脫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為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絕少遂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 甲辰上次下蜀鎮

乙未上次丹陽館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權鎮江府都統劄劄劉銳辭還 夜雷

丙午上登舟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鎮 大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錡薨于臨
安府錡既奉祠寓居都亭驛上聞其疾劇勅國醫珍視時金之聘
使將至由守湯思退除館以侍之遣黃衣卒諭錡移居別試院錡
疑此掃已且有後命比下車糞壤堆積遂發怒嘔血數升夜三鼓
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後謚武穆
戊申上次常州荆溪館敷文閣待制致仕孫覿入見直秘閣添
差兩浙轉運副使龔濤自江陰來朝

己酉上次無錫縣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巫伋入見
是日王宣與金人再戰于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大當翼旦舍騎
全師來攻我軍敗衄士卒死者百餘亡將官三人

庚戌御舟至平江府泊盤門外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右通直
郎知吳縣徐樞右宣教郎知長洲縣陳忠厚以次入見詔長洲去
歲被水民田欠租六千餘石皆蠲之

辛亥上次平望 起復閣門祇候權江州駐劄御前中軍統領王
德政為閣門宣贊舍人先是德政部王友直等至行在上召對故
有是命德政引對在
正月癸巳

壬子上次秀州 左武大夫吉州刺史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
擢為永州防禦使賞蔡州之捷也 是日鄂州統制官王宣自汝
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宣遂棄其城而去
癸丑上次崇德縣

甲寅次臨平鎮

乙卯上次臨安府留守湯思退率文臣京官武臣保義郎已上常服黑帶奉迎于餘杭門外御舟泊北郭稅亭上陞御幄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入見上乘馬還大內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舊法買馬分川秦兩司今已復秦州乞令四川總領官特暫兼權提舉秦司買馬監收公事從之 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圍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為四陣趨鞏州其下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砲與城不相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之父老各輦米麵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令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留統制官米剛等駐鞏州以觀賊勢遂引兵之德順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賊守散關益堅吳璘使姚仲攻之不能破正月初姚仲領兵三萬餘人出秦亭取鞏州不下二月初退守甘谷城王彥之衆分屯商虢陝華三州虢華為賊所取賊去復得之陝州見亦與賊相持事未可保近吳璘遣兵復河州聞見謀德順熙州未知如何惟本所供饋日廣不容少闕其為勞費不言可知目下且爾枝梧若更不增科敷蜀人易動難安不敢輕擾且保固根本以為永圖之望於去年十二月申尚書省乞依向來體例截撥諸司錢物未獲回降諸將前蒙朝廷劄下

務與本所協和須索必經由宣司各皆遵稟本所得以自立遠方
蒙被惠澤至深至厚吳宣撫自十二月中下旬後所苦漸平繼聞
金真被弑人情安定陝西新復州軍行用錢引甚為通快價直不
損諸軍率皆願請不復多求銀絹極為公私之利所有劄下措置
並未增添田契稅錢更一季可見數目自此人戶推割稅賦各有
歸著尤為催科之利時論者頗以括白契為不便故之望及之望
此劄不得其月日但以所稱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考之當在二月
以後又稱見謀德順故因圍德順附書之圍德順在十八日乙卯
亦相近相

丙辰金人犯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擗擊却之初金既敗
歸擗益修守備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皋韋
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名以所部兵來援合擗及踏白軍統制焦元
所部總六千人而已金將裴表滿以數萬寇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
汝河為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草凡三遣人以書
至城下擗命射之將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擗終
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擗曰不可若觀
之非徒無益必致士卒之徒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壕於
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
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擗在城西方聞南壁失利即下城集
諸軍占地勢以待韋旺成皋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
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

登城中三矢而死擣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効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人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酋金人罵潰皆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官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擣大呼曰番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球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擣命積金人之屍為二京擣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盡戰歿者已四百餘人員創者三千七百餘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能整頓行伍於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官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截薪欲火西門趙擣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

己未上始御後殿行宮留守湯思退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瀟敷文閣待制楊傑樞密都承旨徐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權禮部侍郎黃中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起居郎唐文等相繼入見以上視師嘉等皆留行宮供職故也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知紹興府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宋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申中侍大夫榮州刺史淮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劉光輔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殿中侍御史吳芾論光輔擅權妄作恐致生

事故罷 是夜有星墜于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辛酉監察御史黃瑀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正言劉度

入對言今者視師回鑾願止取親臨行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方

得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之門翌日進呈上曰朕

嘗諭度朕此行不濫與一人官爵及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壬戌詔已降指揮軍士戰死者祿其家一年即傷重而死於柵中

者給其家減半 濠州言倉庫並無見在詔賜激賞庫錢二萬緡

為官兵之費 是公邇撰鮮于壙墓誌云紹興三十一年張忠獻公

起守建康君遠在長沙率與偕行女真方大入君請

佐濠將守道逢濠人謂之曰金已入吾疆若何往往能免乎我為

爾守爾盍從我歸皆從之入見濠將曰濠有橫澗山可守濠有糧

二十餘萬石可付壯者七斗弱者五老者三負以行於是壽春之

屯花營者亦類以濟君率濠之兵正什伍定賞格以守忠獻公

君信可用也按此時濠州積糧米未必有許

數公邇所云或非其實始附此當考

榜於兩淮諸處不以是何軍分逃亡之人並與免罪別作一項招

收專充御前使喚既而言者以為恐隳軍政且聚逋逃之卒為御

前之軍殆非佳名望止令於元舊軍分自陳仍限兩月其主兵官

不加撫循致使士卒逃亡亦乞重寘典憲如此則諸軍被國家寬

大之恩不違祖宗立法之意小人知懼紀律可行矣從之 四月己卯臣僚

奏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

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臯等

至確山留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趣救蔡州

是日雪

甲子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綽為入內侍者押班

乙丑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劉光時知鼎州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言其出自將門深曉邊機故也尋詔光時復忠州團練使

光時復
遠圍日

歷不書但於三月庚子以是官見當考是日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

金人于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質

明候騎報敵至確山眾欲不戰宣不可乃捨其步士引騎兵三千

先行分為三陣敵冲陣心宣令諸軍以背刀冲奪三陣俱進秉義

即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

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為陛下破此賊賊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

聞之人百其勇宣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陣奮擊賊眾披靡靖

出入者三惟之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眾不追方金之

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搏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搏以

敵圍方急若棄城而去賊兵追擊勢必敗亡况蔡州軍食有餘拱

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而班師會敵兵敗還搏乃與諸將夜出蔡

之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坑谷而死者甚眾於是搏自信陽歸

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趙姓之遺史確山之捷在二月二十六日甲子趙搏去蔡州在二十七日乙丑

而趙成京西戰功錄云二十六日到鄒溝下寨去確山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早戰于確山今從之

丙寅痊欽宗重於招賢寺立虞主上親遣真執政議上宜服袍履

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喪克舜之所共也後世以

日易月已有愧于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後因事則服之

庶幾反正本朝典故大葬啓攢必服其初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真宗九月而葬何為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哀服為當前二日左僕射陳康伯等進呈上覽奏曰朕為人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都堂右僕射朱倬謂中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當改李何復因之倬因謂上意寔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為恭耳此以會要日歷及中

行狀 是日金人復取蔡州

是月為姚興立祠于和州名旌忠興元都統制姚仲遣副將趙詮王寧引兵往攻鎮戎軍金剛官軍至闔其城收其吊橋擐甲引滿陞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絕諸軍畢登晝發平射神臂弓射其敵樓更遣重兵分擊賊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珏偽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弼間王師下鎮戎遂托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進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弼知鎮戎軍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十八

紹興三十有二年閏二月

戊辰朔

己巳集英殿修撰張孝祥知撫

州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

辛未詔諸路常平米並令以新易

陳在倉以五年為率如過五年盡數變轉毋得停留失陷官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忠訓郎

幹辦翰林司曹耘為閣門祗候耘勛子也是日金人以熙蘭之

兵圍河州弥望蔽野兵械甚設官軍之未得之河州也守將溫迪

遣食糧軍馳書于臨洮德順以求援為其吏曹劉浩等十有八人

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敵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

浩等絕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運砲擊賊衆
殺其酋一人敵乃小却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
親行安神禮於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癸酉修武郎知威
州趙迪再任迪普五世孫也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言其治狀有方
蠻夷畏服乃有是命 是日金人破河州初受既受圍金將溫迪
痕揚言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
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知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往去城上士卒
向知之交口相賀守城益急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城隙漏上
賊騎鉄騎搆成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賊至者翌日癸酉賊驅
父老嬰孺鼓萬屠之遷壯者数千隸軍先是宣撫司命惠逢李進
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役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
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救援師偉未至河州已陷逢
走通會進走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
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
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
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陷敵焚蕩除城趾而已
敵之屠城也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定走得免十人被害宣撫
使吳璘皆命浩輩以官 甲戌上問宰執以金人消息朱倬曰據
報稱葛王又有兄弟爭立之禍則是彼國中多故上曰金王再世
篡弒因此必內難未已為之君者不亦難乎倬曰金將有五單于

分裂之勢上曰審如是則國中自無事矣 直秘閣兩浙轉運使
林安宅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右通奉大夫韓
仲通知明州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添差兩路西路馬步軍
副總管常州駐劄澤前棄揚州去至是復之 乙亥詔資政殿學
士知太平州湯鵬舉令致仕先是鵬舉言今年七十有四乞依近
旨致仕詔鵬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鵬舉天
姿凶險老而益甚其在當塗妄作威福乃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
沈介知永州 入內東頭供奉官賈竑還所寄資為武義大夫保
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右朝奉大夫新通判建康府陳良弼知
信陽軍 丙子上親行卒哭之癸子几筵殿 丁丑金國奉直大
夫支那榮特換左奉議郎那榮已見紹興三
十一年八月壬戌 戊寅上送欽宗虞
主于和寧門外奉辭遂祔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以尚書左僕射
陳康伯為禮儀使嗣濮王士軻華容軍師度使居廣純州觀察使
居因為三猷祖宗皆用特羊脩樂舞 詔修主武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趙師孟赴行在師孟嘗從胡安國授春秋大旨屏居衡州僧
寺幾二十年至是張浚言其才可任事操可律貪乃有是命 己
卯百官統吉服 中已中書言昨金人牒取有親屬在北界命官
等當時有心懷忠義不肯從敵藏避之人欲下諸州榜諭許令自
自陳仍日出仕從之 資政殿學士知洪州魏良臣言與江西轉
運判官林仲純因戰事相失乞回避詔仲純放罷良臣提舉臨安

府洞宵宮 癸未宰執奏事參知政事楊椿留身求去上慰諭不許先是欽崇神主祔廟而椿以年衰不能久立幾於僵仆左右掖之而出椿不自安乃丐免於是殿中侍御史吳芾等相繼論之。詔出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為賑濟歸正人之用除授右朝請郎馮榮叔知濠州 左奉議郎李濤知滁州 成忠郎閣門祗候知濠州都遇添差淮南西路兵馬副都監濠州駐劄 是日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関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主之望言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向候覈寔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時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於死事乞詳酌事机別與措置略於川蜀科敷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誦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関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退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関險則有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答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累次唱搗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軍報稽緩文字總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関

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取也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
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乎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使之則必
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
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
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
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
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號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垛
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怪吝如秦州治平之
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文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關金帛錢
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椿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
積皆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
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
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而糗糧草料
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
功有功賞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冗職各有所主而於財
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
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本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辨何
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椿在鳳州而敵不破滅無有
也椿在鳳州典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

亦不聞以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取散關要
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
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
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紱不能對至是從儀督同統制田
昇等夜引兵攻破西四鼓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鷄紱
眉山人也是役也宣撫司調梁洋義士萬數授以楮甲使之先登
比交鋒官軍先遁義士死者大半西人痛之 甲申淮南轉運副
使楊伉罷以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因循尸素也 右朝奉郎
朱夏卿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興國宮夏卿自淮東總領罷歸
乃有是命 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直秘閣錄鄧州之功也

左朝奉郎通州信州陳局直秘閣知信州局之荐得召見遂有是
命言者論局頗有吏能褒寵太過詔俟滿歲取旨 丙戌詔賜張
浚錢十九萬緡為沿江諸軍造舟之費初上既還臨安有勸浚者
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乃不能言
去日治府事細必必親焉 秘書省著作佐郎張震言自建炎元
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而十二年
以後迄今所脩未成書者至八百三十餘草卷未立傳者七百七
人切慮日久益以廢馳望今本監長貳同共修纂正其差誤內因
故相所作時政紀所修者並審訂事實簽貼修改從之 詔唐鄧
州進士於襄陽府解試院併試 戊子上海純吉服殿中侍御史

帝論軍中冒濫軍守之弊乞榜諭諸軍應寄名之人盡行銷落詔限一月自陳如違停官編管 官誥院言諸軍以戰功遷秩給告者乞並牒軍中拘收綾紙錢詔特免 舊制宗女出適者給資錢有司乏財不以持遣南外宗女有踰四十不嫁者時祖宗八世女但得八十千再行者又減半於是直敷文閣知南外宗正時子游言今宗女未嫁者歲費錢米一千萬一千餘緡而合得嫁資才九千五百緡而已望下福建路漕司以經摠錢借支期以半歲從之 已丑詔免光化軍上供上貢守等一年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秘閣修撰知温州徐林充敷文閣待制提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年逾七十有請也 廣東轉運判官官林孝澤猷助軍錢十五萬緡湖南轉運判官黃績何侷猷四萬緡助軍錢十五萬緡詔激賞庫收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入對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暮年專務諂諛以奉同列議論政事之際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得祿為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為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為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闕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為鄉人圖差遣為知舊干荐舉而已故都人目為收救參政又以伴食參政目之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之椿竟不答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曠疾也親原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無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拜重

聽何傷其貪祿無恥至於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懦無恥頃為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奉狀自為徒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 辛卯叅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為臺諫所擊四上疏丐免乃有是命 詔宰輔親王近臣報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及諸神用太常少卿王普請也 壬辰上始御正殿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李貴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罷從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宝奏膠西立功將士三千五百九十人詔第賞有差於是右從政郎京東招討使主管羽檄軍書文字曹矩特改合入官仍遷三秩矩江陰人也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踏逐士覘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承都承旨徐嘉充官伴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成禮及新復諸郡此據朱熹撰人但熹稱責新復四郡則恐誤蓋此時京西淮北陝西新復近二十郡不但海泗唐鄧而已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隣邦往來並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為先帝下為生灵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岐國無故興師背盟自取夷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師上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為諭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顧惠曲折面聞近例使相見于淮

河中流及是見于虹縣之北虞姬墓始抗礼此錫燕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伏聞金人改圖願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惧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灵為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說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儀更增歲賂而以河南而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貞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門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徂於常勝必欲魚弁克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強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規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詞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以自全於正隆之朝宋完顏一宗誅屠畧盡見在近屬唯有葛王僭盜之謀起于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過亂之略也威福大柄必在權強內外垂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

近傳金主詔書兵部尚書可喜昭武大將軍烏倫延安府同知李老僧武義將

軍千戶烏古剌統軍司令使幹里朶謀叛被誅

觀其累世骨肉自相剪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強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体不伴遠甚若欲通好

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
二事彼必不能固執唯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 大河以南彼知
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晷土曠都
無險扼汴都殘破發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廢兵戍守少則
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點敵反要已試之策而我
向來受欺震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唯陝西為可
復其地去北最遠控帶江河內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
州若摧散閔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
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救後艰若以此更有邀求豈容墮
其姦計彼欲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斬各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
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他路諸州兩相
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于必從猶留南陽以通武關若我
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北雖搆
搆亦無能為若其有釁可乘北北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
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司
于階成和鳳之間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寺原以臨制關中
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
其力自參而不為蜀累邂逅有驚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
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饋不
耗金錢唯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

天下之利莫大于此百世之業也之望所言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因差館伴附書之書中稱若摧散閔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蓋在未復散閔之前也○摧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與權戶

部侍郎徐度兩易應辰仍兼權國子祭酒○詔去年十月癸卯所降劫盜一切抵死指揮勿行○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康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林安宅令赴本部供職甲午右武大夫元居寔為淮東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揚州駐劄專一招填本路闕額軍兵○右承事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曹邦為軍器監主簿邦亦勛子也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滂言蒲察徒穆奴婢走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全國寺事上謂大臣曰上

天悔禍與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昔西漢五單于爭立久之呼韓邪朝于渭上稅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誠國家之福也陳康伯奏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金先求和仰天聖德動天之應○左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龍觀董弁引年告老詔復敷文閣待制既而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居鄉擾民乃降為集英殿修撰三朝○四川總領所增印錢引一百萬道以備邊儲先是密詔許本所增引三百萬道去年十二月庚子總領王之望恐害引直寢不行至是宣慰使虞允文取撥百萬以備招軍之望始增補其數半充新復州軍省計半備犒軍而已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

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彥以兵圍其城鼓勵將士乘勢畢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撒里獲同知鎮國將軍紇石烈訛魯古等并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原州之克史無其日捷奏四月九日到行在費士幾蜀口用兵錄繫之閏二月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楊椿降克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諫官梁仲敏劉度連疏論椿持祿苟容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極言椿按刑湖北委政妻弟閔節公行既位于朝蜀人之求官理賞者椿受其賂遺擅以威勢逼脅省部以遂其私所得減半不以與人而盡出賣于富室所破宣借元不差人而收所請于私帑三衛豪民徐國澄納錢二千二百緡遂以門客息澤奏之衆牙分錢不均喧爭于市椿知而不耻章再上乃有是命○起居郎唐文若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並試中書舍人珙乃兼權直學士院○權尚書戶部侍郎張運克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本臺如遇得旨令臺諫赴都堂議事或特令荐舉及同共看詳文字未審監察御史合與不合干預事下吏部本部言依條稱臺官謂大夫中丞侍御兩院御史又御史台令稱兩院御史者謂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合依上條干預從之 巳亥詔海州連水縣依舊隸楚州以金人圍海州故之 庚子詔扈從視師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各轉一官資○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廣問為起居郎○左朝

奉大夫宋樸提舉台州崇道觀○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常平
茶事鍾世明罷先是世明自陳本貫南劍州乞迴避詔特免言者
論世明居鄉嗜利有同市人今為本部使者何所不至朝廷若欲
收試用之且試以兩淮凋弊州郡令以功贖過仍乞自今應差監
司必先下部檢照家狀然後除授庶幾不廢祖宗之法從之 辛
丑左宣教郎新主管官告院杜易依舊知嘉興縣初邑民婁睿等
詣提刑頌易于巡幸之時催科不擾提刑官王趨荐于朝詔召入
會邑民有以本縣曩嘗歛錢募人撓舟自釘其手赴御史台鞫寃
者讓官因論近韓元吉知建安縣雖以大臣之荐亦俟終更方許
赴闕今易到官未及一考遂除告院則是婁睿之言乃重于執政
之荐也望下本路監司審寔如果有善政即乞用韓元吉例仍將
御史台所訴改送鄰州根究庶幾毀譽核寔陞黜不爽從之○是
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吳元都統制姚
仲攻德順踰四旬不能下乃以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
李師顏代之與中軍統制吳挺皆節制軍馬會金國都統完顏合
喜副都統張忠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
義堡駐摧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敵遇于瓦亭統制官拱衛大
夫秀州刺史吳勝閣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
宏謂人曰吾赤手歸朝驟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
其徒擊敵生擒注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

盛復相持不敢進璘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壬寅詔諸路帥府並置會子庫○左司員外郎充接伴使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充接伴副使張掄等言接伴變更旧例事件望降付三省樞密院令主管往來國信所照會今已差館伴及日後接送伴再賜御筵中使並令通知庶免異同從之邁等所更九十四事其大畧則不傳御名不問聖躬不稱上國下國伴使與北使語稱主上為本朝皇帝而北使亦改宋國為宋朝旧中使讀口宣微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舊稱帝恩隆厚今改稱聖恩旧私覲用狀申送今用日子旧與北使遠迎狀及賂北引接金銀等皆罷洪邁等奏接伴變更旧例事件今開具如後一日于淮河中流取接于虹縣北虞姬墓首一旧接伴使副先一日發遠近狀人使不答今來不與一旧只傳帝名而北方傳廟諱御名今彼此不傳一舊接伴使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北使出班就北使立位叙致今彼此稍前一舊相見之初對立已定接伴出班就北使立位叙致今彼此不着紫衫而彼冠一服如儀上節先作一番恭接伴稍起不還揖今節未則坐受其禮一舊北引接初傳街時昭以金十兩銀二十兩今本朝為一舊與北使語稱上國下國街時昭以金十兩銀二十兩朝皇帝一舊賜御筵中使讀口宣低稱有人稱皇帝為主上今稱本中使與北使相揖北引接稱中使宣稱前一舊私覲接伴用一舊酒傳語稱帝恩隆厚今稱聖恩隆厚前一舊私覲接伴用一舊御筵功衛位姓名申狀人使回狀押字不書名今彼此用日子 癸卯閤門客省奏北使到闕朝見禮儀及參酌傳語意度並以在京舊儀及渡江後近例北使見日位于西班照東班宰臣稍退從之○詔門宣贊舍人知海州魏勝妻于氏特封安人金之圍海州也勝為流矢所中病甚于氏割股肉進之勝尋愈故有是命 甲辰罷龜

從官吏遷官其禁衛軍兵依已降旨時言者交章論臨安至建康
不遠官吏俸券优厚其視軍兵之驅馳道路事固不同况比來軍
下奏功例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典所加豈容不惜僥
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為淹
久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望寢前降指
揮以杜僥倖之門庶協公議故有是旨○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
西財賦向伯奮守司農卿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試太
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
撫使領兵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戰事克利州西路安撫使判
兵州克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為少傅○龍神衛四廟都指揮
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
兼金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為保平軍節度使錄商虢之功也○權
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黃中落權字○翰林學士兼侍讀兼權吏
部尚書何溥克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疾自請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
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遊觀燒
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隣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
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不必畧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為辭則向
者顯仁皇后弟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
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

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為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
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即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
職如故是日金國保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
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寔利不可典禮節虛名不足惜也禮
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寔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
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寔議者或有語土地寔也君臣名也趣令之
宜當先寔而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
雖得河南不免謂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
歲獎亦可損矣洪邁所奏它書無之朱熹撰黃中墓誌云迺者以聞蓋邁時為按件使也戊申錄文
宣王四十九世孫元瑄為右迪功郎以白身最長承繼息也○主

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言右迪功郎盧仲賢招諭到歸正願就
屯田人一萬七百五十二人欲添差仲賢本司幹辦公事專一招
集其田係濠州境內乞令濠州守臣兼帶措置屯田餘州候招集
有緒依此從之○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得順軍璘初至城下
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表觀望咨嗟矢不甚發敵氣
索于是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陣斬一將數其罪
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躍出突我
兵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逮苦戰久日且暮璘
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聞敵大敗遂遁入壁預明我再
出兵敵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敵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

老擁馬迎拜既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
憲大夫郭喬先是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強電與其弟武經大
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未歸璘嘉其忠義奏以電知環州兼沿
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熊克小歷附復德順于四
月之末按德順奏以四月
四日至行在小歷誤也復環州不得其日已酉太常少卿王普
奏至在四月九日今併附復德順之後

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寶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
帶御器械王謙假昭慶軍承宣使副之時已議遣洪邁張掄出疆
故改命二人送伴○忠義統領孟晞聚衆數千人于宿毫之間朱
家林嘗與金人戰詔以晞為承節郎 庚戌權尚書戶部侍郎兼
權國子祭酒汪應辰兼侍講進講春秋○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
掄為果州團練使起居舍人洪邁特轉一官錄接伴之勞也○右
朝請大夫知黃州沈邦直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朝奉大
夫新知濠州馮榮叔移知黃州○閤門祇候淮南西路兵路都監
都遇復知濠州 辛亥命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
措置兩淮堡寨屯田等事初命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與西路制置
帥漕司同措置而久未就緒故復遣近臣 壬子金國報登位使
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
郎張景仁見于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
禮未定故用是日于是北使于隔門外下馬近例子官門內
隔門接下馬三節
人下馬于皇城外近例在皇城
門內上下馬使副位于節度使之南不設羶褥

近例與宰相齊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伏次燕垂拱殿不用葉先

是閣門定受書之禮略如京都故事東京舊儀北使跪于地下進

單使人陞殿跪傳北諸語問上起居詔館伴使徐嘉等以所定示之

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此月辛及陞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

射陳康伯以詎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以宰

相難以下行閣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頷昭愕康伯

呼嘉至榻前敬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經前掣其書以進北使

氣沮上嘉歎之此以日歷會要隆興宣諭至語○兵部尚書川陝

宣諭使虞允文言自去年以來湖襄諸軍轉戰京西因糧于敵

比常年歲計約減省儲積得米斛二十萬石乞行下本路于上

伴米內支撥因糧減省米解斛亦乞行下許本司移文四川總領

所用支新募軍兵效用從之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城武翼大

夫忠州刺史陳亨伯登城督戰為流矢所中死之 甲寅右迪功

郎尹穡等引對穡河南人也 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喜武

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充館伴副使孟思恭言館伴金國

使人所有朝見一節得旨特令上殿進書臣等先與北使副議上

殿禮數及將進書客省接書儀範凡三次說諭北使張景仁云都

理會得已將所議節次奏聞不期北使副在殿上却乞近上臣僚

接書續奉旨令館伴接書臣即時接書進呈訖合行待罪詔赦罪

○燕北使于都亭驛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故秘閣修撰

曾開追復敷文閣待制 詔韓誠已除在京宮觀誠嘉彥子已見所有請給自供職以來未嘗支破可令依祿格施行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舍人劉珙言臣等初謂國家賦祿高下具載格法有司何為不與放行致煩聖聽今將戶部案牘契勘據糧料院狀稱張說昨提舉佑神現請給依例支給即與張說事体一同難以免借減臣等復自檢照給與祿格諸遥郡承宣使除統兵戢守官外並行借減其指揮著在祿格行之已久今誠既任官現差遣自行借減况與張說事体一同難獨誠獨若或放行恐後來者轉相攀援有瀆天聽望令照應借減指揮施行庶幾人悉知分一遵明制從之。四

川宣撫使吳玠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是日金人自摧抄引兵由開遠堡犯鎮戎軍環城呼噪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救援時興元都統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摧沙為外禦 乙卯右朝散大夫吳嶽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丙辰燕北使于都亭驛命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近例不臨宴則宰臣就館賜宴至是稍殺其禮丁巳金國人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既朝由驛中凡五日覲濤天竺之遊皆罷之至是面援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專遣人欽持賀禮忠建等捧授如儀。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

國信使果州團練使知閣門事張掄假鎮東軍節度使副之亮之立也秦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復用舊禮 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張說知閣門事 言者諸倣漢武故事詔侍從臺諫各舉內外之臣可備使命者不限官之文武位之高卑察其可用即獎擢以為援急之用苟得如曹利用輩亦奚患事之不集詔各舉一員。初嘉州徼外蠻既掠賴因忠鎮二寨又於州境立夷神廟而歸無敢誰何者言者謂諸州寨將祖宗時擇其土豪為之特與蠲免徭役故皆樂於承命近年以來不復免役而又三年一替其權不專所部土丁曾不為用望復舊制且久其任凡三年之中無敗闕透漏即以校副尉之數補之如其不才或致搔擾即許他人論替又土丁與夷僚雜居習熟地里便於馳逐望令勒成隊伍以備緩急詔制置司措置 戊午北使出國門 忠義軍統制兼知蘭州王宏引兵拔會州獲其通事李山甫等五十四人宣撫司因令宏統制蘭會州軍馬 是夕金人陷淮寧府忠義副統領戴規部兵巷戰奪門以出為敵所害守將陳亨祖之母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後贈亨祖容州觀察使贈規三官錄其家三人又為亨祖立祠于光州名關忠北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亳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 亨祖贈官等指 〇巳未上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者詳安節等言

其書詞義明粹足為後季之傳乃令國子監板行仍賜祖舜詔書
獎諭 辛酉上諭宰執曰近傳到舍人賞格卿等見否陳康伯曰
見之上曰其意何如康伯曰觀其語云邊塞既生未底寧息恐是
京師總兵蕃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朕熟金國用兵始
末自黏罕阿里不等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止用威脅其下而
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曰聖識高
遠非臣等所及○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袁孚特引對詔
孚守監察御史 樞密都承旨徐喜等奏官伴更改近例事件望
降付有司令今後館伴參照施行從之喜等所陳凡十四事其大
畧則更定朝謁與進書授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

孟思恭奏蒙差充館伴大金報登寶位使人自接見至出驛有更
改事件下項一近例館伴傳街以紙四張單階先通於北使副以
帑一張雙街便回答今彼此只用一張雙街一近到官伴先于亭
子內等候北使副上橋先立橋於班荆館門外待候北使副上橋
同入今改只各就舡同上岸橋擬定入館門歸幕次中一近例掌儀
以下先于北使副舡外岸上立定趨參其北使上中節各不公參一近
內參館伴今未爭訟本所掌儀以下與此上中節各不公參一近
例在駙每過過位館伴使副於位次便門立定相迎同至設廳今
改更不相迎止就設廳上對立相揖一近例過使人入內使副於
宮門內隔門裏上下馬今改皇城門外上下馬一近例過使人入內使副於
人於皇城門裏上下馬今改皇城門外上下馬一近例過使人入內使副於
度等範並係與北使對南面爭訟過急申明朝廷降物以兩指揮今來
與近例更改不同一近例使人過遇天使賜到物以兩指揮今來
併作一番受賜拜表謝恩今更改逐次拜表謝恩一近例使人過
濤天竺之遊今更不往一近例臨安知府書送酒食并書儀與
使人朝並用狀子繫銜書名北使付回狀繫銜押字今改不用狀
不同一朝辭捧授因書等禮儀係是爭訟以改下就筵功起酒館伴
都管以下相揖其北使館以下今改身今改只令通事之固之者也
伴自執注子斟功都管以下今改身今改只令通事之固之者也

○權戶部侍郎兼侍諫汪應辰言太祖乾德四年詔鹽鐵度支戶部判官自今應制置起請事件或素未諳詳不知利害即牒問曾臨蒞者別司判官同共省詳畫時回牒可否從長就便方得施行開寶三年又詔今後一句如有敷奏諸司同取指揮摠合便宜方得行遣臣竊以人之材智不能兼備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故許未達之事別司得以省詳事之施行不能曲盡有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故令敷奏之事三司皆同取旨其慮事也周矣今之戶部昔之三司而郎官分曹治事各司其局遵守法令無敢出意見而議其他者得毋如太祖詔令所慮者乎欲乞今後戶部或事有相關或理有可疑難以便行裁決者並許長成貳臨時與衆郎官

聚議文字皆令連書既有定議然後付本曹行遣庶幾謹重大計博盡衆謀而不致於疏略抵牾也從之 金人引兵與蕃官杏果同圍原州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銓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官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鎮戎軍秦弼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摠押官苟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果本涇原部落子奔降于北深知利害險扼之處金遂將之 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充文至西縣之東摠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玠荆南都統制李道會于襄陽至是又分四川宣撫司吳璘會于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今董庠守淮東郭

振守淮西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于商州吳
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
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饒道者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駟疏
以聞先是之望教以軍興費廣為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猷納之望
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壬戌上謂輔臣曰近大將
入覲有以鞍馬寶貨為猷者惟馬不可闕餘皆却之蓋慮以進奉
為名公肆掊尅有害軍政耳時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閱自淮
東赴行在故上語及之上因言宮中平對服食器用無非儉素如
甏肩豆腐間以供膳器皿之屬亦無校道今御厨所用是也朱倬
曰當書之為後世法上曰此何足為後世法陳康法曰此盛德事
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周石致仕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菜園川浮掠又二百餘騎寇
馬家岷 甲子言者論比年以來士風委靡以覲望為進資取之
資以姑息干長厚之譽是以州縣官吏弛慢贖汙庇而不發望明
詔有司應官吏以不職不法抵罪監司守倅不先按發而旋覺察
者並坐以知而不告之罪務在必行又言祖宗為始之道可謂萬
世法歲月浸久或因臣僚建言有所更革吏緣為奸望自今悉付
中書後省或送所隸之司使之者詳必於祖宗之意無所違戾然
後施行則良法美意在人耳目吏無所容其奸矣從之 丙寅四
川宣撫使吳璘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并山外忠義人

及鎮戎軍四將軍焉留隸守臣秦弼先是弼言鎮戎兵備軍弱賊
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
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說諭許從其請殿中侍御史
吳蒂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其所役如紹興丙寅嘗使金雅主入
貢已至明州朝廷惧其為間亟遣之回至是二十餘載方兩國交
兵德榮之情可疑今若許之使其果來則惧有意外之虞萬一不
至即取笑外國上從其請乃止之 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兼權
提舉秦鳳等路買馬監牧公事王之望遺宰執書言見今三帥分
頭征討官軍義士與招降之衆幾十二萬人前此用兵無如今日
犒賜激賞糴博糧草之費已一千餘萬引自休兵以來二十年間
纖微糴累之數及累次朝廷支降錢物皆已費戰勝則有重賞納
降則有大費皆不可預計本所若常無數百萬以準備應付緩急
何以枝梧晚夕憂惶未知攸濟節者朝廷遣腹心近臣宣諭川陝
專委以招軍買馬此誠國家武備所急然皆在四川安危大計與
總領所用兵循常非泛一切調度之外虞尚書元初申畫所降指
揮並不仰給本所朝廷聰明灼知本所別無錢物可以支撥故出
內庫金給降度牒以供其用及宣諭使到此費用漸黃與向來遙
度事体不同故凡指揮本所事間或出乎元初畫降之外兩司職
任各是逼迫雖互相昭悉而皆有不得已者想宣諭接續再有申
明而本所曾承受總領茶馬本是兩大兩司平時所費恐自不貲

今兩司所費又多於平時數倍而欲以提所平時所有供司數倍之用况宣諭使司招軍買馬又在其外而所費尤不可算乎以前提領兼領茶馬是欲那取催收之資以濟軍用今未之望權秦司却是暗侵提所財物以供買馬當此軍興調將之際以一司所有供三大司非泛之用將何以應給許提領任內以新招軍合添衣糧請於朝廷於茶馬司撥錢四十萬引應付是時之望權四川茶馬今之為提計要將領所錢物應付兩司買馬相去只有一年之間所費十倍之廣不應取予如此之相反也若將來本所用度闕乏誤國大計將誰任其咎者已累具誠懇控告廟堂乞改授一宮觀差遣伏望別選才能委以濟辦依之望所乞早賜陶鑄庶免有

悞公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所其長垣淮南

北又有赤氣浮於淮面高僅尺長百餘步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

血凝而成者

此樣孫祖義高郵去

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太祖太宗削平諸國盡取其數亦不
過此况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如募何以贍之今欲
兵之足莫如核寔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
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
籍故芾言及附此月丙申改除戶侍之後禮部侍郎黃中言足
食之計在於量入為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虛
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
德宗之為哉上善

庚午言者奏右朝奉大夫新知信陽軍陳良弼疎庸右朝奉大夫
新知黃州馮榮叔貪鄙右朝請郎新知江州曾楮瑣懦詔並罷

敦武郎鄂州駐劄御前軍第九將李恂兼知信陽軍 言者論諸
軍效用舊無陞進格法昨降指揮三歲與轉一官至承信郎止然
而國朝八資之制自守闕進義副尉以上自有磨勘年限凡二十
二年而後入品今三歲而轉一資又有挽強之賞八資可坐而致
矣近制效用挽弓一碩每歲一試八箭中梁與轉兩資則是三歲
而可獲六資况又轉資之格望特詔有司講求至當別與定制詔
兵部看詳本部言欲將轉至守闕進義副尉之人更不理到軍三
年賞八箭以上轉兩資顯是僥冒欲乞六箭上梁轉一資十箭已
上轉兩資若別行拍試者依剋敵弓例每次增加一斗力至一碩
五斗止從之 建王女永嘉郡主卒乾道二年追封嘉國公主詔以醫官李師
堯等屬吏王奏臣女幼多疾患若加罪醫人臣之愚分尤不遑安
欲望寬恩特與疎放疏舟上從之 是日德順捷奏至 辛未詔

淮南新復州軍舉人許於近便州軍一處併試每終場十三人解
一人中興聖政上宣諭宰臣陳康伯等曰鄉寺魯詢訪今歲民間
以令外市前以知其直二者約度雖小已有傷而成熟亦不減七分
矣臣留正等曰君人者養人者也食則憂天下之饑衣則憂天
下之寒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則云王者知小民稼穡之
艱難不遑暇逸以就天下養民之功云爾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
太上皇帝當蚕麥既成迺遣市于外因物之貴賤以察知歲之
豐儉唯慮天下之民不得其所養如是則雖處九重之深而民之
利病何患乎不知憂勤之心本矣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
門事孟思恭落階官為文州刺史以嘗再使北廷也 左朝散郎
知常州葉顥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壬申詔御營宿衛使司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各轉一官資出戍暴露者轉兩官資用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奏也時存中還行在乃罷存中措置兩淮而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兼之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是日北使高忠建等出境

癸酉左宣教郎史正志為司農寺丞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為市潛形遁跡常虞彰露間遭摺據復以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所以啓敵人輕侮之心歷年于此習以為常臣下雖知莫敢輕議今再通和好尚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為害非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詔左朝奉大夫知江陰軍楊師中與右奉議郎知高郵軍呂令問兩易蠲淮東殘破州軍上供銀絹米麥經總制錢一年初蒙城縣人倪震等率丁口數千渡淮來歸居花壓鎮糧乏不能自存頗出怨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言不住有歸正人甚多既闕糧食日虞回歸復興誹謗之言反使人人解體望出淮西總領所錢糧付知壽春府郭振以周給之從之是日四川宣撫司令右軍統制盧仕閔領山外四將山裏四將兵及冀濱所領部落趣程盡往守德順之東山寨

甲戌宰執進呈次因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

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
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陳康伯曰今西北歸正人願
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瀟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
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上又曰卿等用人當收慤寔為上若
好名沽激如畫餅然終不可食耳已而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自淮
東還乞募民耕荒田蠲其徭役及七年租稅從之俊卿陳請在五
月甲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甲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臣聞定而不易者謂之法法不能盡者存乎人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司著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疑似之間可與可奪悉得以例施行則所任者人也然所謂法猶可按籍而視所謂例則散在案牘之中匿於胥吏之手而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復知去者不能以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彊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引禮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臣嘗觀漢之公府則有辭訟比以類相從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比之為言猶

今之例云爾臣愚以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許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寔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有定參照凡曾經申請或堂白或取之旨者每一事已命即官以次畫時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為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省用印給下仍關御史臺而詳焉部胥失舉坐以責罰事之可為例者不得遺例之所不載者不得言也如是則前後與決悉在有司之目開卷盡知猾吏無所肆巧貨賂不得而通姦弊由之而息庶幾銓叙平允寔天下士大夫之幸詔吏部措置申省 左正言劉度言恭覲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詔書禁約苞苴結交權要掎克卒伍以濟請託之私近聞道路之言成閔入朝侍從卿監即官閤門內侍皆有饋賂受授之間公然抵冒此例一開若不重行禁約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苴以相誇尚而掛虛名削廩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不得可禁矣况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則遠近觀聽必曰饋賂而獲免也不惟墮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為身謀者亦甚踈矣欲望申嚴戒飭揭榜朝堂今後羣臣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折在必行毋為文具從之趙姓之遺史云言者論成閔而收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适乃代徐康康五月甲寅致仕總所建治京口名雖淮東而所總多江東浙西財賦通常奏乞以浙西江東

入銜勿復增薦舉添官屬庶名正事順可以辦集不從 親衛大
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駐劄
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權通判唐州胡彬為武翼郎職依舊彬唐
州土豪聚衆復其州京西制置使吳拱持授至是加命 四川宣
撫使兼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言收復秦泚路招到正弓兵箭
手萬人乞支給器甲自休兵有旨令成都潼州遂寧府嘉邛資渠
州七作院日造甲興元府閬成州大安軍僊人關六作院日造神
臂弓馬甲披氈至是二十年器械山積建軍事將興今工部侍郎
許尹時為總領官又乞令成都潼州府夔州路憲曹二司取禁軍
闕額係省錢益除戎器於是諸庫所管甲至二萬副有奇其餘梅
此及璘有請遂命總領所以甲萬副予之 是日吳璘命姚仲即
日趣程之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如得機便即進兵
克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把守兵內分遣一
千為助璘從之於是仲以河池兵千四百九十有九秦州兵五千
五百四十通所將兵為九千三十有九並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
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應兵寡弱敵兵益置大砲十有四
所更用鵝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守傷沒甚衆勢將
不支守將段彥鞏詮告于知鎮戎軍秦弼又言原州鎮戎唇齒相
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聞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部落
子詣州應援段彥鞏報杳果率渭州兵圍原州增至七萬餘衆盧仕

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聞於姚仲乞分遣所統制前馬步軍一千七百有四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止分遣其兵寨于東山及渭州道三岔口榆林堡距州五十里以為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丁丑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張子蓋

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子蓋之除寔代成閔日歷不載

殿引見已繫都統判衙趙姓之遺史在此日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檄四川總領

所近奉聖旨川陝諸軍因糧減者未斛許本司移文總領所用之

新募軍兵効用并四川宣撫司開具到新復州縣見在糧斛共三

十五萬九千八百九十一碩應副軍馬支用契勘係對數減省總

領所合應副贍軍糧斛數目今請依所降聖旨將前項減省糧斛

組算糴本水脚錢數今項椿管聽候當司取撥支遣具已椿錢數

回報時允文在河池宣撫使吳璘嘗為言三路因糧於敵不仰蜀

中漕運允文即取索拘收到糧米數目璘不知其故具以報之允

文遂有對撥糴本之議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澈宣諭荆襄還既見遂有是命

已卯右朝散郎劉遠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通直郎

呂大器知黃州 右承議郎留觀德知復州

辛巳武翼閣門宣贊舍人孫儔知鄧州見任人武翼大夫鄭雄別

與差遣

儔鄧州忠義人初見
去年十一月甲戌

詔以內鄉浙州兩縣隸均州事定

日如舊

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輔

達為殿前司前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

望得虞允文檄論對撥糶本事之望以其湏索漸廣乃為書遺宰

執言舊宣撫司所管右護軍共八萬五千四百餘人見今所管御

前諸軍計九萬五千六百餘人比舊已多一萬二百餘人又當時

有田晟一軍五千七百餘人在蜀後來兵往東南本所依舊管認

衣糧計一百二十餘萬引兵雖減而費不減於見今九萬五千六

百人外更養此五千七百餘人後來節次蒙截留只得八十四萬

餘道本所見養之軍比舊經常歲計正破衣糧軍計多一萬五千

九百人以前用兵舊宣撫司除贍軍歲入外更有激賞降賜稱提

營田四庫錢物僅一千餘萬緡專充犒賞又有未減放民間科數

錢引及截留供取撥茶馬諸司應干錢物斛斗該稅不盡窠名不

以有無拘礙並許拘收通融應副仍以便宜行事賦外窠取又節

次添印錢引一千四百萬道及兩次準朝廷降到度牒一萬一千

四百一十四道方粗了辦自休兵後來更無宣撫司四庫錢物又

節次裕民戒放過錢引一千九十餘萬道又無拘截朝廷物運又

不得諸司錢物又不泛濫增印錢引其所降度牒比前數少又發

賣未盡可見今日事體與前時用兵大段不同之望為東南調度

至廣不忍數干叩朝廷而民力凋弊詔旨每務寬恤亦不敢輒有

科數只是悉心盡瘁多方擘畫如去歲贍軍糴本增二三百萬引
近日理會出限田契錢可得二百餘萬引前此於階成西和鳳引
就糴糧料並諸處坐倉比搬運之費省得百十萬引如此之類錙
銖積累以充用度傳聞過當便謂豐盈添支者並無給降減省者
別無椿管小小增入指為寬剝創新支破不問有無如此則總領
一司豈復可為假令見今總所果能經畫致有贏餘亦合候邊事
寧息且數申稟朝廷以聽取撥不應供饋方急逐事拘刷使之窘
束更無以準備緩急官吏橫身抗拒諸將節省得見存財賦及其
辛苦措置纖毫之入反供他邑別用而本所依舊任閑之責盡
心之吏豈不解體若本所自用兵來依承舊例不行撙節多耗錢
物結將帥之人情及用度不足橫斂百姓以代四川根本朝廷何
以加罪至其急闕未免更行應副豈復有椿留以待他用者之望
移書允文乞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減省到錢則見今本所庫
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允文不從自川陝軍
興朝廷給官告截上供出度牒總為錢六百餘萬緡度牒五十道
計二萬緡官
告錢二百五十萬緡之望又督責諸州所起贍軍錢物比遞歲增
上供錢五十萬緡
四百萬緡田契錢亦四百萬緡二項皆約比時所入之數至之望替
時又增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緡
雖所入未齊而大數可見矣之望嘗為允文所薦及議軍儲二人
始有隙

壬午詔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御前前軍統制兼知洋州傅忠

信令再任

癸未詔右奉議郎知江州林珣特令終任珣引年得祠而代者曾
愔被劾故復留焉 親衛大夫降授邕州觀察使監汀州在城高
稅陳思恭致仕思恭故闈人以老病自請也

甲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軍器監陳洪持祿苟容駕部員外郎趙
靡假手登第不當居天下之清選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官清

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籍籍乃罷靡以芾權尚

書戶部侍郎熊克小歷全不載事右承務郎京畿淮北招討司

幹辦公事兼權淮西措置招集屯田劉蘊古成忠郎王珍李雲王

展韓彥承信郎蕭通並見于內殿 尚書度支員外郎楊俟移吏

部

乙酉詔京西招討司具前後立功將士及邊面立功之人姓名以

聞時言者論荆襄之師自去秋屯于襄陽列據漢水以拒劉萼露

宿夜處相持二月初有樊城之戰繼有茨湖之戰暨萼之奔也則

汝州之戰淮蔡之受圍也則屢有城下之戰偏師援蔡也則有確

山之戰皆以少繫衆北騎大潰詢之故老前後用師亦未有如此

之連捷者儻不旌別何以示勸故有是旨是役也招討使吳璘多

補親舊之未曾經行陣者反令統制官王宣保明焉此以趙成京

入太府寺丞陳彌作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彌作侯官人也今年

不知何以旋有此除當考三月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向琪

已亥方中嚴監司迴避戶貫之禁

為宿亳州穎昌壽春府兵馬鈐轄壽春府駐劄 詔中大夫已下
因推勘按劾放罷而非贓罪及私罪徒者雖未得宮觀以致仕恩
降等蔭補用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凌景夏請也是日川陝宣諭使
虞允文自河池還至西縣總領財賦王之望自興元復會之之望
還利州允文還興元府

戊子起居舍人克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國書曰審膺
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常露悃悰粵從海
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姑為父兄
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既邊境之一開致誓言之遂
絕敢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寢隔春秋之祭祀志豈
忘于續舊孝寔切於奉先願畫舊疆寵還敵國結兄弟無窮之好
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儻垂睿照曲徇
懇祈願竚佳音別修要約履茲夏序善保聖躬 秘書省著作郎
兼權倉部郎官張震守殿中侍御史初上擢起居郎呂廣問為侍
御史而廣問自言與陳康伯連姻力辭乃改用震 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傑知舒州 武畧郎西南蕃都大巡檢
使判孺為武經大夫忠州刺史判孺長寧軍管下蕃官也用瀘南
安撫司奏而命之 詔諸軍招到蕃人女真等日給錢三百文捉
到人給一百文先是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言捉到蕃人內有堪
充馬軍披帶之人乞依武勇效用例支給請給而權戶部侍吳芾

言今諸軍招到人日止給百錢米二升有半若將捉到人請給增倍顯是輕重不倫故有是旨 權戶部侍郎吳芾言塑製顯仁皇后神御其三省禮工房樞密院機速房禮戶工部太常寺等處諸色人但以經由行遣為名添支錢委是太濫詔日下住支

己丑蘄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劉允升為福州觀察使果州團練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張倫為均州防禦使皆以配填班直推恩也

辛卯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勒停人前右朝奉郎莫濛並為淮南路轉運判官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薨謚敏肅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翌日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騎勇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癸巳左正言劉度試軍器監度言恭覩慶歷四年八月詔曰除諫官毋得用輔臣所薦之人臣昨自館職除察官初因汪澈薦引今澈既參大政而臣尚陪諫省有違慶歷詔書寔難安職乞改除外任差遣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李昉陞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司農少卿朱夏卿論軍中冒請

之弊乞令諸路大軍每遇招收到人先具名報總領所每旬委總領官同都統制就本所或教場同共刺填軍號其効用即對衆審寔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隨軍轉運判官趙不愚報陝西新復州軍各有元舊屯駐官兵按月支請糧料及調發軍馬前去德順軍經過批支并僻遠城寨難就食亦有復經金人殘破城寨毀壞糧料兼無未曾取見寔數不見得堪與不堪陳新斛斗的寔數目惟德順軍得小麥粟共四萬五千餘碩並各陳次已借貸與裏外人戶不愚又遺之望書云因糧事宣相初無它止因尚書公問及遂言此數繼而尚書公取索不免具教納劄子呈知不謂與疏所打算蓋恢復之初雖據諸處申到有許多寔數元不魯覈寔交盤兼其間陳次不堪支遣者甚多又有避遠處支遣不到者又有得而復失者皆未見的確難以報應此一段事出於偶然元無適莫切幸融亮於是之望以其事報允文及申朝廷言假令宣撫司寔有上件新復州縣米三十五萬餘碩亦合先從運司覈寔移文本所用就支新募軍兵効用口食有餘即合歸本所應副諸軍食用便是要還價直亦須俟食過若干計數還錢今來宣諭司不問已食未食盡據所有要紐算糴本水脚錢數令項椿管聽候取撥合計錢引三百九十餘萬道即是將陝西所得使用不到及陳腐不堪賤米却取本所貴價又不供新募軍兵効用支費別要取撥以與元初指揮不同則所得米斛非徒於所無益反為

大害幸而宣撫報元未曾取寔數不見得已支見在堪與不堪宣諭司已灼見虛寔不行前牒切恐將來收復陝西寔有拘到糧斛不下數百萬碩要皆本所紐計價直令項椿錢則須用數千萬雖竭本所所有亦不能足萬一臨時別有椿撥或朝廷支用本所難以違拒於本所經常歲計及軍興調度大段有妨伏乞檢會元初申畫特賜照應施行朝廷以為然乃於所椿內撥二十萬引賜吳璘為激犒錢仍備之望所陳送允文照會

乙未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權知襄陽府將帶所部軍馬權就本府屯駐 親衛大夫鼎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權知襄陽府都叢令依舊歸軍 右朝請郎知盱

眇軍周淙直秘閣再任 直秘閣知房州司馬倬知德安府右朝請郎張松知郢州見任人伏深邢舜舉並罷 起復宣州觀察使

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帶御器械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方崇復集英殿修撰致仕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自將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是月大雨淮水溢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衆 初金國為契丹耶律窩斡所擾有衆數萬漸逼居庸關金主褒大懼召同知保州紇石烈志寧為右翼統軍以討之褒與其下謀以謂窩斡兵勢如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南與之 三月

既而窩斡之衆內叛金國得窩斡而戮之裂其體于燕京汴京及

長安三處契丹之患既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寢矣此據宋翌

及范成大攬
轡錄參修

五月戊戌右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孟充為尚書工部郎中 太

府寺丞朱商卿為金部員外郎 秘書丞劉儀鳳守禮部員外郎

右朝散大夫新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吳嘯入辭乞兩淮

殘破處知縣京官給任者與陞擢選人減舉主員又乞倚閣下戶

見欠官私債負詔吏戶部看詳申省嘯又言淮民復業之初稅賦

既免鬪訟亦稀乞量差保正長以寬民力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

使吳璘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馬七

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

詮賈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

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張詔趙

詮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

奪其隘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

己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根括民戶嫁資及道囑田合納契

稅錢應副贍軍支用從之按白契事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
與宣諭司異論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

白劄子所
云可參考

庚子監察御史陳良祐守尚書司封員外郎亦以汪澈所薦有請

也 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周必大守監察御史

壬寅朔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權主管鎮江府屯駐軍馬劉銳添差
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從所請也 是日興元都
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領與金人合戰官官大敗前一日
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領令諸軍弓弩
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統制軍盧仕
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為頭陣次以已所統部軍六千四百
十有八為四陣隨勢便利分列之又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為後拒
列為隘西官軍盡力鏖擊陣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陣率三
千餘衆迭為進退命輜重隊隨陣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陣方交鋒
而第三第四已為金敵破拒馬而入陣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接
接第五陣乃仲牙兵死閉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籍滿道軍
遂大潰志陣居第六已踰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陣盡為敵兵所敗
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
遂悉其軍各務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
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敵兵
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趣陣踰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
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
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
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
于陣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猶諱言五陣之敗惟推姚

志為奇功以捷報宣撫司統制官姚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為策應遇敵與戰至午各退保于故壘時吳璘在軍前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合喜字堇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易處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矣

癸卯言者論大理寺推獄多取賄賂凡以罪赴寺者率縛之暗室以木為拳或用籐杖擊之必厭所欲而後已貧者至鬻妻子以為賄賂詔刑部長貳覺察許越訴

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暨麥太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亮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

朕德不足以動天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 太府寺主簿魏杞行太府寺丞 右奉議郎呂樞為太府寺主簿 是日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再乞在外宮觀不許之望又遣大臣書言近緣宣諭司令本所樁管吳璘所得敵人米斛價錢別聽支用本所會問宣撫司悉無定數與吳璘幾生間隙幸而相照有素所以無事渠於朝廷所撥二十萬引激犒錢只敢受其一半蓋知初無此一項錢物也此一事三司紛紛累旬而卒無一錢却二十日內只宣撫一事取撥過錢物幾一百五十萬引以此知前此新疆所得之望一切不問而隨取隨予渠亦不肯過當蓋暗相乘除於其間人情周旋於國事亦濟

誠策之得也。又遺葉義問書言蜀中人材如茶馬王弗老成更練精力未衰總計之任自當次補。知潼川趙沂廉介孤立意不在私憂國愛民深曉財賦有先儒循吏之風。又嘗從軍亦能調護將帥。見今職事亦可陞擢。虞尚書久在川蜀乍自東南還不深知近來事體而其人疎通果決銳於立功凡有所聞推行奏請惟恐不及而於虛寔之際未暇審詳竊意朝廷皆以為然一一施用或別致抵牾兵戎財賦事關安危不可不審也。

乙巳詔今舉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監察御史袁孚守右正言。左朝請大夫知通州陳漢為兩浙路轉運

官左朝散大夫知荆門軍姚岳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左朝散郎知鄂州章服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郎京西路

轉運判官姚邵直祕閣知鄂州。

丙午祕書省正字芮燧魚國史編修官。

丁未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左宣教郎龔茂良為祕書省正字茂良莆田人以薦

對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强天下之勢雖弱必強况今東傳海西抵秦北拒淮南極閩廣脅荆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內治之策急內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獎忠直退姦佞擇將帥核軍寔充

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摩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
舉天下惟所欲為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為醴
泉觀使御營宿衛使限五日結局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史入內

內侍省押班林肇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肇尋以解帶恩陞領福

州觀察使

肇轉遙察在是月壬子

武顯大夫鼎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幹辦

皇城司徐伸為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皇城司伸尋以解帶恩陞

和州防禦使

伸為遙防在是月癸亥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宣諭使虞允文書論買馬招兵及

吳璘姚伸出師事之望答書畧曰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
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冉往返

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師老銳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

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姚師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

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先是之望聞璘

冉出散閱移書曰頃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方此大暑

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

且宜待時雖聞于朝廷可也書未達仲已敗璘亦無功而還

辛亥右奉議郎鄂州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向洵知房州 是日

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過于石湫堰敗之先是敵以數萬衆

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即為書抵子蓋

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敵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堰敵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賊知吾虛寔於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諸將皆進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為流矢中其腦歿於陣士卒死鬪敵遂大敗擁入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于景靈宮先一日上齋於內殿及自射殿步導至麗正門外奉辭 詔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忠義軍馬兼知海州魏勝歷時暴露忠義可嘉可除山東忠義軍都統制兼知州事給真俸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遠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傳下吏以鞫之始得其寔遂追請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詮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為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枝梧並處斬

甲寅詔吳氏可復封才人日曆不書此據會要吳氏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廢 皇叔眉州

防禦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程為宣州觀察使以積闕遷也 詔葉義問汪徹昨往江上督視軍馬撫勞將士一行官吏等第並特轉兩官資第二等轉一官資更減二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選人改合入官 遣內侍以金匣茶賜吳璘權戶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

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金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芾日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為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曰朕初不知與卿有連見大臣言之望婚嫁未畢亦欲令歸卿因發書宜道此意 降授右朝奉大夫徐宗說卒

乙卯帶御器械趙廓幹辦皇城司專切提舉訓練所 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固始縣詔以昭為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是日吳璘趣姚仲詣軍前其原州敗兵並詣河池夏人百餘騎寇禿頭嶺掠牛馬又以五十騎駐于鎮戎最高嶺射傷軍民宣撫司令知鎮戎軍奉弼遣官說諭夏國沿邊兵馬司各守舊疆毋得侵犯

丁巳天申節罷上壽先是權禮部侍郎黃中乞依元豐八年例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上不許 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出境金人遣工部侍郎龐顯忠接伴顯忠契丹人其父為常勝軍校母耶律氏美梁國王宗弼納之而殺其夫後封王妃 是日海州圍解張浚以去歲淮上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廐卒悉沾濫賞使士卒無以勸欲革其弊及是論功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功特遷滁州觀察使時朝廷聞敵退有旨攜解圍軍兵而鎮江府前軍之右軍與太平州之武鋒軍以在

園中獨不預總領淮東財賦洪适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适又奏沿邊已招降人若使之飢寒失所則必怨望如蕭鵬巴一家踰二十口券錢最多日不過六千百錢尚不給用則其餘可知乞將有官人與給料歷進勇副尉與依武勇給券四口或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謂适知變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百官進名奉慰

己未親衛大夫果州團練使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贈容州觀察使與恩澤九資即其地立廟以海州戰死也

辛酉入內供奉官鄜詢賜號白雲處士名守寧詢建炎中騎馳至天長軍訶北人因得肺氣病至是自請也

壬戌詔視師江上扈從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並轉一官資令檢正檢詳審量實有職事之人依此施行不得泛濫先為議者所格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復有是旨 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

府洪遵復為翰林院學士

熊克小曆遵自龍學除蓋誤

定江軍承宣使改添

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振乞依正官例支破全分請給許之權戶部侍郎吳芾執奏上以振采石有勞詔特依已得指揮餘毋得援例 右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直祕閣賞勞也 直祕閣韓璉知和州 右朝奉大夫新改知高郵軍楊師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權兵部侍郎陳俊卿使淮東還入見上言軍事尚嚴故兵人逃叛在

法當誅今乃一切寬縱不加窮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遁逃而無罪其誰肯為國家出戰者愿戒飭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墮軍政而長亂階其有保姦納亡重寘之罪然後申嚴出軍逃叛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癸亥上謂大臣曰自去年完顏犯順之後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沿邊差遣士人從便入學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於是陳康伯等次第行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

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充萬壽觀使密乞改兵柄故有是命仍詔請給人從紹興三十年四月七日已降指揮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等言前此指揮係密主管步軍司職事日陳乞今既除觀使只合依觀使體例難以統兵官祿格支破近田師中屢曾陳乞直俸臣等並行繳奏訖今來趙密請給望依見任觀使條法支破所有差撥使臣效用軍兵等乞照田師中所得人數施行從之 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提舉皇城司鄭藻為太尉

舒州團練使潘清卿為容州觀察使用吳國長公主請也 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

徠吾人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困於敵毒亦已甚矣讎敵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強敵恣為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為羣別致生事可慮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為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請浚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膚掠不能相保今議為必守之計復耻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按陳係左武大夫興州刺史侍衛馬軍司破敵軍統制不知此時為何官也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

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後累奏終非所作行狀皆於浚未赴召以前書之則必在此月也日歷全不載會要止載賜浚米萬石在此月二十七日癸亥故且並附本日俟考是日權工部侍郎許尹還入見

甲子內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爰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昀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為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入內侍省押班李綽主管往來國信所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熙州之破不見本月日蜀口用兵錄亦全不載按王之望文集此月二十九日與吳璘書已稱姚師之敗熙河之捷故且附月末更須考獲其都總管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建炎要錄卷二百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寅朔皇叔和州防禦使士石為泉州觀察使以積閑遷也 四川宣撫使吳玠次大虫嶺保寧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御前諸君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自原州至軍前玠先已命夔

州路安撫李師顏節制興元軍馬盡奪其兵矣仲以戎服見于庭下玠

欲斬以徇參議官有止之者

按階州判兼參議官成仿五月十日已申致仕此恐是趙不遇

乃繫河池

獄旋送文州知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此于北原與賊兵遇戰馬金人自五

月至于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砲坐六十有

餘所增置慙及袋搜城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于西南隅共為

六寨守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是日總領四川



財賦王之望得吳璘書報姚仲失律之望即以書寬譬之且貽書
宰執曰仲貪鄙庸人殊不曉事天資狼戾難可保信前此粗有矢
石之勞全無謀畧本非大將之才知金州興元所至培克雖贍軍
常平窠名亦皆侵用抱認酒稅擅置坑冶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
役民不聊生邊事纔動乘時怙亂便欲凌轢總所以肆其所欲之
望雖孱懦略不少假而吳璘動加箠制其猖獗故不得逞其奸凶
或謂吳璘挾私憾而沮抑之是不然事故適於推宜不當探其迹
而疑之也識者以為此人得志必為川蜀大患向來吳璘疾病之
望所以累具申稟者正慮朝廷以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
則四川之禍可跨足而待茲者原州之敗雖失亡可惜以之望觀
之寔為國家之幸一方之福也使斯人而少立功効朝廷何以處
之正使無功其衆亦未可遽奪自今取敗橈天去吾疾兵雖潰散
而餘衆可收私役可復虛籍可覈則此一軍自此當振興元大府
田疇沃衍民動於農而有勇得人撫之事力市然豈非國家之幸
四川之福乎竊恐朝廷聞其喪師無不驚懼而未知有此曲折故
敢冒昧上聞矧吳璘熙州之捷足以取償而得地過之諸事但且
委吳璘措置自可以無它慮也之望前此扼腕於姚仲久矣時方
用武若輒按一路師臣在朝廷亦所難處故隱忍而未有云也大
抵其人貪縱過於劉寶誤國不減王樞去冬及春吳璘所以欲止
又不敢輕出者密料其意蓋有所牽制憂姚仲之在後也欲使

獨出又懼其敗事當使其部曲或其子息參行既為之助又陰制之姚仲既至德順吳璘亦便親往金人聞姚仲之在德順也出銳師以攻之姚仲已欲移寨適吳璘到遂能破敵若遲一日事又狼狽矣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致仕從所請也 右宣

教郎樞密院計議官李坤特換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依舊樞

密院計議官

坤初見去年八月其補官政秩乃除差遣日歷並不載當求他書參考增入

戊辰名望僊橋東新宮曰德壽

己巳詔立皇太子

詔故福國夫人郭氏可追封皇太子妃用禮

部請也

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無太子右庶子將作監張

闡為宗正少卿無太子右諭德故事官僚進見當拜奏事當稱

姓名侍立不坐太子悉命復故

右朝散郎王炎行司農寺丞用

汪澈薦也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王官待衛馬軍司

公事李捧罷為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

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兼宣使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統

制李道罷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

中亮大夫鄂

州駐劄御前左軍副都制兼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

管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賞確山之

捷也 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王弗提舉台州崇

道觀先是王之望嘗薦弗代已不果用 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

威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使吳拱為安遠軍承宣使
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茨湖之捷也時復與北人議和故三招
討並除管軍而結局呂中大事記曰是時北方大亂內有耶律之
變而我師之出與州路得十二郡金州路得
四郡吳璘復大散關入德順軍父老擁拜幾不可行命張浚判建
康措置兩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衛士見之以手加額士卒聞之
皆樂為用於是屯紆楚泗以扼渦隸又募海州由海窺東萊由
清泗窺淮陽而海州之役浚勉張子蓋以功名子蓋率精銳先入
金大販于石湫堰國勢非復前日矣奈何金欲則與之地成閔吳拱李顯忠領三衙而三招討結局矣王之望奏
吳璘回興州而宣撫限五日結局矣意者聖心倦勤復仇之議將有待於後耶

宣使張云為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者仍鑄印賜之
保義郎成彥節為閣門祗候彥節閔之子也 集英殿脩撰知潭

州董革獻錢四萬緡以裨國用 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

中軍統制趙搏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 武節郎閣門宣贊舍

人知壽春府郭振為蘄州防禦使權主管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

統制職事 詔減崑山縣歲額苗米六千五百有畸以翰林院學

士洪遵言此經界逃民隱戶之田無所從出故也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修武郎高琦李福蒙隱保

義郎時承馬佺王雲並對于內殿

甲戌詔皇太子賜字元永 詔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侍

從臺諫禮官討論典故聞奏翰林學士洪遵等言欲依國朝封

贈宗室近屬體例高宮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為宜稱
子偁欲稱皇兄贈官追封王賜謚子偁妻封王夫人詔皇兄故左
朝奉大夫秘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
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 右朝奉郎監無為軍商稅務
徐宗偃依所乞與在外宮觀金之未入也宗偃通判楚州數言北
方事梁仲敏為諫官論宗偃妄傳勅司之命令本州清野坐斥去
朝廷知其枉故遂復之 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同班入見
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丐免是時鎖院

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為觀文殿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做元良
天下之本乃欲覬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倬尋落職朱倬
罷
日歷全不載今以便書參考追書之制辭又云千秋魚閣闕功蚤
緣悟意公孫避賢者路遽上封章以此知其嘗乞退也

太常博士鄭聞為秘書丞 軍器監丞楊民望為太常博士民望
成都人也 是日止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邊事寢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弗
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藏歛自朕心亟
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
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
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太后 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
淡泊為心願神養志豈不樂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

治詔洪遵所草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
至於成周自文王傳之武王武王傳至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
然而未嘗親授也故夫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道其惟我國家乎
佈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順承天意濬發神斷全以所付丹之壽皇
荷付託之重十閏之間兢兢業業終始如一用能增光大業馴致
丕平及夫倦勤萬機則又復舉神器授之聖子三聖矩矱規重蓋
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於皇休載何補龜鑑曰或謂楊子雲五
百歲而聖人也諸子雲曰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處
因往而推來雖千百世可知也吁世之相去如彼其久也聖人繼
作如此其少也堯舜文武之盛其可以數數見之乎我自朝建隆
至紹興相去纔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禪高宗孝以父子相
傳載之琬琰蔚為首稱留衛公正贊之曰堯舜揖遜盛矣然其傳
也非父子武武述作美矣然其授受也不親以父子之親行揖遜
之禮是高孝之美又將有光於堯舜文武矣顧不偉歟

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於紫宸殿下先是上嘗諭太子以傳
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
推遜不授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上御
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
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康
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殿下超然高
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
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
且疾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
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
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入宮百
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

掖至御榻前拱首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
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上遽興康伯等陞殿奏言願
陛下即御坐正南面以副大上皇帝付託之意天顏愀然曰君
父之命出入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中興聖政臣留正
舜遜于得弗嗣非獨謙得之美如此蓋矣天下任授之者且不敢
輕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竊觀壽皇之初受禪也歷於慈訓不得
已而踐尊位側立拱手於黼座之側已坐復興不敢遽即南面迨
夫輔臣懇請再三猶有此大位懼不敢當之語真可與舜匹休矣
彼漢文帝之即立也東鄉遜者三南鄉遜者再而其臣袁盎也猶
且以高世之行推之况于謙畏之心出於直誠者乎是宜大書特
書以垂示班退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
曦殿門兩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
扶掖以還願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

從上皇至德壽宮呂中大事記曰歷觀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維
趙鼎之贊決然以勢祖之後為嗣必本於遠人委寅亮之一言適
有契乎高宗之心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自六歲育于宮中起
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則其保之保至矣九歲封建國公置資善堂
范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令建國公見翊善贊讀必拜則其教之
也嚴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時紹興十三年也秦檜雖有動搖國
本之心而孝宗之聖德著明高宗之聖心堅定非檜所得容其私
三十年立為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三十二年立為太子
未幾是月丙子上遂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
又曰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嗚呼盛載太祖太宗兄弟相
傳以開勲業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禪以植中興之業叔之於先
固所以為二百年太平之治興之於後又所以遺萬世無疆之休也

中興聖政草

丁丑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承明集曰初上欲率百官朝太上皇帝
禮德壽殿以大雨免百入見上就宮中行

戊寅有旨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明日面奉太上
皇帝聖旨謂恐廢萬機勞煩群下不蒙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
承明集曰如前代朔望甚為踈闊朕不敢取禮部侍郎黃中奏謹按漢高皇帝五日
一朝太上皇今欲乞依前項事故詔從之 大赦制曰春秋法五
始之要聿嚴命之符天地以大德曰生蓋下維新之令太上皇帝
慈儉為寶適駿有聲垂精三紀之間圖治百王之上神謨獨運
總一日萬機之繁聖武旁昭極四海九州之廣未嘗暇逸久積
倦勤黃屋非帝堯之心居懷重負泰元增漢武之策欲介長年
顧睿訓之博臨懼眇躬之弗稱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
問安侍膳之餘爰舉舊章式覃曠澤可大赦天下云於戲
有天下傳歸於子敢望付託之恩建皇極敷錫厥民允副邇遐
之望尚賴股肱同德中外協謀共期底於中興以益光於允世
咨爾有衆休朕至懷臣留正等曰談者類曰承弊政者務更
革繼治世者尚循守是大不然治世獨無可更革之政乎夫
天下之事貴於隨時而變通不可執一而偏徇承明集曰苟
而專拘循守之說不幾於膠柱鼓瑟乎唯夫難務守而不害其
為更革雖有更革而不失其為遵承得繼述之意而不泥其迹
斯為盡善臣等竊觀壽皇初政雖不能不少變於紹興然其大要
則未嘗不以遵奉太上德意為說且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
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壽皇所以能繼高宗之太業也
龜鑑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非

即位之詔乎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得之渾渾之書此
非聖教之序乎炎興詔令命官裒集必欲怙意奉承是一
政一事無不遵之也稽山宸翰分賜宰執且使奉以周旋
是一字一畫無不敬之也侍從臺諫條陳事務重言責也亦
檢舉紹興之制而行之也卿監百執事日輪面對廣言路也亦
舉行紹興之典而用之述太上之意以責守臣承太上之問而
擇監司郡守知光堯之念飛則亟復元官聞光堯之召尹焞則
亟訪岩穴不愆不忘率有舊章吾於孝宗其見之 又曰祖宗
朝尊禮舊弼優待故老有任在京宮觀及入侍經筵者甚衆
至於過閑入覲郊祀陪位并歸第就醫之類所以示眷禮
便詢訪者惟恐不至承明集曰過有大疑亦或賜手札就問俾之條對故一時人臣立朝
之節雍容可觀宜令國史院檢討聞奏當議遵用臣留正等曰
臣聞之書曰尚獻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之人其更事也
審國有大疑從而咨訪所益固多而况待遇者舊優之體貌亦
足以見人主尊賢敬老之意皤然壽後儼容在列又可以增重
朝廷表儀搢紳祖宗所以眷禮舊弼元老留之內祠寔之經筵
意蓋如此壽皇初政首命史官封論故寔而遵用之誠知所先務
矣 又曰諸路出產時新口味果寔之類所在州軍因緣貢奉煩
擾承明集曰道上疲費過所至於數外取索多歸公庫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寔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虫致使所在居民以出產之物為苦不唯
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

因口復之故廣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險阻或至喪失軀命豈不

甚痛太上皇帝已降詔禁約切慮歲久未能遵奉承明集曰仰州

貢之物申尚書省禮參約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軍條具土產合

及德壽宮甘旨之奉當議指揮止許長吏修貢外自今一切並

罷如州縣奉行滅裂因緣多取以違制論臣留正等曰昔人有言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故聖人菲飲食薄滋味不敢

恣口復之欲自奉養有節者懼其或至於擾民也何者人主意尚

所在下皆奔走而奉承之唯恐不及嗜一味之甘需一品之珍初

若細事耳孰知夫奉承者之巧於並緣乃至疆於於抑配過於

搜求煩費道路大而病民小而害物為患若此之甚哉此高宗

之所以屢嚴禁約而壽皇之所以首務遵行也至於命有司參

酌宗廟陵寢薦獻之物及德壽宮甘旨之奉許長吏修貢又不

失所謂致孝乎神鬼以天下養之義嗚呼休哉又曰國家愛

養士率非不優厚訪聞軍中管轄人等或使資倍工價或令料

買物色多方剋剝比至請錢除減幾盡承明集曰遂使軍人婚

憫於自今主師仰各體國務加優恤以養士氣如尚不悛當議贖

戮以勵諸軍臣留正等曰自兵農分而為二國家財賦費於養

兵者十之八然而列行伍者猶有不足之歎蓋主師不得其

人巧為減剋而困之也所謂資陪工價料買物色之類蓋不一

端壽皇素知此弊故於赦令申飭將帥且言如不悛將顯戮以勵

三軍諸將宜知所警承明集曰歲月既久此弊復出故陛下於

即位之初既降詔旨又申之以嚴憲繼自

今諸將或有尚循故習朝廷苟懲一以警百使詔今不為虛文

之初親制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請糧之制平時固欲習其筋

力以戒驕墮然禁約私役至為嚴切承明集曰自今諸軍除繕築

糧草應干不許私役戰士蓋造私第營葺房廊修築園圃及興販

工作等承明集曰太上皇帝畧降指揮約束如敢更有違犯委御史臺彈奏當重寘

典憲庶幾仰合祖宗優養士卒之意臣留正等曰夫兵不可使太

勞亦不可使太逸太勞則瘁太逸則惰是故役於公可也役於私

不可也太祖皇帝命軍士於南北倉請糧使之舍近而就遠欲以

習其筋力是所謂役之於公也至於將師私役則禁之甚嚴今壽

皇首舉此以戒諸軍深得藝祖之意既重減剋之令又申私役之

禁想夫三軍之士知上之所以撫存之者如此莫不感激奮勵人

百其勇矣

癸未宰臣奏事陳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

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

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上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

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承明集曰聖諭

等可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承明集曰上皇帝

雖曲諭朕端不敢臣留正等曰本朝有自故所無者三藝祖皇帝

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仁厚雖甚威怒未嘗妄

殺故論者謂不嗜殺人未本朝有之二也徽廟光堯兩行內禪皆

出睿斷三也至於內外無虞王室奠安耄期之年未迫遽以神
器授之嗣聖攝衣去之不翅脫屣則今日太上皇帝之盛尤非前
代可擬也臣嘗拜手稽首曰自伏羲至於堯聖人之王天下者多
矣仲尼叙書斷自堯典而不道其前欲以彰盛德之事而史遷論
者猶謂其傳天下若此之難也今太上皇帝超然獨斷極帝堯之
甚盛得人而授無帝堯之所難道同乎天其孰得而名之哉矧我
主上孝通乎天地誠極乎尊養一月三朝宮門降輦先竟承志
惟道之循歡愉洋溢福慶流行雖大舜之大又未聞若此其盛
也猗歟休哉善并美具焜燿八極書傳所載豈無所比使仲尼復
生於今不知何如其形容云 又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舜德之
盛後世不可及者為其能盡事親之道而已仰惟壽皇孝敬之
誠出於天性踐 之始致推崇之美備甘旨之養凡所以尊奉庭
闈者靡不極其至至於降輦宮門之外定為五日之朝尤為畫著
真無媿於舜者彼漢高祖因家令之言乃始朝太上皇帝視我壽皇
蓋萬萬不侔矣孝道始於躬行刑于四海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
政不嚴治也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于王公士民之上
兢兢業業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獨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
太上付託之恩永惟固先極治之朝置鼓以延敢諫立木以求謗
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興起也朕甚慕之况今薦紳

之士咸懷忠良藹藹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
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
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
於理罪不汝加恚意陳之以啟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
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
於所在州軍寔封附遞以聞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皇之興其初未
有不以直言為先蓋以一人耳目之所見不若合天下耳目所見
之見以一人智慮之所及不若兼天下智慮所及之廣而人主之
尊如天威如雷霆苟非屈已降心出於至誠而有以感動人心
則忠言無自而進臣竊觀壽皇求言之詔辭旨明切可謂出於
至誠而不為虛文者矣至曰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于理罪不
汝加則凡在臣子孰不欲各効所見各輸厥忠以應上之求乎是
宜當時上封事者至以千數也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
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
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
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失事物之變使義所存纖悉畢照則自
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攘然
計一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
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而已

丁亥詔曰朕惟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裒集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列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臣留正等曰聞之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是以禹繼舜繼堯三相承授受以道無變道之寔也洪惟高宗皇帝行堯之道與天同功萬世之下猶一日也使朕壽皇聖帝紹堯之統與舜同符嗣位之初首先設官裒彙建炎紹興詔令欲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二十八年之間刑清而政平德翔而恩溥其守道不變明効大驗如此詔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臣留正等曰敵國外患天之所以愛人主也法家拂士人主之所以自愛也人主敬法家拂士所以自愛者至然後天無所施其愛我之意苟為不知自愛輕去法家拂士則天始愛之於是乎警之以敵國外患警之而又不悟則昔之愛我者移而為棄我矣可不懼哉壽皇嗣服之初首裒前日骨鯁之士一以振作士夫敢言之氣一以尊王室而壯國威其自愛之術至矣宜其內修外攘功成治定基泰岳之高而源洪河之長也禮部侍郎黃中等劄子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却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讜詳議以聞臣等今詳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欲乞於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官中之儀詔從之臣留正等曰謹按三輔黃圖漢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

陽始五日一朝太公高祖既侍太公於櫟陽雖晨至寢門而日
三朝亦不為過頽乃五日而一朝則於禮為已疎今東內在禁
城之外歎蹕煩民而猶循漢制五日一朝則於禮為已數參
稽厥中距朔望之後七日而朝則不疎不數而中於禮矣是宜
率履不越以彰前美而垂懿範於無窮也哉 司農少卿朱夏
卿奏今來德壽宮合支供米炭未承所屬報到數目詔劄與提
舉官據每月合用米炭前期報所屬依數支供付戶部施行臣
留正等曰周官膳夫掌王及後世之子膳羞歲終則會唯王及
后世子之膳不會外府掌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之服不會夫以天下而奉一人唯恐不極其至況可從
有司之會計哉惟王不可會故等而下之后及世之亦不會所以
尊王也夫等而下之且不可會則推而上之其不可會抑且明矣
蓋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不知是何以昭至養
而奉至尊哉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紹興二年詔書畧曰昔我太祖
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
當虛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欲望舉行舊典特
降詔旨許令百官日以序進則數月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
以繫見俟其既周即復依舊五日輪對亦不為煩詔從臣留正
等曰唐太宗問魏徵曰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對曰君

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此無他偏信則私私則暗兼聽則公公則明故也肆我太祖皇帝之基高宗皇帝之再造雖空德不暇給之日而首先延見百執事臣使悉其所聞以對用能成創業中興之美我壽皇聖帝嗣守家法當始初清明之際亟欲講求民瘼輟五日輪對之班詔百官日以序進非特使位於朝者亟獲瞻望清光展盡底蘊而天日所臨賢否畢陳進退用舍莫不各盡其分矣呂中大事記曰自即位初年詔百官五日一輪對自是引見一班或三四班而視其所由退而攷察所行故王曉以朝見而除即官王闡以陞辭而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輔藩而除樞掾宰扁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餘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聞郡守得對者孰為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內朝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揆之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而碌碌者頗以輪對為憂此百官陞對之制而天日照臨賢否畢見也如此

是月劄下工部長貳先將軍器所私役占破借使工匠盡令改正專一造作軍器務要精緻如敢依前違戾監官取旨點責合千人重行決配委御史臺覺察上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統

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強隣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沒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右正言袁孚言乃者六月中旬霖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發洪壞廬屋舟楫而人被其害近又聞江浙之間飛蝗為害此二者同出於一月之內天其或者仁愛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修德以應之乎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奉寔在斯民民之休戚寔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惠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倍民財以資餉遺有一于此必罰無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嘆不生增秩賜金若古典臣留正等曰舜之承堯咨十二牧在命九官之前蓋民者邦之本牧民者政之本堯之時黎民既已時雍天下既無窮人矣及其咨舜猶首及於困窮之民此舜之咨牧所以必首之以食哉惟是也壽皇臨御之初首述太上之意戒守令以四事嚴之以必罰而勸之以厚賞聖聖相承專務惠養真堯舜之用心而有守之家法也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淵御劄罷京尹供饋營辦上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聞奏如今此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以盡與民間除去科擾臣留正等曰京師諸

慘舒天下皆於此乎。視傲是以王施仁必先於此。致意焉。壽皇聖帝至仁一視溥博如天。將風示四方。郡國皆知以恤民為心。以擾民為戒。故一劄之頒首及天府。罷供饋營辦之私。以革掇取。釋擾之弊。復詔守臣訪求民瘼。悉以條上。至哉仁聖之用心也。豈惟輦轂之下民被其惠。凡膺牧民之寄者。孰不精白一意。以承休德。敢有一毫病民者。哉。播告之修。發於至近。形於至遠。環天下皆如在畿甸中矣。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是日地震。大風拔木。

癸丑詔御前激賞庫。並撥歸左藏庫。今後諸路發到綱運。准此。已未詔職田米。自今輒敢折納。見錢並計。姪坐罪。臣留正等曰。興廉點貪。帝皇所以善俗也。古者鄉以下有圭田。以圭田名取於純潔。欲其食之以養廉。今之職田是也。月俸之外。有此歲入。可以自養。然猶未滿其欲。而高其直。以取錢。將以勸廉。而反以資貪。可謂背戾之甚。此宜明聖所必加誅也。

辛酉詔進士李琦議論可採。召赴都堂審察。又詔今後直言上書。並付中書門下。後省者詳有可採者。申尚書省取省。

壬戌詔將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臣留正等曰。聖人之德。莫大於仁孝。故不以天下儉其親。仁故必欲損上以益下。壽皇之初履。

位也致孝於親以天下養四方進奉同於祝堯至於會慶筵節預下明詔以上之示不專於天下自奉焉孝以事親仁以厚下一舉而二者兼聖人之德亘古鮮儷雖舜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亦何加此 判建康府張浚奏臣面奉聖訓令措置收糴米斛今來江浙豐稔宜隨時措置其糴本乞從御前支降詔納庫支降銀三十萬兩臣留正等曰預道 有國之所宜先漢文帝時休養生息寢富寔矣賈誼則曰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壽嗣政之初任大臣以北方之寄諭使市糴以廣儲蓄不用大農之錢而出少府之藏約以愛民聖慮深遠矣

癸亥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四川有名無寔之錢遞相積壓州縣各據本年分所收錢物具鈔赴總領所送納而總領所即據其已前分所欠之數批改鈔旁理作舊欠則舊欠雖足而新欠仍在恭覲登極赦元積年未納之錢截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與除放甚大惠也應州縣納總領所鈔旁若改批作三十年以前所欠並聽執用元鈔作本分改正詔除詔從之先是北遣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經畧四州地為我師所敗於是檄至盱眙軍云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遣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不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詣陳定論

以聞郡臣繼有論列而寧執獨無奏章上以問參知政事史浩
浩奏累云先為備守是謂規若夫議戰與和則亦在彼不在此
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為雪耻之後圖戰不忘和乃
欲緩師而自治又曰第當堅壁力禦攻衝謹俟乘機以圖恢復
先是史浩議欲城辰州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示北以削弱
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
州之功屈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命參知政
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是時劉珙使北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榘
使回見浚具言北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
而史浩議遣使報北以登寶位竟遣珙行至境北責舊禮不納
而還

八月乙丑朔詔知閣門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在

丙寅詔曰永惟民休戚繫於牧稼咨爾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
之政舉循良劾貪暴及踈怠曠職者以聽陞黜至於任非所長無
他大過者亦條列以聞朕當命以他官其令諸路師臣監司限兩
月悉具部內知州治行歲否連銜聞奏臣留正等曰唐虞建官內
有百矣四岳外有州牧伯侯所以綱維乎內外國朝慶歷間欲肅
清州縣亦不選用一時風采才幹之臣分布諸路以為監司所以
綱維外治布宣君人之德意而民情之休戚利病得以上聞者此
職僅不廢耳故有人不可以不擇其權不可以不重也壽皇臨御

既詔守令以惠養復詔部刺史以察舉且述祖宗所以分道遣使寄之耳目而民安於田里效聖意所出坦然明白始終在位遴選使軺丁寧懇惻必屬以民事其致治之本原深仁厚澤滲灑中外端在是矣

丁卯詔祖宗格去差破禁軍自有定數比年三省樞密院諸房及百司例作名目差占抽強壯披帶之人以充擔擎者管雜投寔為蠹兵之弊仰諸房百司除依數目差破餘令拘收如敢影占重寘典憲

辛未諫議大夫任古奏孟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典刑大夫之有過而不治在國法為可廢國之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為可羞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之心潛銷于冥冥之中則對於外可以無存命之憂乃降授武功大夫榷州刺史臣留正等曰法行必自近始人主所以整齊天下也思恭奉使而以貨取罰其可追哉故雖上閤親近之臣即加罷斥可謂不遺於私矣諫臣抗疏以為未厭於人心則又鐫秩以勵其餘用法之公如此左右之人孰敢憑恃又壞紀律哉

戊寅上諸德壽宮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臣留正等曰舜受堯之天下作堯典繫之虞書歸尊之義也蓋上古簡朴禮文闕焉漢高祖始尊太公為太上皇典章仰未抑未備自唐開元至德以來廼議隆徽號脩禮儀燦然可觀矣而

寔有不稱乎文哉者。未我高宗之壽皇以父子之親行堯舜之事
雍容於揖遜之餘故舉行大典盛禮備樂和氣薰塞士生斯時以
身親見之為幸然此有一時禮文之盛也。迨夫篤愛敬之誠盡尊
養之至承顏養志二十八年間曾徵問言則壽皇事親之孝根於
天性之自然而海寓乂安醜夷革心蓋正家而天下定矣。三聖授
受一道再講絳議儀生民以來未有盛于此時也。豈特下陋漢唐
殆將上軼虞夏矣。迨冊皇后郭氏初后歸于潛邸愷悌皆其所
生云。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臣留正
等曰有一言可以盡為君之道其惟學乎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
其已久矣何者人君以一心之微而當天事物之衆苟非延禮
名儒講學求以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詆欺之言入是非有或失
其真私比之言入好惡有或失其正者矣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
當然澹無欲務見于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善讀
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
年學問未嘗暫廢邇英宗講讀蓋仁宗之成規也可謂知所先
務矣壽皇不以上智之天縱亟思聖德之日躋肇績洪圖若稽古
訓既詔有司趣勸講之日又延輔臣與從容之觀君臣上下相與
講摩乎此則正心誠意之說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固已益黠聰
而積淵慮矣在位垂三十載所以承高宗安靜不擾之福垂今

日揖遜無疆之休蓋本諸此而已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故失四方有獻言者並付後省省
詳今已踰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推促臣留正等曰天下之治亂
係乎言路通塞而已本朝慶厯元祐之際聖度汪涵容受讜直方
是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州縣小吏皆得以
盡言而無諱故其治效卓然有三代純懿之風一弊于熙豐再
弊於宣政而後知言路之不通其患有不容弭者壽皇於祖述憲
章之際聖意固知所擇矣肇啓重熙之運誕布惟新之政薄海內
外翹首望治固未覩夫闕政之可陳也而乃下詔求言急於聞過
既命後省推擇又令催促來上皇皇汲汲惟恐一言之或失也雖
大舜舍己從人禹善言則拜何以上諸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才
豫當儲蓄以脩緩急欲舉一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
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臣留正等曰聖人
一視同仁初無遠近之間然以天下之勢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
之可憂之深也蜀去天萬里雖未嘗罹兵革之禍而渡以來養
兵之費皆於此乎取給也焉民力之困至是最極則與嘗罹兵
革之禍無以大相過也而况乎吏之賢否朝廷未易以亟知則
斯民之冤抑果何所從為赴訴之地乎此壽皇登極未幾所
以首頒詔旨急於擇蜀之都轉運使者其慮遠也蓋詳矣孟
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可謂異世而同符也

甲辰侍讀洪尊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
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上曰朕以為不然正在人君何如臣
留正等曰大哉壽皇斯言真可謂萬世法也人君一心之取舍君
子小人消長之機也何則君子所向者為公正為忠直小人所
向者私邪為佞柔君子所守者一定不而不移小人則觀望希
合隨時上下而無所主是以君子道嘗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
逸而易從自非聖智不感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昔者舜
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聖舜禹而退共兜大治孔子與季孟
皆仕於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消
長果何繫乎時運承衰哉特在人主取舍何如耳

壬子戶侍周癸等言臣僚於合得請給數外陳乞援例增添今後
並從本部稽察雖有畫降指揮許執奏不行詔從之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召赴行在周操除右正言臣留正等曰舜
湯選舉不仁者遠人君即政之初天下特觀其一舉措之間足以
逆覘其治象之為何如也壽皇嗣登大寶妙揀人材如銓如十
朋如操者顧未可亟以舉陶伊尹之事業期之然其砥節礪行
寔當時海內之所傾心者也乃于一日之頃或賜之命召或擢
之諫垣使朝廷凡所召用類皆如此豈不足以大慰天下之望
哉舜湯得其一壽皇有其三其光明盛大之舉不止如前哲一
等矣易曰聖人作以而萬物覩覩此而已顧不休哉龜鑑

曰敬觀高宗尊號之上名曰光堯是以堯尊其父而以舜處其子也重華叶帝之事亦嘗講聞其大畧乎舜典一篇乃舜即位初年之事而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孝宗初政即此而論之真可同日語是故戊寅大赦其與青災肆赦同一心丁亥寬心其與欽哉惟恤同一意時政有關許合直言其明四目達四摠義歟咨爾分土之臣明示朕意其咨四岳咨十二牧之舉歟循良貪暴淫黜有詔是何異三考之黜陟貪利受賂明典刑是何異四凶之誅殛尊禮舊弼如勉留康伯再相魏公即因堯輔佐之遺意收召善類如起胡銓叙王十朋擢周操即十六年子堯而不能舉而舜舉之也瑟子之方絃玉之始琢聳人觀聽表表若是以即位之一年攷之則十八年之聖政皆可自是而推矣

庚申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王繼先罪惡稔積羣情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欲乞寢罷令任便居住指揮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恩與法並用而後可於無窮諸葛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二者未嘗使之偏勝而已王繼先之罪惡稔積太上以公議逐之此法也肆我壽皇登極引大宥之文許之從便此恩而給舍之論猶且以為殊駭物聽未厭公議壽皇於是裁之

以聖斷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一以開其自新之路使之知朝廷之恩一以杜其僥倖之門使之不敢玩朝廷之法不偏不倚如持衡然壽皇所以御天下之道至是無餘緼矣壬戌詔吳憐憐劉操黃開陳騃陳岩肖周允聞沈堯聞沈堯咨必汪必明褚觀劉祖禮上書皆已親覽有補治道京朝官可減二年磨勘先選人與猶一資布依進士與免將來文解一次是月封皇子惛為鄧王愷為慶王惇為恭王 冬十月丙寅侍讀洪遵讀三朝實訓至真宗論政理謂宰相朝廷但守清靜之理凡事務詳酌而行勿使行人擾之上曰天下本無遵對曰誠如聖訓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惟循乎自然之理初無容心於其間此其所以為清心省事之要也嘗觀舜之治天下明目達聰賢去惡事無不舉而孔子之舜稱則曰無為禹之治水淪濟潔泱汝漢害無不法而孟子之論禹則曰行其所無事是二者雖不同其循乎自然之理則一而已故舜雖無為而見於施為者尚嘗不詳禹雖其所無事而見於事功者未嘗不著也後世如老聃莊周不明乎此欲乃欲取仁義禮樂而棄置之遂流於空虛寂滅之地此其與堯舜禹相去豈不萬萬哉至尊壽皇聖帝深明乎真宗清靜之訓而天下本無事之語此正與帝舜之無為大禹之行其無事者若合符節也 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

守之人分為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聞奏如所舉
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
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減否品目來上 左僕射陳康伯
乞解機政御筆曰太上皇帝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豈朕涼菲不
足與為治況今邊陲未為無事卿縱欲捨朕而去寧忍違太上皇
帝之意耶太上御筆曰皇帝來奏卿上章力乞解罷欲吾親筆吾
諭卿皇上以卿元樞老者舊方委任機務留卿之意甚堅卿
可体至意不得再有陳請

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見奏事上曰陸廉公事候將來結案日更
來奏知臣留正等曰舜正四凶之罪冒賄者必誅之商立三風之
戒徇貨者必刑之夫天下之理清濁異塗貪廉趣濁者進則清者
者必退貪者用則廉者必去如水灰之不可得而合也故聖人謹
刑賞以御之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也皇朝自祖宗以來所以
繩賊賊吏者其法密紹興之末陸廉以貪目黑繫于有司而壽皇
所以深切注意者如此至論理官俾之更來奏知竟正廉之罪而
無所貸天下之人苟有貪者其敢不知懼乎 江淮宣撫使張浚

劄子奏臣近措置招集御前萬弩手其所招人多是莊農間有稍
稍出衆之人耻與為伍臣昨乞別置武騎毅士三百員以待謀慮
過人勇敢絕衆者至今未蒙指揮臣續體訪得淮北歸正忠義
及見今將佐之家往往有武勇壯健曾習方馬者甚多以所請

既薄不願前來契勘諸軍見招武勇効用每月食錢九貫米九斗皆是旋刺南兵限於教習今來大約可將武勇効用三人請受以給教士二名詔從之

庚午侍讀洪遵進讀寶訓至太祖嘗視朝罷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內侍王繼思請其故太祖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上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何敢輕忽又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欽臣留正等曰孔子之論興邦曰為君難夫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奉其貴無敵其富無論而聖人乃以一言蔽之曰難此萬世人主所當致思焉者也是故聖人之治躬示儉約茅茨土階而不以為陋身履屨勤胼手胝足而不以為勞客受忠直犯顏逆耳而不以為忤損上益下泛愛博施而不以為過皆所以全聖德而祈天之永命也皇朝之興藝祖開創大業澤流億載功冠百王可謂盛矣當時一事雖或差軼似未為害而聖情不怡如此壽皇遠遵神謨而有取于大禹朽索之訓垂諸萬世足為憲法况聖王以禹紹舜其可不念之哉又讀寶訓至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謂為自有常節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其可得乎上曰祖宗不特明治道又達養生之理所以治道清靜又讀至綾錦使王贊上織錦匠兇濫之罪上令引對反言贊私役工傭鞠之皆寔特詔杖贊

降扶賜織匠采帛上曰祖宗精於治道如此遵奏云願陛下以祖宗為法天下幸甚臣留正等曰自古國家之久長者未有不由子孫守祖宗之訓也夫繼体守文之世前聖之法見於已為而驗於既往遵而行之以克永世理有灼然不易者故司馬光有言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壽皇講論治道動以祖宗為法所謂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哉 右正言周操奏國家內設百家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有丞簿不數月望為郎自郎不數月望為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陛下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臣留正等曰貪辭祿而利於速化者人之私情也惜名器而務于久任者國之公法也私情公法不能兩立其所從來遠矣壽皇用諫臣久任之說豈非欲為臣者皆知以公而滅私乎 編類聖政所詳定定官除度劄子討論度歷至建中靖國所載勲臣名次或有未盡志令添入元有靖康建炎以後有合籍記者已降指揮今聖政所接續編纂今申請乞下吏部盡數抄錄併移文諸路搜訪勲勞寔迹繳申朝廷詔從之

壬申左正言周操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為六部而御史臺有六察所以相為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違者今

之六房六部人吏積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劾所隸官司親加詢究小事具奏大事隨張貳上殿庶幾察官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甲戌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卷濟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務行寔惠

丁丑殿侍張震奏兩宮冊宝執事者歲慶賜奉承於兩宮者皆已拜官爵而吏胥無知舞文巧請尚書省人吏大者轉官與減二年磨勘小者減半而太常寺等處人吏又不與焉此何為者願明降指揮並行追寢詔從之臣留正等曰舞法者胥吏之常守法者人臣之職壽使臺臣得舉其職而胥吏之常無所容其舞弊功豈有不成者乎

戊寅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切見去年李顯忠所保明橫澗山賞并米石賞與吳璘保明方山原隴州賞厚薄不侔如臣愚見欲立為功賞格式頒下諸將如拔某城斬某將破某寨者謂之奇功其次為第一第二第三各當轉若干官並頒各有寔狀就其軍中以次報明推恩詔令檢正左右司同共看詳立格聞奏右正言周操奏去冬北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節次奏功數目浩瀚略無限節欲乞下張浚陳俊卿公共商議如何措置以杜僥倖詔令張浚陳俊卿稟寔聞奏臣留正等曰臣聞之范祖禹有言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貴之君以為賤則賤之。得而加於君子則貴易得而加於小人則賤此理昭昭不可誣也。壽皇內修外當舍爵策勲之際而能用議臣之言愛惜爵賞如此。蓋知先聖所謂名器不可以假人者方之漢置武功爵唐給空名告身豈不相千萬哉。

是月以王之望為川陝宣諭使時將合喜方與吳璘爭總順軍或上棄三路之議使諭使虞允文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乃罷允文而命之望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棄地之意尋詔允文往璘軍前計事畢赴行在賜樞密院編修官

陸澈尹穡進士出身以權知院史浩同知黃祖舜之薦也 十一

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張震奏論國子監已減正祿二員不宜復置上曰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臣留正等曰官冗之弊人皆欲省之省之誠是也然官之設有若不急而寔急一切損之不亦過乎自非聖意高遠孰知所省者有大不可省者存也且學官之員亦夥矣損一正祿之職宜若未過明詔乃謂學與館職均為祖祖宗儲養人才之地將以此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大哉王言豈徒為生光寵宸衷欲培壅人才為國家無窮之用彼議者豈知所輕重哉

丙午臣僚言近日於淮東西提領司各播苗米一百萬石備宣撫司移屯之用內撥浙西常平米一十三萬二千餘石往淮東江

東常平米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切惟常平一司蓋備水旱盜賊緩急之用積年陳腐幾無餘矣間遇水旱盜賊之變將何以為備乎詔戶部看詳戶部乞於兩浙漕司和糶米撥一十三萬二千餘石赴淮東江東西漕司和糶米并江西上供米建康中納米九千石共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其浙江常平米更不取撥從之

庚戌進呈方濬論抄田數疏上問抄事田事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捐陳康伯等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染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務存大体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迺詔措置抄田蘆場指揮更不施行臣留正等曰主之心惟虛而明故君子之言易以入焉漢唐之君利欲之私先寔其中雖有忠言至論終莫能奪武帝德宗蓋可見矣今夫沙田之議或曰可取或曰可捐為取之之說者不過曰以利吾國也為捐之之說者則曰不利吾民也聖明在上一於厚下固有定見矣輔一言適動其機欣然開納已行之命旋即寢之非聖心虛明而然哉是宜大臣誦嘆而吾民相與鼓舞也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竊見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至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為額嘉祐中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康熙寧中神宗翰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

前者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承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於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撥填宜立為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會慶節推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叙用近觀登極赦命官除名追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甚失祖宗痛絕贓吏之意乞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已贓並不許收叙如有已放行收叙者即為改正從之

辛酉御史中丞辛次膺奏臣恭奉詔書除常朝便殿引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從朝謁並許請假并已降指揮下合令閣門人扶掖今後如遇德壽宮起居臣欲乞趨赴立班許臣就用本臺知班二人扶掖從之又詔張燾朝謁禮數並依辛次膺已得指揮仍許乘轎入出皇城門至宮內上下馬臣留正等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著在禮經此待老臣之異數秦穆公一伯公也猶能以番番良士為貴不以旅力既憊為嫌况於聖明之朝乎我壽皇聖帝之初政延登故老皞然在位資啟沃之崇論畧朝謁之常儀其敬賢貴之意實與禮經同符矣然此豈私為二臣之榮蓋所以增朝廷之重也 叅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瀚悉圯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舟人逃遁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臣今者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

田二千頃水渠溉田千頃自兵火後悉已湮廢臣今先築堰開渠
并合用牛具種種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中
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以措置
京西營田司為名令姚岳兼領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今日早朝集待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
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犁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臺諫集於
都堂今賜卿等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
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有考焉初張燾
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上問為治之要燾因奏言太上皇帝紹
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詔百官赴部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政
夫求之之宜乞檢舉行之故有是詔臣留正等曰自昔帝皇之興
必先開廣言路詢於芻蕘蓋所以通下情達幽隱雖四方萬里之
遠靡不周知而况侍從以論思獻納為職臺諫以輔君德糾官邪
為任可使其情不通於軒陛之間乎我仁宗皇帝慶歷間慨思治
道既御天章閣詔輔臣言事復御迎陽閣召知制誥至臺諫官別
賜手詔使條陳闕是以士氣振起紀綱修目明嘉祐之治流澤至
今良有以也壽皇納張燾之奏給劄都省令自從臺諫臺條當今
弊事且俾率屬諭旨極言無諱夫人臣居可言之地凡朝之闕違
時之利病忠誠鯁亮者固當披露忠赤不待詔而後言其畏懦蓄
縮者迫於上命亦將有所激發而不得默矣故當時士大夫爭言

時政得失壽加皇親加披閱擇於時務者標識其上次第見於施行其於初政豈小補哉

癸酉給事中金安節言承指揮成彥忠皇城司任滿賞并兩任翰司滿賞特與遙郡上轉行兩按尚書省右選令諸武功大夫寔歷邊任有五人保舉磨轉遙郡刺史已後並理十年轉遙郡團練使至遙郡防禦使止祖宗之法不經以授人如此彥忠今年五月方轉遙郡刺史今來半年於刺史上轉行兩官則是二十年磨勘五月之內一旦得之於者考積之法無乃疾乎欲望付有司依格施行詔從之臣留正等曰漢初置中常侍官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其後明帝永平中始限員數通中常侍小黃門不過十餘人至和和帝以後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漢之禍寔基焉唐太宗始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依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明皇以後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者尤衆唐之亂寔始焉史冊所載炳炳如丹誠以官闈昵近君側蓋周家閹寺之官其職掌自有量如使寵任益龍隆權勢益張則紀綱寢以敗壞朝廷寢以陵夷非小故也壽皇閹侍御史張震之言則稍裁宦者之恩覽給中金安節之奏則申嚴遙刺史遷轉之法彼漢唐之厲階何自而生哉成憲具在傳之億載萬年所當法也 給事中金安節繳駁劉允升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師効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徵賞而反過於親比之去年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宦

比年之去年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承宣
為皇城任滿遂將轉節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
以待勲勞從之臣留正等曰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言國家之
所當謹惜也上從而輕予之下亦從而輕視之矣一命令之出未
審一爵賞之施未當於君道若未甚闕而其端不可啓給舍之職
所以平處可否駁正違誤蓋防微杜漸愛護綱紀之深意故人
臣必守法置君於無過然後為稱職人君必聽諫使臣得其言然
後盡道劉允升以皇城司秩滿遷官有紊成憲給舍論奏至稱再
不憚於抗尊壽皇開懷納忠不憚於反汗君臣以成相與斯無形
迹之間矣如是而名器之不重朝廷之不遵紀綱之不立治道之
之不進臣不信也此壽皇所以為聖明也歟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
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
宜下有司討論立為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者詳臣僚所陳
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經筵除
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為恩寵舊
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
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
為十三等以侍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
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於遙郡改轉輔統五遷即至遙郡

承宣一落階遂為正任承宣使其五日武功大夫寔歷十年用七
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小自小使臣為官贊舍人終遷一官徑
至右武郎其六月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
管軍不以為總管舊也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
陳委得充當欲乞施行自降指揮日為始詔並從之

辛巳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奏皇叔蘄州防禦使士恭湊
用恩平郡王璵減年磨勘轉官竊見南班正任十年一轉初無
回授之法又宗室歲得減年依條許與子孫遙郡刺史以下收使
今士恭於恩平郡王璵寔為叔祖乃用姪孫減年於法為不合於
體為不順一也法許用之於郡刺史以下今乃施之於正任防禦
使以上相去遼遠二也欲望追寢前命從之 上曰昨聞臣僚言

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癸
王昫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直其冤狀章傑捕趙鼎送葬
酒又搜其私書欲傳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為縣尉毅然拒之沈
昭遠為鉄家治盜欲煨煉富民多取其陪償王正己為司理卒
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聞問其人如在可
與甄祿臣留正等曰天下之公論有根於人心而不可易者然而
公論在上則治在下則否君子之觀治忽每於此占焉夫天下之
枉直朝廷皆知之天下之忠邪朝廷皆聞之是論謂公論在上此
治道之所從出也如使天下自以為忠直而朝廷莫之察也則公

論在下矣。雖欲治也，其可得乎？李若樸諸人以吏鯁亮聞于當代，不為權勢所移，可謂難矣。而壽皇獨因臣僚之言而知之，至謂其節槩可稱，溫旨下頒，俾令甄祿，是聖主持公論於上，以風厲天下也。為羣臣者，疇敢不踴躍自奮，以承休德乎？

丁亥內降付下寬卹事十八條內一項訪聞諸路鄉村惡少無賴以販鬻私茶鹽為業，良善之民多被強賣，稍不聽從，日後犯販必行供指，逮得賄賂乃與除免。自今應犯販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違者許越訴，承勘官吏宜重寘于法。又一項訪聞州縣捉獲盜賊，獄吏輒教令廣引豪富之人指為窩贓，截至有一家被盜隣里富室為之騷然，賊情未得而胥吏之家賄賂充牣，平居富

民或與吏輩小有睚眦，一得賊徒使之通注其禍，尤酷。自今除緊切干證外不得泛濫追呼，如違許越訴別移所司推勘指教情節，吏人反坐，官員重作施行。臣留正等曰：昔史臣論漢宣帝興於民間，且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親政孜孜民事，選良二千石與之共理，詔旨惻怛為民而下者，大半卒之吏稱民安為漢中興之主。壽皇即位未三月內出寬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纖悉委曲無不周知，如州縣秋苗官吏規取溢數以濟貪暴，如豪右兼并圖免過割致貧民產去稅存之害，與夫一時搶攘甫定之際所以勞來安集之策，未易以槩舉。至於治私販鞫盜賊有司並緣為姦，尤切致意，可謂憂民之憂矣。二十八年之間撫摩愛養民安閭里道洽。

政治豈非知所先務哉今二者之弊州縣積習民猶以為病申救之可也故特詳著烏龜鑑曰謂寬恤十八事之詔直見其有勤求民瘼之心讀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之語直見其有勤恤民隱之心聞林機之論則責以不體朕意聞王大寶之對則諭以可擾民江東之和糴既免福建之上供復蠲官司之貼換總除而芻藁之椿積繼罷出內帑銀絹以輸民租出爵募民以激富室或賜僧牒或賜耒斛以恤飢荒或置社倉或置屯田以備水旱江東得劉恭父而民不飢浙右遺朱文公而民得飽矜憐惻怛是其仁民之實者然也 又寬恤事內一省部係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職當在民上所宜慮謹以立基本訪聞積習成弊官員士庶理訴公事賄賂未至則行 回問難不已所求如欲則雖不可行亦必無法以遂其請有此等被抑之人許詣登聞鼓院陳訴當議重寘于法臣留正等曰昔蘓軾論省府胥吏有曰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錢無以行之又謂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蓋吏強於官久矣外而郡縣內而省部往往而是然外之監司守令一或得人猶足以行其政至若省部之吏風成弊積蓋有肆為欺慢而莫之誰何者其弊始於法令之繁多而成於居官者之苟且夫以不素解暫臨之官馭長子孫之吏文法之日滋吏又得以並緣出入其勢固易於為欺而為之官者復徂於習俗樂於因循以寬縱為識體以振厲為生事偷安歲月受成吏手黷貨撓法行何憚而不為是

毋惑乎文之強矣。壽皇條寬恤事有及于吏胥。一弊皆所訓飭。由盡情偽且議重寘于法。彼寧不知所懼哉。然則欲革吏姦當自內始。是以表而出之。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詔下僚屬交諫。將_所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存無幾。上尋悔之。

是冬上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壘。進舟山東。以遥為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下谷浮言。恐奪時金以十萬。

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全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閩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功成。上大異之。